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克拉维约东使记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克拉维约东使记

〔土耳其〕奥玛·李查 译
杨兆钧译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克拉维约东使记

〔土耳其〕奥玛·李査 译

杨 兆 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20

1944年6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7年11月重印第一版	字数 144 千
1985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 6
印数 6,500 册	插页 4

定价：1.3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 年 5 月



譯者序

15 世紀之初，西班牙公使克拉維約，东来撒馬尔罕，覲見帖木兒汗；其沿途記載之詳贍，于中亞史地之学，具有重大价值。其書在西欧固早膾炙人口；我国学者如張星烺先生、馮承鈞先生，亦曾加以介紹，惟無譯之者。中世紀中亞史地之記載，为数本少；东西方从事研究者，皆苦于缺乏材料。故克氏此書，謂之为繼馬可波罗游記而起之一重要記录，亦無不可。

中国旧籍中，关于西域、中亞之著录，頗多不朽之作品；如唐玄奘之西域記，至今尙不失为研究中古时代西域史地上之要籍，而明陈誠等使中亞时所撰之西域番国志，亦屬研究帖木兒时代史地之宝貴材料。惟中国学者之記述，篇幅簡略，复不录取当时社会上种种活动之情形，故可供吾人为研究之資料，笔墨不多。而克氏此書則不然，不厭繁瑣，务求詳尽，即其己身之种种遭遇，亦据实而录。因之使吾人可以据此書而窺見当时中亞社会之輪廓。此为譯者所乐于介紹与讀者也。

原著系用西班牙文所写，曾經迻譯为英、俄、土等文字。俄文譯者，曾就原著所列举之俄境內地名，加以考証，并附以地圖。而土文譯者，复据土耳其文記載，詳注各重要人名地名，并作一提要冠于篇首，以說明 15 世紀初年近东之情势。原著經此增添所予讀者之便利，已然不少。譯者复鑒于汉文記載中，涉及中亞史地之考証者，正复多有，亦应录出，以供参閱。因擇重要者，附記于各章之后，其有关中国之部分，罗列特多，以补克氏所記之遺闕耳。非敢謂有所考証。且僻处山陬，参考書缺乏，虽欲广为列举，亦不可能，遑論旁征博引？

重版序

这是15世紀一位西班牙公使奉国王之命覲見帖木兒的往返行程的旅記，作者在書中翔实地叙述了他經历中亞各地时的所見所聞，因此，本書除具有历史資料价值外，还可帮助大家認識早在500年前中亞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和生活情况，以及这一期間东西使节和文化的交通对于欧洲發展所起的影响。在亞洲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往来日益密切、接触日益頻繁的今天，这本書的重版应該仍有其一定的現实意义。

此書在1944年出版后，承讀者对譯文提出了意見，当时未得修正，这次乘商务印書館重印之际，乃將譯文作了一些改动，着重將有些地方譯得更通俗适当，以便讀者。

原作者在書中有些宣傳迷信之处，以今日的眼光視之，似与时代精神不合，但是，考虑到原書系反映15世紀近东和中亞的情况，作者生当封建社会，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較多地叙述到宗教方面的一些仪节，所以未加删动。

書中所述的中亞、土耳其以及伊朗的各城市，今日的情况与当年已大不相同，特别是苏联境内的一些城市，由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40年的建設，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了飞躍的进步，我国各报刊的記述中，对这方面的介紹已經很多，所以譯者在附注中，就不再贅述了。

楊兆鈞

1957年7月于北京

本書所据，为土耳其人 Ömer Riza Doğrul 氏之土文譯本而加轉譯。原拟搜集原著，及英俄文等譯本，加以比照；惟目前条件下，殊無实現之可能。乃先將此譯文付梓，容俟战后重版时，再謀补充。至于譯名，不分新旧，以取通用之譯名为原則，力避怪僻之譯名，以求易解，而人名則悉依据土耳其語音而譯之。自知錯誤难免，倘祈賢明賜正。

書之原名甚長，若直譯之，应为帖木兒时代之自卡提斯至撒馬尔罕游記（Timur Devrinde Kadistan Semer-Kand'a Seyahat），因覺其不妥順，故置之未用。嗣承黃仲良先生代为选定克拉維約东使記之名以冠之，極为恰当。謹于此致謝。

楊兆鈞

1943年3月于城固

目录

提　　要

此提要为土文譯者奧瑪·李查（Ömer Rıza）所附加

西班牙公使克拉維約(Klaviyo)往覲帖木兒汗之际，本沿途之見聞，而写成之此部游記，其价值之如何及所列举事件之闡明，殊有待于將当日伊思坦堡及亞洲西端之情况加以敍述，方能明了。

公元1400年前后，伊思坦堡之將为土耳其人攻陷，及东罗馬帝国复灭之期待，使欧洲各国君主，常在憂戚恐惧之中。号称“疾雷”之苏丹白牙即的(Bayazit)旣占領欧洲东南端之色雷斯，于是使拜占庭(Bizans)皇帝麻努来(Manuel)仅保有伊思坦堡一城以自存。城郭之外，所余之領土，不过馬尔馬拉(Marmara)之北岸，至黑海为止，長五十哩广三十哩之土地。其地虽云隶屬拜占庭皇帝，亦只名义而已。在此4年之前(1396年9月間)，法蘭西国王查理第六(Şarl VI)遣那維斯公爵(Kont Nevers)統率强大之十字軍，东征土耳其人，虽有匈牙利王西吉斯蒙(Sigismund)之助，仍为苏丹白牙即的軍敗于尼保盧(Niğbolu)。此役十字軍之將士，除大部死亡疆場外，所余殘部，亦尽遭俘获(俘虜皆于納巨額贖金后，获釋还)。欧洲人士，聞此复沒之訊，大为震恐。拜占庭皇帝麻努来，又將伊堡城外之兵力，撤至堡內，靜待苏丹白牙即的胜利后之举动。

奧思曼朝历任苏丹，自其都会布魯撒(Bursa)屡次布置由拜占庭人手中自己毁灭其皇朝之計謀。原来麻努来之長兄安德盧尼可斯(Andronikos)于其父在位之时，即謀篡位，曾与苏丹白牙即的之

長兄撒瓦支(Sehzade Savace)暗中約定,于預定之某日,各將其父杀害,自行繼位（即安德盧尼可斯及撒瓦支虽在互相敌对关系之下,以同謀篡位,因而約定,安德盧尼可斯則杀其父佩罗略 (Paleolog) 而登拜占庭皇帝位。而撒瓦支則杀其父苏丹穆拉特(Murat) 以繼奥思曼之苏丹位)。不料双方陰謀泄露,苏丹之長子撒瓦支先被处死,苏丹之位,于是落入二太子白牙卽的之手。至于拜占庭之太子安德盧尼可斯及皇孙約翰(Jon)也一并被押入伊堡著名之黑獄內。太子之位,亦轉与二太子麻努来。事过 2 年之后,不料大太子之 2 次陰謀,竟得成功。出獄后,反將老皇佩罗略及其弟麻努来,加以幽禁。以其父之道,还治其身。安德盧尼可斯之登帝位,竟得如願以偿。又經过几番变化之后,老皇及二太子麻努来,自獄中逃出,复登帝位。而太子安德盧尼可斯以謀篡之罪,被流放远地,皇孙約翰,亦被逐出伊堡之外数十哩处名西利比亞(Silimbirya)之城內安頓。約翰卽在該处定居若干年。

公元 1391 年,老皇佩罗略自修道院中,將太子安德盧尼可斯提出处死。

安德盧尼可斯之子約翰,虽曾参与帝位之爭夺战,終于承認叔父麻努来之繼承大位。其間苏丹白牙卽的曾于暗中贊助約翰之爭斗,迄未成功。白牙卽的因此,乘尼保盧战胜余威,圍攻伊思坦堡益为剧烈,其凶猛使欧洲各国,大为震动。

法蘭西大將布西戈(Boucicout)于是时率基督教軍来援。其艦队直开至爱琴海。公元 1399 年,冲过韃靼尼尔海峽,2000 挾有武器之法軍,登陆成功。將伊堡之圍解开。白牙卽的艦队敗退。但仅隔一年,奥思曼人之合圍又成。法軍大將終于突圍而走,临行并將皇帝麻努来挾去。經威尼斯返归法国。麻努来出奔之前,曾將帝位讓与其姪約翰暫代。

皇帝麻努来于 1400 —— 1402 年兩年間，奔走法蘭西意大利各地，呼籲援兵，迄無应者。乃往說英国，国王亨利第四虽表示欢迎，实际上却無出援之意。麻努来在外漫游二年，乃作东归之計。首先归返希腊，終日盼强有力者出，將白牙卽的軍，从外部加以包圍，以便自己得以早日返归帝都。

果然，事有轉机。此时屡战屡胜之土耳其人，正与帖木兒軍接触。土耳其人怀必胜之心，以与帖木兒一較長短。誰知战中帖木兒竟大获全胜。因之，卽將入于土耳其人手內之伊堡，又苟延于拜占庭人手內，垂 50 年。直至 1453 年白牙卽的之孙麦麦特第二(MehmetII)时，方占据之。

帖木兒初于 1380 年，征服伊朗。1390 年，將欽察汗国(Cepçak)及莫斯科收入版圖。1398 年，又南下印度肆掠其西北部。及 1400 年，帖木兒已 65 岁，方轉回亞洲西部，削平谷兒只斯坦(Gürcistan)基督教国之乱。南下至小亞細亞之边界，窺伺叙利亞，阿勒坡(Halep)城。略取之后，于 1401 年 12 月，破大馬士革城而未作久据，轉回征馬，东取巴格达(Bağdad)。1403 年春，北上，大軍直指安哥拉(Ankara)而来，7 月 20 日，历史上著名而悽惨之大会战發生，此役帖木兒將奥思曼軍一举而歼之。苏丹白牙卽的竟遭生擒。据傳，被置于鉄籠之中，押往东方而去。白牙卽的死于 1403 年 3 月間。伊思坦堡于是又繼續握于拜占庭人手內达半世紀之久。帖木兒自安哥拉东归，皇帝麻努来亦自希腊返伊堡复位。約翰复遭逐放，居于米底鄰，并在該处結婚。克拉維約于途中，曾經过米底鄰，并述及約翰云。

尙在公元 1400 年，帖木兒平谷兒只斯坦之乱时，欧洲各国之君主，卽对其行动加以密切注意。实际上，欧洲人士，多年来卽將目光注于近东一帶所發生之事件上。

其时西班牙国王亨利第三，正統治卡斯提亞(Kastalya)及雷翁(Leon)兩地。而亨利第三之孙女伊薩伯拉(Izabella)，卽后日贊助哥倫布以發現新大陆之人，当15世紀之初叶(西班牙南部之格拉那达(Gernada)依然处于回教徒統治之下)，其轄境为自直布罗陀至喀他基那(Kartacenya)之西端，越地中海南至非洲之瓦低凱白(Vadielkebir)一帶。西班牙西北部之亞拉岡(Zagan)是时尙为一独立国家。由馬尔丁第一(Martin I)統治，而馬尔丁之妹，伊丽陽娜(Ilyanor)，又为卡斯提亞国王亨利第三之繼承者。

据克拉維約之記載，亨利第三为考察近东各地眞实之情况起見，于派遣克拉維約之前,已派有使者来近东,及塞浦路斯島(Kibrist)一帶考察。使者于1402年夏季啣命出發，先抵爱琴海，由彼处登陆，来安哥拉，謁帖木兒于大营。是时，帖木兒召見西班牙之使者，頗为渥遇。及至战后，帖木兒率大軍緩緩东去，拟在谷兒只斯坦之卡拉巴(Karabag)过冬，于离安哥拉东归之前，曾遣專使，齎以餽贈之品赴西班牙，借答国王亨利第三通好之意，因此引起西班牙国王，第二次派遣克拉維約一行人等，往覲帖木兒汗。

克拉維約率随員等，原拟偕同帖木兒遣来之專使，赴谷兒只斯坦謁見帖木兒。但帖木兒于該处过冬后，又繼續东行，所以克拉維約終于追至撒馬尔罕方得覲見。

西班牙使团中为首者，为宮內大臣克拉維約，随員有敎士阿洛芳·庇斯(Alfonso Piz)及侍衛官哥莫斯·撒洛澤(Gomez· Dö Salzar)，攜有国王亨利餽帖木兒汗之珍品多件。途中侍衛官撒洛澤不胜旅途上之劳頓，死于尼沙卜兒(Nişabur)。

克拉維約撒馬尔罕之游历，恰在馬可波罗东游之后1世紀。当其奉命之始，卽注重游覽与观察，故此行自卡提斯(Kadis)至撒馬尔罕共費时15月，方得到达。其在伊思坦堡曾作5个月之滯

留。归来之际，亦費时 15 月。因在塔布里士 (Tebriz) 城，亦稽延 6 月之久。途中路徑，除卡提斯至特拉布松(Trabzon)一段，遵行海路外，尚有 2,500 哩之陆路。克拉維約彼时在伊堡之所見所聞，皆曾加以詳細記載。 1403 年 11 月間，克拉維約自伊堡出發，原拟攢程进發，不意所乘之船，于入黑海口不远之处遇險。船旣毁坏，人亦不得不退返伊堡之白玉路(Beyoğlu)过冬。

克拉維約虽在伊堡滯留数月，却完成撒馬尔罕之游历。因为倘克拉維約于 11 月間，一路順風，毫無停滯，直达特拉布松港，登陆时，則定在卡拉巴覲見帖木兒，或將不待前往撒馬尔罕，卽轉回西班牙，永远不能見撒馬尔罕，亦未可知。正因克拉維約之船出險，故于次年 4 月間，方得由特拉布松登岸。彼时帖木兒已自卡拉巴，东返撒馬尔罕，使团以此方有游历該城之机会。当日特拉布松，幷不隶屬于拜占庭皇帝，其他自 3 世紀以来，卽具独立之形势。

克拉維約自特拉布松登岸，首至爱洛遵占(Erzincan)，再自烏魯米叶(Urmiye)湖之北岸，动身經胡叶(Huy)入伊朗境。途中恰逢埃及苏丹遣往帖木兒之專使。埃及使者，亦携有貢品多件。于是兩国使臣，一路同行，直向撒馬尔罕而来。

使团一路上，經胡叶城，行抵塔布里士。該城为伊朗之商業中心，且系首都，但自經帖木兒將都会移至苏丹尼叶 (Sultaniye)后，仅于塔布里士派人鎮守而已。使团行抵苏丹尼叶，与帖木兒在世之長子米蘭·沙(Miran Sah)晤及，随又赴德黑蘭(Tahran)与該处当局会見。自德黑蘭越厄尔布尔士山(Elbürz)抵菲盧茲盧哈(Firuzguh)，再自达姆岡(Damgan)下山，路經麦什特(Meshet)时，曾謁伊瑪目·李查(Imam Riza)之墓。

使团自入帖木兒汗国以来，卽享受国宾之招待。到处有人供

应食宿，供給一切需要。

克拉維約及其扈从，过麦什特之后，曾作了一些准备，因其面前即荒寂乏水之沙漠也。

克拉維約过麦什特城繼續前行，經謀夫(Merv)、巴里黑(Belh)再行，即抵帖木兒之誕生地开石(Keș)，过此，即赴撒馬尔罕之大道，使团行至途中，曾聞年已70岁之帖木兒，又納第八位夫人。

西班牙与埃及兩国使臣，于撒馬尔罕受帖木兒优渥之賜，曾屡次被邀赴盛宴，参加各項典礼。克拉維約亦曾將撒馬尔罕之宮殿、花园各項建筑，游覽殆遍。最使其惊异者，乃帖木兒之軍威，营幕如云，据云有帳不下5万座云。

克拉維約暢游撒馬尔罕宮室之際，曾遍覽各处，即帖木兒寢宮之內，亦曾观光。故宮內之布置与陈設，皆有詳尽之描述。幷目睹帖木兒虽届高年，仍然主持各項典礼，于宴飲上，絲毫不显衰頹。縱飲欢乐，通宵达旦。有时幷將印度携回之巨象14只，牽至各园內，作种种玩戏，任人民观賞。

帖木兒于晚年，縱情酒色之極，竟致重病不起，于是左右对西班牙、埃及使臣，作遣回之表示，兩使亦于此际各作归国之計。

克拉維約归国之时，取另一途徑，与来时不同。經載雷夫閃(Zerefșan)河至布哈拉(Buhara)，于1405年2月間，再至塔布里士。使团于該处，又停留6月，然后向特拉布松行，乘船轉至伊堡，未停，即返西班牙。

書中曾論及帖木兒本身及其家屬，其宮內生活，皆为他人所不曾述及者。作者本人屡次謁見帖木兒，因之增加本書之价値不少。

克拉維約既返祖国，遂將此書写成。其本人于1412年逝世。当时原著即有抄本多种流行，其中一部，收藏于馬德里国立圖書館

内。

1582年，奥耳古特·欧摩里那(Argot Omolina)氏，將此稿抄出付印。1782年重版，英譯本即以此抄本为主。帝俄时代有塞来資那斯基(Serezinoski)氏，就原著及印本合并譯为俄文出版，繼又就他本重譯。除增补遺闕外，并將所举之地名，加以考証，附以地圖，經此番整理后，原著上之地名，已無不明确之憾，土文譯者，为使讀者醒目起見，乃作此提要，使后人于讀此历史名著之际，不致有闇晦之感云。

第一章　自卡提斯至罗德斯島

偉大的帝王帖木兒別[1]于1370年將撒馬尔罕爱密耳(Emir)[2]——察合台(Çağatay)后裔索烏哥特迷失汗(Soyurgatmus)推翻，占据察合台汗国，自立为王。帖木兒續將蒙古斯坦全境征服，于是南下印度，侵入印度西北部，轉回来，又將中亞的大国呼罗珊(Harasan)及塔吉克人[3]的土地占領，此时剌夷(Rey)已在控制之下。帖木兒陆續統一伊朗各部，并將塔布里士(Tabriz)、苏丹尼叶(Sultaniya)、麦德(Med)、塞蘭(Ceylan)以及打耳班(Derbent)皆收入自己之版圖；尙有亞美尼亞(Ermenistan)、爱洛遵占(Erzincan)、爱洛祖倫(Erzurun)及阿維尼(Avnik)的征服；再次为占据馬兒丁(Mardin)国与亞美尼亞(Ermenistan)鄰邦谷兒只斯坦(Gurcistan)；东方旣击敗印度各王，占其大部土地；更西經阿勒坡(Halep)入叙利亞之大馬士革(Şam)，大肆掠夺，終于統一伊拉克全境，而入据巴格达(Bagdad)。

帖木兒除吞并上述各国之外，尙消灭若干其他国家及部落，在获得这些胜利之余，最后遇到世界上最强大之勁敌，那就是号称"疾雷"的土耳其苏丹白牙即的(Bayazid)。帖木兒已进軍到了土耳其境內的安哥拉城堡外，展开一場血战，結果大获全胜。除將苏丹白牙即的擒获外，并將白牙即的之王子中一人俘获。正当兩軍交鋒之际，西班牙之卡斯提尔(Kastil)国王亨利(Don Hanri)所遣来近东之使者二人，恰恰在場。使者一名佩兒·緖托莫約(Paye Do Sutomayo)，一名海曼·三色都·佩罗窩陆斯(Herman Sen-Serdo Palozvolos)，其来近东之意，卽在考察帖木兒及白牙即的兩軍实力

如何，同时調查此对立中之双方社会与民族之狀况，以作判断何方获胜之根据。

安哥拉会战終了之后，帖木兒当接見二位来使，因而引起对西班牙之兴趣。为促进与卡斯提尔王之亲善起見，乃厚賜使者，优予款待。及聞来使述及卡斯提尔国为强大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国王地位崇高之語，頗願与卡斯提尔王作友好之往来，并就二位来使归国之便，令其携去贈送国王之礼品。至安哥拉战事以大获全胜而告結束之后，又謀与卡斯提尔国王作进一步之往来。于是在察合台族人中，选派哈吉·麦麦特（Hace Mehmet）④为專使，齎送書翰及贈品答聘西班牙。專使哈吉·麦麦特奉命，一路平安行抵西班牙，覲見国王亨利。除献呈帖木兒所致之書翰，及饋贈之珠宝外，尙有安哥拉战役中得自土耳其人之基督教美女二人。⑤ 国王亨利接到如是之厚贈，誦悉帖木兒書翰內推崇之言，耳聆專使表示亲善之陈詞，深为欣悅。为續此友好，决遣一使团，往覲帖木兒别，借以敦睦兩国之邦交。

因此国王亨利卽命以三人組成之使团前往。此三人中，教士阿洛芳·庇斯（Alfons Piz）为一位神学家，一为侍衞官哥莫斯·撒洛澤（Gemos Salzar），一为本人，罗·哥澤来滋·克拉維約（Roy Gotzalez Klaviyo）奉国王陛下命，齎持書翰及珍貴貢物前往。此次出使远邦，沿途所經，举凡各国之狀况，及所遭遇之种种事件，逐一加以記載，予認为实有必要。为免事后遺忘起見，此游記卽自上帝之子，基督及聖母瑪利亞之光普照西班牙之紀念日起开笔。

公元 1403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我們从波·森·馬尔斯（Par Sen Mars）动身，先將行李放入备妥的船上，僕役又將携帶之貢品运上船去，5 月 22 日（星期二）我們一齐登船出發，船長名麦

森・朱陽・森道約(Mersen Julyan Sentoryo)，这只小船，將我們載到卡提斯灣內的卡提斯港，在那里換乘專載我們远航的一只大船；离开西班牙的口岸后，一路順風，当晚即抵伊斯帕太(Ispartel)角，星期三到唐哲(Tanca)，从这里可以看到非洲柏柏人(Barbar)所在之海岸上的山峰，再从这里經过塔里法(Tarika)角及苏塔(Suta)兩地之后，即抵阿尔儿西拉斯(Elcennefiras)及直布罗陀海峽(Cebelitarika)，沿海峽行过麻白来克(Marbelek)，岸上連亘不絕的山峰及海峽附近的城市皆映入眼帘。同日，我們又从西耶来度拉非(Siyeradölafi)山脉之旁的海面經过。

5月25日(星期五)我們从远处望到馬拉加(Malaga)港，当日即在該处抛錨靠岸，从星期六至下星期二，一連几天，船皆停在此港內；因为船上所裝載的許多桶橄欖油及其他的油类，皆在这里卸下。馬拉加城位于距海岸不远的平原上，这座城市是从港口到海岸之間用兩層牆垣圍护起来的一座坚固的堡壘。馬拉加城外，尙有面积广闊，地势重要的市鎮一座，名为爱洛卡撒巴(Elkasaba)鎮，从市鎮通到馬拉加城之間一段大道，也用平行的兩道圍牆連貫起来，港內有船塢、造船厂各一处。濱海的地方，修有一道城牆，牆內是城中居民所建的美丽花园、别墅、果园，附有花园的房舍，一直远及于山麓。自海岸至城前皆为倉庫、棧房所塞滿，商貨堆积其間；人口之稠密，較城堡之內，尙有过之。

5月30日(星期三)船自馬拉加港駛出，沿海灣前进，岸上的山脉直伸到海边，海口的山坡上，点綴着果林及花园。

下一站我們所經过的是維来・馬拉加(Velez Malaga)港，此处就山巔上建立一座坚固的堡壘。再进即达爱洛芒克兒(Elmonker)；晚間，我們又駛过西华达山脉(Sibiranedada)旁的海面。

次日船已过喀他基那(Kartacena)的巴罗斯(Palos)角，星期

五，抵卡他倫亞（Katalonya）省所屬的馬耳丁(Marten)角，次日晨光熹微中駛过一座名福尔門德辣(Farmanter)的荒島，再前停在伊維薩（Ibza）群島前，一直駐到6月13日。这些天，我們为惡劣的天气所阻，不得繼續进發，到6月16日，我們的船从馬佐卡島(Mojorka)前經过，再行2日，我們曾望見米諾卡島(Minorka)，但是船未停該处，仍繼續往前行。

海程上續行了多日以后，方經过科西嘉島(Karsika)及撒丁島(Sardinya)，6月23日船泊于加厄大港(Geta)，乃登岸入城，在城內聖法蘭西斯哥教堂附近某处，居留16天，船上所載来的貨物，皆在这里卸下，从新又裝上橄欖油。

7月13日从加厄大港繼續进發，当日海上起了颶風，次日風刮得更剧烈，甚至將船上的桅杆吹断。再前行，恰逢伊思特姆保利(Istromboli)的火山正在爆發，山口噴出的濃烟冲上天际，海面上皆为烟霧所籠罩，不辨方向。船長来与我們商議，闔船人士作祈禱以脫灾难；于是全船水手高誦頌主之歌以求佑助，祈禱后我們入于睡乡；至于船主及水手們，仍然在醒着不敢睡去。颶風仍然在吹，風浪声中，不时听到船長及水手們的惊呼声及喊叫声，最后船長又將全船水手喚起，令他們从新作一番祈禱。

次日清晨，我們經过利巴利群島(Liprai)之前，直向墨西拿(Mesina)进發，临近墨西拿岸的时候，船擱淺在沙灘上了，我們以为这場巨禍將毀灭了一切物品，誰知經过种种努力，打破了許多困难，終將船救出，并且从新向海面开駛出去。

7月23日(星期一)我們是从墨西拿啓碇向卡拉馬他(Kalabra)进發，不久即抵該处，沿途看見不少荒島，有时也在荒島边上停留一下，最后于8月7日，进抵克里特島(Kalimnos)。稍作停留即开向其鄰近的蘭可島(Lanko)或称为卡索島(Kos)去，此島上的

居民，多系自罗得斯(Rados)島上迁来，尽屬于希臘正教派，自此島再往东，即为土耳其人的海岸，有人劝我們在黑夜从海岸与近岸的尼斯波罗斯島(Nisporos)中間偸航过去，我們沒有此种胆量，事遂作罢。等到白天，我們駛向距土耳其人海岸較远的罗德斯島，將近黄昏，船在罗德斯的港口前抛錨。

---

① 原注：克拉維約在書之前半，皆称帖木兒别(Timur Bey)，及抵撒馬尔罕后，在文中有时用“皇帝”，有时用“閣下”之称号。

② 鈞注：Emir 一詞，旧譯为“异密”，与突厥語之音不合，应为“爱密耳”，其意为部長，头目，王公之类官階。

③ 原注：克拉維約文中之塔吉克人係指伊朗北部之塔吉克族人而言，其用法一如称土蘭境上之居民係土耳其人而言。

④ 原注：哈吉·麦麦特之名在西班牙文本上为 Hace Mehmet，英文譯本上改为 Elhace Muhmmed，按照原名应为 Muhammed Elkade。

⑤ 原注：克拉維約所述帖木兒曾贈基督教2美女与西班牙国王一事，据1582年刊行此書的波立那考証：此2女子一名瑪利亞(Mariya)，一名安芝莉娜(Ancelina)，据傳安芝莉娜为希腊人，瑪利亞則为匈牙利人，且为匈牙利皇族中之女子，此2人皆于尼可波利战役中，为奥思曼土耳其人所俘，自經送至西班牙后，皆配与西班牙貴族，其事迹皆入于西班牙之詩集中，作为詠誦之新材料云。

第二章 自罗德斯島至白玉路

我們在罗德斯島登岸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探从耶路撒冷退出的聖約翰派① (Sen Jon) 大主教是否仍居留于此地。但是据我們所得到的消息看来，大主教与法国远征軍大將布西戈(Busiku)率領热那亞 (Cineuiz) 艦队，一同出發攻取伊思坎大倫(Iskenderun)② 去了；因此我們于次日先拜訪大主教所居之教会及各位教士，探問消息。各教士虽在大主教外出之际，仍然对我們殷勤款待，并以卡提斯亞国王所遣来專使之蒞临引为荣耀，願尽可能的供給一切。

大主教之教会人員，当为我們选擇一座屬于本教派之騎士駐扎处所，为我們下榻之处，其地临近聖卡特倫(Sen Katerin)所建立之教堂。

自8月5日(星期日)起，至8月30日(星期四)止，我們皆休憩在这里，不过，在这期間，重要消息絲毫沒有获得。

仅有新返罗德斯島之某人，談到叙利亞海面停泊的艦队，有移动的模样。另有新自耶路撒冷聖地巡禮归来的人，也作同样的傳說。

据所傳說的消息看来：帖木兒在返回叙利亞之际，將發动对埃及的攻势。③ 帖木兒曾派使者諭埃及投降，并有向埃及苏丹提出卽早臣服，归为帖木兒的藩屬，按年納貢等招降条件之說。

万一埃及苏丹对这些条件，加以拒絕，酷热的夏季一过，根本未曾把埃及苏丹看在眼內之帖木兒，轉回叙利亞之际，卽將大举入侵埃及；帖木兒的使者，已經將上述种种，告諭埃及駐耶路撒冷長

官，并令其傳告全埃人民云。不过这些消息，皆屬謠傳，所以我們也未加以重視。我們正在罗德斯島等候消息之际，有热那亞艦队的四只船开到了，并且帶来最后的消息。据艦队上人所述：艦队圍攻叙利亞沿海岸康地立城（Kadili），經过 12 个月的摧毁，已然是旦夕可下，不料圍城的队伍中，忽然發生內哄，結果热那亞人及法蘭西騎士殘伤甚众，艦队鑒于此城之难于攻下，乃另向叙利亞的塔布魯斯（Trablus）城攻击，但是这座城的居民頗長于防守；他們在城郊掘下壕溝，上面掩盖很严，等騎士弃艦登陆之后，他們猛自壕溝中跳出，一陣掩杀，所有后退不及的騎士，皆作了牺牲。因此各艦队長官忙来集議战策，最后約定令小型船只先开到伊思坎大倫口外 1 个月，大型船艦作攻击貝魯特（Beyrut）之用。

貝魯特城是大馬士革（Şam）的海口，現在由巨艦担任攻取該城的任务；小船卽开来伊思坎大倫口外待命。但是相隔 1 个月之久，仍未获到巨艦上任何情报及命令，因此小型艦上受了严重的損失。原来小型艦上所載的馬匹，早因缺乏淡水而死亡大半了。据最后的消息，大小艦队皆將开回罗德斯島。然而帖木兒的行蹤仍是杳然，就是我們在罗德斯島的期間，絲毫沒有接到关于帖木兒行蹤的任何眞实消息。最后我們曉得非追蹤到卡拉巴（Karabağ）不能見到他，因为他一定要到卡拉巴去过冬，卽使我們赶到卡拉巴而逢他往旁处去时，至少也可以得到他行蹤的确息，那是不成問題的。

罗德斯島上不只有一座城。一片大平原上，建有若干城市及堡壘。罗德斯城幷不大，城四周有牆垣圍护，城牆上建有碉堡，大主敎所駐敎会及騎士駐扎之处就在这堡里。城外尙有雄偉坚固的堡壘一座，附近尙有小城，其中有修道院，壯丽的敎堂，及宏大的医院。此处的騎士皆屯駐于堡壘之內，輕易不得外出，这是悬为定例的一条禁律，非得大主敎之允許，騎士不能自由出去。罗德斯港灣

寬闊，頗利于防守；沿港口皆有城牆掩护，兩座防堤之一，建立了不下四十处水磨。城堡之外，美丽的花园在望，田野上的房舍，星罗棋布，檸檬树及果树，充塞行間。

島上居民，皆为希腊人，屬希腊教会管轄。港口船只出入不絕，商業繁盛。土耳其人即居于对面岸上，对島上动靜的观察，極为容易，島之中心部分，尙有城市及堡壘若干座。

8月31日（星期五）我們已登上一只开往撒克斯(Sakiz)島的船，这座島上的头目，名叫盧諾·亨泰尔(Loonard Hentel)，是一个热那亞人，是日因为遇到逆風，所以我們沒有出發。从罗德斯島至撒克斯島的海上往来，眞是冒險的航行。因为一面临近土耳其海岸，虽然是想离远些，实际上并未能离得远；另外是忽隐忽現的小島很多，随时有觸礁的危險；所謂夜半临池者，正是这种惡劣天气中航行的好写照。

我們倘若在星期五出發，则自星期六至下星期二，皆要在海上与逆風相搏斗，尤其是土耳其海角的难以偸渡，使我們不得不暫作等候。等到9月5日，風力和順，我們出發到哀斯唐西約(Estanciyo)，或名之为卡索(Kos)島。船未續进，即在此处靠岸。在这个島上停留了一整天，購置肉类及淡水等物。此島亦隶屬于罗德斯島，向以农产著称，果林、花园、遍于城之四周。島上駐有約翰派的騎士百人，由罗德斯之大主教派来一位主教統率。

9月6日（星期四）繼續登程，仍然因为風向不順的关系，航行緩慢，只走出不远的一段路。次日也如此，船距土耳其海岸很近，小島又多，風势逆吹，以致向前推进时，困难万分；午后剧烈的風力吹着船作横行，几乎触着海岸。我們惟恐船只淤淺在灘上，費了很大的气力，才將錨抛下。当日及次日得平安度过，未肇禍事，眞是万幸。这时，我們面前的島嶼全是些不知名的小島。星期六下午

就从这些不知名的島嶼間穿行过去，最后到克里特島；这里也屬罗德斯島管轄，晚間停于該处。星期一清晨，船又开行，午間經过土耳其海岸上的一座城市，名为新·帕蘭亞（Yeni Palanya），据記，安哥拉会战之前，帖木兒軍曾在这里安过营寨。

次日星期二，我們的船行到萊罗斯（Leros）島，此处仍然隶屬于罗德斯。風吹得極猛烈，波浪滔天，我們为免得复沒起見，赶快將船駛进港內躲避，下錨停泊，从島上提来淡水作补充之用。萊罗斯島上建有城市及堡壘各一座，堡壘極为高巍，四面有民房翼衛，居民皆希腊人，其領袖为罗德斯島方面所委任的一位騎士。土耳其人时时自新·帕蘭亞渡海来此侵扰；去年，有一只土耳其船駛到这里，船上水手，將居民的牲畜搶刼，田間农作中的几个农夫，也遭擄去。

星期四早晨，又从萊罗斯島起航，駛过一座荒島，名麻大亞（Madarya），这里有很好的牧場及清冽的泉水，噴泉遍于全島。同日我們看到帕古斯（Pagos）群島，居民皆屬希腊人。次日又穿过一座土耳其人居住的島，名撒諾斯（Sanros），从这里过去，又望到一座由妇人統治着的尼加雷亞（Nikariya）島，同日，我們的船穿行过許多大的小的島嶼。

9月15日（星期日），仍然是在群島中轉来轉去，夜間借風力之助，至星期一我們已抵土耳其海岸的贊陀（Zanto）角的对面。再前行則撒克斯島已經在望。星期二的午前，在撒克斯島的海港內靠岸，当日舍船登陆，船上所載的物品，也一律运上岸来。撒克斯島面积旣小，城池亦小得可憐。此島为热那亞人之殖民地，由島上眺望对面的土耳其海岸，極其清楚。撒克斯城的四圍，有城牆衛护，城上建有碉堡若干座，但是城并沒有建筑在高山上，卻在平原上。

我們停留在撒克斯的时候，为帖木兒所战敗了的苏丹白牙即的之子伊撒（Iza），有去世的消息，我們听到伊撒的几位弟兄互相

厮杀起来，原因是在爭夺苏丹位。

我們本有即日离开撒克斯島，繼續进發的意思，因遇不到船只，只好作罢。在这島上一直候到9月30日，最后才雇到一只將开往伊思坦堡的船，我們方得續行。就在一个順風的夜半，船离开撒克斯島。太陽初升的时候，自靠近土耳其海岸的米底鄰島（Midilli）旁經过，晚間靠近聖馬利(Sen Mari)角。④

夜間，忽然起了暴風，愈吹愈烈，竟將船帆吹破。过杜曼亞(Domanya)之后，風力愈狂，时正夜半，四面漆黑，因此船長認为有暂且停留一夜的必要，候到天明，再行續航；但是后半夜的風轉变方向，將船吹向后退，到黎明时，我們的船已經被吹回麦尔地(Merdi)島不远的地方。此处距土耳其海岸極近，于是我們决意將船駛回米底鄰去修补船帆，或添換一个。随后又雇了一个引路的水手；因为船上的水手，沒有一个認識这条水路的。至午間，我們返到米底鄰，船在那里拋了錨。以后的4天，即星期二至星期五，皆留在島上。这期間，船帆修理好了，并且雇到一位領航人。米底鄰城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房舍皆建在伸入海中之半島的山上，城郭附近皆有华丽的楼房及教堂，城内人口稠密的程度，較往日有增無减，城内尙遺有战事中摧毁过的宮殿多处，我們曾見有一处皇宫，保留着40个礮彈的痕迹，其地是从前人民举行聚会的所在。米底鄰居民皆屬希腊人，往日臣屬于东罗馬帝国的伊斯坦堡皇帝，現在是由一位热那亞人統治着。

島上国王的父亲是东罗馬帝国前皇安特罗尼古斯第三(Andronikos)的駙馬，而他本身就是公主所生的皇外孙。

据居民傳說，米底鄰島在20年前，曾發生过一次剧烈的地震，現在的东罗馬帝国廢皇，在地震發生的那一年，还是一个怀抱中的嬰兒。那夜他正与父母，弟兄們在一座堡壘的宫内睡覚。地震發

生时，堡壘崩毁，全家除这个婴兒之外，皆被压斃在塌房之下。次日，各处清除瓦礫之际，發現这位小王孙約翰(Jon)活潑地臥在一張搖床之上。原来这位小王子在地震之际，連同小搖床一齐从高山上滚到山脚的一座果树上，这样毫無損伤的遇了救。

停在米底鄰島上那几天，关于这位最近摘下皇冠，跌下宝座的廢皇約翰的消息，听到不少，他为其叔父皇帝麻努来(Manuel)所逐出的經过倒有叙述一下的必要。廢皇約翰曾納米底鄰王岡提罗斯約(Gontilozyo)之公主为妃，直到最近，皆住在岳父处，但是在我們到达米底鄰之前不多的日子，廢皇約翰偕同岳父母乘坐兩只大船，率領衛队及战艦等去接收伊思坦堡皇帝麻努来的領土薩罗尼加(Selânik)去了。其事原委是这样的：廢皇約翰，原由土耳其苏丹白牙卽的扶养長大的，居住在土耳其人的城市西利米亞(Silimirya)，1399年，法国援东罗馬軍大將布西戈以战艦10只，滿載軍队，猛攻这座西利米亞城，城破之后，將約翰携去送往伊思坦堡，并將約翰与其叔父皇帝麻努来間的仇隙解和；这次和好的条件，是皇帝麻努来將薩罗尼加城划与約翰，任其統治。

布西戈这样將其叔姪和解之后，乃偕同皇帝麻努来赴法国去了，皇帝为对抗土耳其人起見，故亲往西欧去求援。皇帝麻努来离位之际，曾命約翰攝政，就是說在其叔父赴西欧求援未归之前，大政由其处理。

皇帝麻努来赴法后，約翰曾乘机活动，与在安哥拉陣地中的苏丹白牙卽的勾結，暗通款曲。苏丹白牙卽的彼时正在安哥拉与帖木兒对壘中。当时約翰向白牙卽的所提出重要的条款是，假使白牙卽的在安哥拉战役中获胜，約翰卽將伊思坦堡献出，自己願臣附于苏丹之下。

豈知皇帝麻努来在白牙卽的全軍复沒之后，返归伊堡；获悉約

翰的全部陰謀后，大为震怒，宣誓終生不願再見約翰；于是这位弄巧成拙的約翰，从宝座上跌下，薩罗尼加的統治者的地位也失去，不得已，才来米底鄰住下。

約翰失去薩罗尼加的土地，心中自有些不甘，时思恢复，所以才在我們抵此不久之前，与岳父一路去收复領土去了。

米底鄰国王岡提罗斯約在出發之前，曾遣人赴其至友布西戈处去声辯此事，謂皇帝厤努来在当年曾允將薩罗尼加分与約翰，今又食言，將其驅逐到米底鄰实为不当，請其主持公道，加以援助。

那时候，布西戈駐在伊思坎得倫，假如他从伊思坎得倫回伊堡来，一定要援助这位故友的女婿，但是我們停在島上的期間內，据說所遣之使者，已然归来，究竟携回的答复，內容如何，無人知曉。据我們所听到的消息，布西戈曾自伊思坎得倫到罗德斯島，以后又从那里到一个無人知曉的地方去了。

10月6日(星期六)我們动身通过土耳其海岸边的海峽，到土耳其海岸的聖瑪丽(Sen Mari)角，次日船沿棱諾斯島(Jenodos)左岸行，繞过这个海角，再駛过这座荒凉無人的棱諾斯島后，伊思坦堡政府所管轄的因不洛斯(Imros)島已然在望。晝間風向虽是逆吹，但不很大，夜間逆風轉剧，我們本想將船开近棱諾斯島去，强烈的風力，逆阻着不得前进。海峽处急流又將船往回推送，于是我們擇定在土耳其海岸与棱諾斯島之間拋錨停泊，昔日繁盛的特罗瓦城(Truva)就在海峽右岸；我們从停泊的地方可以望到这座殘城的遺迹，殘垣断壁上还留着已經半毁的灯塔，城內有頹牆廢壘及旧日宮殿建筑的故址。这些皆橫臥在由海岸及于远山的一片平原上，特罗瓦城綿亙若干哩之長，城头接連一座高山，昔日名伊里奧(Iliyon)的堡壘据說就在这里。

这座故城对面的棱諾斯島，昔日是特罗瓦城的商港，凡是运貨

到城的希腊商船，皆先在島上卸貨。昔日有布腊姆(Briam)王，移来許多居民到島上，建起一座碉堡，并且定名为棱諾斯島。凡是靠近城边的希腊船只，在島上可以很清楚地望見。但是这座繁盛的名島，今日竟然日就衰落。我們在距棱諾斯島不远的地方停泊之后，派人乘小船到岸上采办淡水及柴炭。我們船上这兩項用品，已感缺乏，同行人中，亦有願往島上一游者，于是坐上小船而去；及登岸的游者归来說：在島上見有無数的花园、果林，树林旁有噴水泉，島上的农田，到处可資耕种，葡萄的产量旣多，味亦甜美，且有可供狩獵的禽兽；另一部分游者在島上尙發現了一座廢壘，我們由这座毁弃的堡壘，可以引出此地就衰的痛史来。

22年前，东罗馬皇帝約翰·佩路略斯(Jon Paleologolos)占領这座島后，曾允將此島划归热那亞人。其交換的条件为：皇帝一旦与苏丹穆拉特(Murat)宣战，热那亞人須援助东罗馬帝国。

东罗馬皇帝虽然如此預約將此島划归热那亞人，但是轉手又將它卖与威尼斯人。威尼斯人購买到手之事，外人亦不知曉其經过，这座島由威尼斯人經营，將城池建起，堡壘修繕完整，工程將竣之际，为热那亞人所聞悉，当时提出抗議，声明："此島系热那亞人所有，皇帝为获外援將其划归热那亞人，此島为出兵援皇帝所得来之交換条件，所以即使东罗馬帝国皇帝对之，也無讓与或出售之权利。"因此兩方間的冲突，立刻即起。

热那亞人与威尼斯人在棱諾斯島上的冲突發生之后，双方除去在陆地上交鋒外，海上艦队也列开陣势，互相攻击；双方各据島上之一角，进而肉搏厮杀，自然，各有死伤，最后威尼斯人接受調停条件，願意和解。条件系將威尼斯人新建的堡壘及其他建筑物，一律拆毁，其意是使此島重返于無人停泊的荒凉之地，并將島上破坏到無法占据及無可利用而后已。从那时候起到今日，棱諾斯島也

实际上变为無人居留的荒島了。另一方面热那亞人与威尼斯人之互相仇視和猜疑也起自彼时。

我們本打算次日(星期三)从稜諾斯續往前进，仍然以風向不順的关系，未能开船。星期四至星期日仍在原处停泊，星期日从伊思坦堡开来一只船，从我們这里經过；我們問他們："近曾泊何处？"答以，"从伽利坡利[5] (Gelibolu)停了以后，即开出来的。"按伽利坡利是屬于色雷斯海岸，而为土耳其人掌握中的一座市鎮。这只船裝載着小麦，开往撒克斯島去。据这只船上人傳說，伽利坡利疾病流行，居民死亡甚众。星期日，風力仍烈，当日既未能成行，又在島上續留了三日。

从稜諾斯島的高山上，可以远眺希腊境內的土地及山嶺，尤其是阿意諾罗斯山峰(Aynaroz)就在眼前，听說上面有一座希腊修道院；院中絕对不准妇女入內，除去人类中的女性不得进入以外，就是陰性的动物，亦禁止入院。例如：母貓，母狗，以及其他陰性动物，皆不許与修道的教士接近。因为接近任何类陰性动物，皆有引起欲念的危險。这些修道的教士，居处安适而不食肉，听說由海路爬山到修道院去，有2日的路程。阿意諾罗斯山上，除有一座最大的修道院外，尙有小規模的道院五六十座。其間教士皆披黑色毛織道袍，戒肉，戒酒，戒用橄欖果油，即屬血色的魚类，亦在禁用之列。所有这些詳細的叙述，皆是从路过此間的那只船上水手們口中得来。他們皆曾朝过許多聖山，他們的話，有我們的船長在旁加以証实，显見是不虛。

最后至10月17日(星期三)風力調順，我們从稜諾斯島起程，前后已在这里停了10日。所停的地方是介乎土耳其海岸与島之間的海峽中。星期三中午，我們到了一座名曼恩(Man)的島旁。这也是一座荒島。星期四，天气很好，海面平静，我們未駛进韃靼

尼尔海峡，只得在峡口外停了一夜。次日船乘着順風送入峡口，此峡口最窄狭处仅有8哩寬。⑥ 右岸屬土耳其人，再进迎面即是一座高山，山巔建有雄偉的堡壘，山脚处是一座大村落。堡壘的牆垣已經倒坏，堡門敞开。据土人云："一年前，热那亞人曾来此从土耳其人手中將堡夺来加以破坏而去。"此处名为"路尽头"或"轉弯处"，⑦ 昔日希腊人从这里渡过海，侵扰土耳其人的特罗瓦城时，在这里設立根据地。希腊人在通特罗瓦的路上，掘有战壕，我們望到三处壕坑，皆在"轉弯处"之上首。

在海峡左岸，有希腊人建立的一座堡壘，⑧ 据說附近所有的村鎮为保护海峡的进口处，皆一律將房屋建成高楼。船續前行，土耳其海岸上有兩座大灯塔；塔之附近，皆有民房建筑，地名多白克(Dobek)。据傳旧日特罗瓦城居民，曾將从此处到聖瑪丽角一帶加以占据，不知确否，当日落黄昏的时候，我們的船停在希腊岸的灯塔旁，塔名福阿載灯塔(Foahze)。

星期六，船抵伽利坡利城，这里也有一座堡壘。此地虽在希腊境內，然早已归屬土耳其人，現在是苏丹白牙即的⑨ 之子苏来曼·札来比(Süleyman Çelebi)的領地。土耳其艦队及商船等皆在此屯衛。土耳其人在此建起規模宏大的造船厂及船塢等。我們經过該处时，見泊有土耳其巨艦約40只，伽利坡利堡壘內已为軍队所塞滿，这些队伍，經常地保持警戒狀态。伽利坡利城之被占据，是海峡內欧洲海岸上落到土耳其人手內的第一座城市。土耳其人是从热那亞人手中將这座城夺去的，該地距土境不过10哩。土耳其人將伽利坡利占据之后，希腊人的色雷斯部分領土，也告不守。同时其艦队也来此集中，又不断地从本土調来軍队，运輸粮草，建起扼制东罗馬帝国咽喉的根据地。

韃靼尼尔海峡从进口处到伽利坡利城是綿長的一条狹路。現

在左岸是希腊，右岸是土耳其，自伽利坡利往北行，海峡逐漸开展，一直到馬尔馬拉海，更为开闊。伽利坡利城外山巔上，建有名撒圖拉都（Satorado）及愛克撒米罗（Eksamillo）的兩座堡壘。从这里我們东望土耳其境上尽系山嶺及谷道，但是在欧洲岸的色雷斯境內是田疇相望的平原。我們往前行时，已近黃昏，晚間到西自可斯半島（Sizikos）的頂端停船。据傳帖木兒將白牙卽的战败之后，从俘虜队中脫逃的白牙卽的軍的殘卒散兵，曾一度流竄到这座半島附近，幷且掘过溝壕，作为夺取这半島的据点。次日，我們到馬尔馬拉（Marmara）島；伊思坦堡教堂所用作石柱的云石，卽出于此处。自前晚船沿岸行时，我們已然踏入东罗馬帝国境的呂底亞（Ridiya）境內。此后，船又駛至距土耳其海岸最近的一座可倫布斯（Kolombos）島停息。从島上可以望到澤拉非里米（Zilafilimi），那里是通到土耳其最繁盛的城市之一——布魯撒（Bursa）的孔道。

星期一，太陽將落之际，我們仍然沒有走出原处，因为風势逆吹得很剧烈。星期一、二兩日，風势仍大，我們將船駛向西岸，緩緩前行，及距岸有兩哩时，我們方知已距伊思坦堡碼头不过 15 哩之遙了。于是我們先派遣一人到伊思坦堡之白玉路为我們預备宿处，同时通报当地官府，我們是为覲見皇帝而来。

10 月 24 日（星期三）我們乘坐的小船上的所有物品，全部移到迎接我們的大船上。我們也同时乘坐大船靠岸，一路平安到达白玉路。早有僕役为我們备好住处，我們同来的一行人皆居在一地，因为逆風不息，我們乘来的小船，仍泊于原处。到达伊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与各友人商議下段行程問題，因为路上已多延擱，現在已屆不利行船的冬季了。

① 原注：耶路撒冷的 Sen Jon 派的大教長及騎士自被土耳其人驅出后，从 1309 年至 1522 年間皆屯駐于羅德斯島上，当克拉維約游至羅德斯島时，大教長为非

力伯特•累拉克(Filibert Relak)。

② 鈞注: 此港位于叙利亞境北部之阿历山岱特海灣內，或称之为阿历山岱特(Alexandra)港。

③ 原注: 彼时埃及苏丹为庫来曼朝的苏丹納思倫丁•凡来芝(Nasiriddin Ferec),在位期間为 1393 至 1405 年。

④ 原注: 所謂聖瑪丽角者現名巴巴角(Baba Burnn)。

⑤ 原注: 伽利坡利是在 1358 年为土耳其人所占領。

⑥ 原注: 实际上最狹处不足 3 海里。

⑦ 原注: 此处今名訓为沙堡(Kumkale)。

⑧ 原注: 此处今名撒的巴黑(Seddilbahir)。

⑨ 鈞注: 苏丹白牙即的敗于安哥拉，被擒，死于 1403 年 3 月 9 日，尙遺有 4 子在世，名苏来曼者君临欧洲的領土; 伊撒、母撒及麦麦特 3 人則角逐于亞洲，互爭大位。至 1413，其中数人死，麦麦特始將土地統一，称麦麦特第一。克拉維約过此境时，土耳其內部正在紛爭中。

第三章　伊思坦堡

10月28日我們接到皇帝䔍努来召見的通知，于是乘坐一只小船，从白玉路（旧名庇拉 Pera）区出發到伊思坦堡去。[1] 岸上許多官員来迎，上岸換騎赴布拉察那宫（Blachernea）。[2] 此时皇帝率領臣屬扈从，适从教堂归来，即在便殿上賜見。

皇帝高坐在宝座上，宝座鋪有小幅地氈，再蒙以獅子皮。宝座背上有一黑絨綉金之背枕。皇帝召問片刻之后，我們即謝恩退出，徑返寓所。

皇帝遣使来賜一只新獵到的鸛鳥。

殿上謁見皇帝之际，見皇后伊倫（Iren）及年輕的皇子二人在側，兩位皇子，一名約翰·泰道尔（Jon Teodor），一名安德罗尼可斯（Andronikos），年長者也不过八岁。一周后，皇帝遣內侍多人来宣諭，其內容皆是我們在覲見之际所懇請的各項答复。

11月30日，懇請皇帝准許我們游覽全城名胜，瞻拜各大教堂及教堂內所收藏之聖物，以为远来之人一开眼界，并請指定官員引导。

当蒙皇帝允可，并指定駙馬伊拉包（Ilarbo）任引导。駙馬为热那亞人。

伊拉包是贊巴来諾·露芝娜公主（Zomboblelno Logino）之夫婿。他奉命之后，即率領內侍数人来我們寓所，引导我們赴所欲游覽之各处，我們所要参拜的第一处是聖約翰（Sen Jon）教堂。[3]

聖約翰教堂距离布杜察那宫不远，教堂的門前迎壁上，有聖約翰像迎面而立。聖像繪来庄严而工整。自大門入內，正面是一

座經閣，四角由立柱支撐，其下为赴正堂必經之路。經閣內滿壁上皆雕有神像，下附說明；各像或以金叶包裹，或以藍、白、綠、紅色油漆彩飾，通过經閣，院落卽在目前。院內四面皆有走廊。天井中藤蘿滿架，濃蔭蔽天。再进，方望見正堂，正堂之前，又有八角亭。亭下为噴水池，池为黑白兩色石所砌成，但柱色碧綠，正堂与教会用房兩部分合为正方形。走进正堂前，有三座門，各門上之浮雕，不尽一致。中門巨大，門板皆系銀制。門之上，建有門楼，排列綠柱四根，各柱前悬有銀十字架。正堂各門上，皆挂軟簾，教士領作祈禱时，掀帘而入，不为人覚。

堂內之天花板上，皆雕有庄严神像。正面为天父基督的画像。四壁亦刻有神像多座，各神龕旁备有座位多只，制做精致，旁有小盂，用备吐痰之用。堂內悬銀灯多盞。教堂所收藏之聖物甚伙，以箱籠的鑰匙存在皇帝手內，箱籠亦由官署經管，教会人亦不能妄动。虽然如此，我們这次参拜时，幸承教堂执事將聖約翰之左臂一只，允我們瞻仰一番，这是一只从肩部至指尖的完整膊臂，嵌在鑲有宝石的金匣內。

此外，这座教堂里尙保存有基督的遺物多件。可惜当日未能令我們瞻仰，因为皇帝出外行獵，这些聖物箱籠的鑰匙存放在皇后处，皇后未將鑰匙送来，所以这次来不及参观，但是执事人員，允在来日，使我們瞻仰一下，这且留到后面再講。

聖約翰教堂附設一座修道院，里面住有修道士多人。院內宏大的餐厅內，横列大理石長桌一張，長及十余丈，兩边列有木櫈，全体修道士皆在此厅內进食。道院拥有果林及园圃多处。

同日，我們又到聖瑪利·庇利帕拉突斯教堂(Sen Mari Peripilatus)④內参拜。教堂門外立有許多神像。正堂前并列有若干神像浮雕，附有解說，顏色皆取金碧色；走入教堂时，左方卽見有聖瑪利

亞的画像，旁附說明。聖瑪利亞足踏30座城堡的名字，以希腊文一一标出。据引导者講：此30座城堡是由罗馬紐斯（Romanüs）皇帝捐贈与該敎堂的产業。聖瑪利亞像上，尙悬有銅鉄牌多塊，牌子系用鉛絲封印系牢。牌上書明各城堡信士捐贈与該敎堂产業数目。

聖瑪利亞敎堂前有5座山門，正堂及办事用房構成四方形。正堂內部异常輝煌；碧綠色的高柱，上承天花板。罗馬紐斯皇帝墓室就在敎堂內的一角落。据引导者言，这座墓室原有金門幷在其上鑲嵌宝石。200年前，罗馬人的十字軍进据伊思坦堡之际，將墓室的金門和宝石掠去。敎堂內尙有其他陵墓一座。此敎堂保藏有聖約翰的另一只膊臂。我們見其膚色鮮紅如生。据說聖約翰之聖体焚化时，左臂未曾燒去，多賴保护得法，故能保存至今。膊臂放置在金質的槽形匣中，形式完整，只缺一大姆指。我們向敎士問及原因，他們的解釋如下：据說，从前安塔克亞（Antakya）⑤为偶像敎徒所盤据的时候，居民为一水怪所扰，不得已，每年以一活人为祭品，以求免禍。被牺牲的人，每年是由居民中抽签决定。历年以来，抽定之人，即被擲入海中，由水怪吞食，性命絕难倖免。某年抽签之际，偶像敎徒某人的女兒抽中。此人因痛惜女兒之被牺牲，而又乏拔救之策；極端苦惱，心緒懊丧，某日狂啖縱飲之后，到基督敎徒的修道院附近去散步，信步走进修道院来，与修道敎士們談及自己有一樁疑难事，求一解救方法。敎士当告以昔日曾有人因疑难之事，向聖約翰作祈求，多得其显灵而获解救。这位不幸者，述及亲女被抽中为水怪之祭品，將被牺牲之事，悬求显灵，俾得脫难。敎士在旁为他一番真誠所感动，即引他入道院內部，將所保存的聖約翰之左臂，令其瞻仰，他向聖臂叩首参拜，最后走向前去，將臂上大姆指取下，含在口中而出。当祭水怪的日子

已屈，居民將这个不幸的女兒拥去，准备投入水怪口中。这时女兒的父亲紧随在旁，見水怪临近，張开巨口等候吞人；他忙將所窃来的聖約翰之大姆指，向水怪投去。水怪吞下之后，翻身打滚，片刻卽死。这位得灵迹之助，而救出女兒之人，立刻投入修道院，皈依基督教云。

伊思坦堡聖瑪利亞教堂內所保存的聖臂，就是这段傳說中所說的聖約翰之左臂；臂上大姆指殘缺的原因卽如此。

教堂之內，尙藏有一座小十字架。他們也取出令我們瞻仰一番。十字架用金制的匣子，加以托襯，这是使基督被縛受刑的眞实遺物。据教士謂，这是用当日基督被害的木架上的原封材料所制成的。木料显黑褐色，系伊思坦堡城的建筑者，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由皇太后亲赴耶路撒冷聖地發掘遺址，自基督殉难处掘出原木架碎塊，湊成一小十字架，遂取回保存在伊堡。

此外，我們瞻謁教堂內所保存的聖葛雷哥利（Sen Gregori）的遺骸。以保存得法，至今仍然良好而完整地停在該处。

临出教堂之际，我們从一条走廊經过，見壁上繪有聖迹画多幅，其中以聖瑪利亞像最为傳神，其精妙为他处所不及。

教堂內之教士，数目甚多，我們这次参謁，卽多承这些教士随时指示及解說。最后引我們到一座大厅，厅內綵画滿壁，称之为“琳瑯滿目”，足以当之。其中一幅为哲比拉衣（Cebraili）向聖瑪利亞施礼圖，又如基督誕生圖，基督与 12 聖徒偕行圖。总之，基督从降生至殉难，每項重大事件，皆經繪为專圖。

修道院內建有修道士住房多間，內部布置皆甚整潔，四周亦辟有林园，园內有噴水池之屬。教堂暨附屬建筑，为数甚多，自远处而望，儼然是一座城池。

次日，我們赴另一座名聖約翰⑥之教堂去参拜。

这座教堂內的教士，为数亦众。大門崇高，其正堂之側，卽为修道院。教堂內部綵画，亦極完整华美。教堂全部建筑，作四方形，半为正堂，半作教会用房。正堂宏偉，其大理石之支柱，有24根。

同日，我們到竞技場(Hipodrom)去参观。場之四周，圍以大理石柱。石柱之粗大，3人方可合抱。柱間之距离甚近，合計全場外圍之巨柱，共計37根。場內特为妇女辟有看台。由台上足以望到場內种种竞技。看台前后，皆由大理石板圍作短牆。看台長度不过二三十步，分为数層，逐層加高，每層看台，皆以石柱4根作托柱，上复以石板，是为观众坐位。

看台的中心，有高大包廂一座，其石板坐位之下，是由4座巨大的石像作支柱，包廂是为皇帝皇后临幸时之御座。

看台对面有华表兩座矗立，虽为鋸断的巨石所接成，但念及当日如此巨大笨重的石料，如何运来而建立之，实屬令人惊异不止的事。华表之高巍，亦極可观，在馬尔馬拉海上，未見伊堡城市，已能望見华表之聳入云霄。据云兩座华表乃为將帝国的重大事迹，永垂后世起見而建立的。所以在华表之石座上，刻有許多費解的文字，华表上並刻有建立者狄奥杜斯約斯(Teodosyos)皇帝的名字。竞技場四周的石柱，卽以华表为起点，各柱上亦載有古代名人的生平事迹。竞技場附近尙有龙柱1座，系由青銅所鑄成，上有神龙3条，互相盤繞，頗似粗練3条，龙首向外探伸，龙口張开。据云，3条神龙有鎮邪避怪之力；若干年前，伊堡城內为毒蛇怪蟒所苦扰，居民多受其毒害。因此某位皇帝將3条鎮压之物拘来，鑄为龙柱，从此蛇蟒絕迹，不再为居民之患。

竞技場內甚寬敞，三面由看台环繞，看台逐層加高，观众皆可分据台上，縱观竞技。台后为竞技者留有專用的更衣室。同日，我

們又赴阿亞苏菲亞⑦ (Ayasofya)教堂去参拜。阿亞苏菲亞在希腊文称为聖苏菲亞(Santa Sofya)，其意为“眞正的玄妙”，其玄妙之处，在乎上帝之子的降生。这座敎堂就是为供奉上帝之子而建立的。此处为伊思坦堡城規模宏大、地位崇高而重要的一座敎堂。这里有些希腊人的誡条为敎士們所遵守，并监督敎民奉行敎典。敎堂特为希腊大主敎辟一独院居住，希腊人称大主敎为 Metre polit。敎堂正院前，一列9根白色巨柱，其粗大为世界上所罕見者。据傳，昔日在此一列石柱尽处，尙有大主敎及神父集会用之会堂一所，現在已不見。庭前高墩上，有銅馬1匹，其壯大，約有眞馬之4倍。銅馬背插兩翼，振翅欲飞，頗类孔雀之开屏。馬身各部皆用鉄練系絆，以防雷震倒。⑧ 銅馬通身为青銅鑄成，前蹄及后蹄各1只，悬于空际，并不落实，益增其奔騰之神态。馬背上是1位勇將，右臂高举，手指伸張，腕下悬球1个。左手作攬韁式，馬上的勇將之魁偉与銅馬之巨大，兩相襯合，而墩柱之广大与此匹配，益增雄偉之气象。銅馬上的勇將，傳为朱斯廷尼延皇帝(Jüstiniyan)，实际上，不但此銅馬是朱斯廷尼延所建立，即阿亞苏菲亞敎堂亦系其建筑。当其在位时，曾与土耳其人大战多次。

阿亞苏菲亞敎堂之大門是在4条石柱撑着1座門閣之下，其建筑之形式，極为庄严宏丽。入內則見正門，門高而寬大，其上为圓錐形；入門經过甬道，上面为長閣；其尽头又有一道門，平日深閉，門啓，內部院落皆呈于眼前。院落寬大，局势軒敞；左为側堂，建筑富丽。壁上皆用各色花石堆砌而成。右亦为側堂1座，再进即至正堂的5座門，門板用青銅鑄成，終年关閉，仅留中央1座巨門，时常开啓。正堂之崇高与宏偉，亦为他处所不及。

正堂的尖塔，較其他处者，尤为巍峨，自下而望，有不能尽睹之感。正堂內部，深105步，寬90步，尖塔下支以4大柱，漆以紅色。

塔內雕像环列。高台之上，陈列聖像及各式綵色之雕像，迎面而立，栩栩欲生。自远处望之，如注視来者。各像間之距离，大約3尺。正堂中央，設有祭壇，上对堂頂，下托以4支柱，教士即坐于此上講道。重要节日，在此念經，正堂基地为云石所墁砌，迴廊高悬壁間，由其上可望外方。迴廊寬約20步，其頂上壁上，皆有極富丽之雕像。右迴廊之壁上嵌立巨石一方，位于各色石之中心，上雕有聖瑪利亞怀抱基督之像，神采奕奕，允称艺术上之佳作。此像之旁，有一聖約翰像，其刻画之工整，誠所謂"刀斧未施，成自天然"者。石上紋綫，似將所刻出之聖像，隐約示出。据謂，当年此石由矿山掘出时，石工已見其上有暗紋显出聖約翰之輪廓，皆以为灵异。石上綫紋隐約現于四周，極似天空之烘云，托襯中間之白色。

正堂附近有墓室数間，其中一处保存某大主教之遺骸，至今其骨肉仍然完整未坏。此遺体亦列为聖迹之一，另有聖劳倫斯之焚化場，我等亦曾参拜。

阿亞苏菲亞教堂之外院有房舍倉庫多間。另有楼閣多处环列教堂之四圍，但多半倒塌。即教堂之外圍牆亦遭拆毁。近年来教堂各处大小門戶，多有以石封塞者。教堂之下，設有蓄水池。面积广闊，可容小艇百只。教堂內古物遺迹之多，頗有不胜枚举之概，即欲略述，亦非在此停留仅数小时者所能胜任；甚至居住此中若干日，尚有未得尽睹之感。参观之人，即令其終日游覽，自以为已尽覽一切矣，其实依然有若干事物，为其所不悉者。阿亞苏菲亞教堂为無人敢加侵犯之禁地。無論希腊人或外人，犯罪后藏入此教堂，任何人皆不能加以逮捕，即使犯人所犯者为搶刼罪或杀人罪，亦不能將其提出。

---

① 鈞注：这里所称的伊思坦堡彼时称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东

罗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所建，位于白玉路市区的对面。中間隔以哈立赤港。昔日往來需船，現在西岸近处，建有鉄桥云。

② 原注：布拉察那宫之遺迹現已不可寻，但伊堡北部山巔处为当日之旧城及 Haliç Nozu 所在地，尙可寻按。

③ 原注：聖約翰教堂，現已無遺址存在，有指昔日之彼得教堂(Petra)卽今日之开斯麦克岩(Kesmekaya)之地者，亦有指昔日之宝丹宫(Bağdan Saray)卽为該处者。按宝丹宫系派往巴比利之專使所居留之处。

④ 原注：聖瑪利教堂遺址上，多年来卽改为苏盧(Sulu)修道院及阿美尼亞人所有之聖乔治(Sen Çorç)教堂。

⑤ 鈞注：安他克亞(Antakya)位于土耳其境南，为濱爱琴海之港口。

⑥ 原注：此处已改建为伊斯蘭教禮拜寺，名米罗候寺(Mirahor)，不过寺址面积大小，与克拉維約所述者稍有出入。克拉維約謂該教堂之石柱，其数为24根，实际上禮拜寺之石柱仅18根。

⑦ 鈞注：按阿亞苏菲亞教堂，自1453年伊思坦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卽改为伊斯蘭教禮拜寺。至1930年，土政府又將其开放为博物館，其原有之壁画雕刻等，尙多有可寻。

⑧ 原注：克拉維約所指之石墩，其上之銅人銅馬等附着物，于1492年經雷击震毁。此墩及銅像，于伊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40年后，方遭毁灭，現在炮台門圖書館內(Tapkape)仍保存有石墩及銅像画片。

第四章　伊思坦堡(續)

同日，我們又参拜聖乔治(Sen Çorç)[①]教堂，其前院是一座大花园，正堂远在后面。堂前辟有洗礼用的大水池一座。上建一亭，由8根石柱支撑，柱上鐫有精美雕刻。正堂的建筑亦龐大，其內陈列名画多幅，其中一幅为基督升天圖。正堂結構宏偉，地基用各色石塊砌成。花石排列之巧妙，令人惊异。正堂的天花板有天宮生活画，倘有天使在空，芸芸众生在下之浮雕。所有这些雕画皆極細致，嘆为观止。教堂內倘有1座皇后陵墓，[②]上复綾罗。

当日，游至此处，卽返归白玉路寓所；并且决定，次日到哈利赤(Haliç)之康巴哥斯(Kanbogos)門[③]去游覽。

我們本定次日同駙馬伊拉包乘馬赴市內其他各处去游覽。此項計划，結果不曾实現一件。

原因是这样的：次晨，我們正向伊堡去，半路上被迫轉回。据傳，有重大事变發生。其事起源于威尼斯王国之被推翻，政体改为共和。正在圍攻伊思坎得倫港的热那亞艦队，因此被視为敌国，遭威尼斯人艦队的襲击而告毁灭。热那亞艦队長官法軍大將布西戈的亲戚，同时也被俘。

消息傳来，白玉路上，立刻人馬沸騰；所有威尼斯商人，立刻被收监下獄，碼头上停泊的若干只船舶，亦一并为政府沒收。白玉路当局原来已將我們携来之貢品什物裝在一只开往特拉布松(Trabzon)港的船上。現在政府需用船只甚亟，已来通知，令我們卽时將船讓出。

冬季已形迫近，我們不能及时乘船出航，形势極端不利。同时

僱用他船，又極端困难。如此，本人所負国王亨利之重大使命，究竟如何圓滿完成，不得不早思妥善方法。当日，先通知駙馬伊拉包，述明本日未能赴約的原因，并告其改为明日再往。是日皇帝狩獵归来，賜我們獵获的野猪一只。

次日，为11月1日(星期四)，我們又渡海到伊堡去。伊拉包等正在康巴哥斯門迎候，旁边尙有宮內官員多人。我們一同乘騎往聖瑪利敎堂去参拜。这座敎堂一部分在布拉察尼亞宮，一部分在拆毁的阿那瑪西(Anamasi)塔左近。塔址正是旧日停泊船只的碼头。据我們的揣測，这座塔是被老皇佩罗略(Jon Paleolag)所拆毁的。老皇佩罗略曾为其長子安德盧尼可斯(Andronikos)囚于此处，其經过之詳情，我們在下面要述及，此处暫且不談。聖瑪利亞敎堂昔日本为宮庭敎堂，建筑極其庄严富丽，至今各部分裝修尙嶄然如新。

出聖瑪利亞敎堂后，第二次赴自玉路方面之聖約翰敎堂。上次我們参拜該处时，以聖物箱櫃的鑰匙不在，未得瞻仰其內容；这次預先通知敎堂，預为准备妥貼。入門之际，已見全体敎士遮候兩旁。入內，則聞誦經之声，揚溢堂外。燭光熊熊，香烟繚繞。首进存放聖物的院落，敎士先抬来一只紅色箱。于全体敎士誦經声及灯光四照中，將紅箱放置長案上，案面复有綢袱，見箱之兩端，由白蠟上加盖封印，印下有銀鎖，开鎖从箱內取出白銀盒一对；又自內取出加封大袋一只，拆开封皮，自袋內取出基督殉难之前，最后一餐上留存給犹大(Juda)的一小塊面包，基督將面包給与何人，即表示何人为凶手。不过当日犹大并未食此塊面包，現在从箱內所取出之面包，即当日遺下来之原物。面包用綢袱包裹，上加朱紅封皮，面包大小只有三指長短而已。其次，又啓开金盒一只，里面所收藏为基督当年受朗格西紐斯(Longsinüs)長矛刺伤而流出之血

漬。又自囊中取出一金盒，里面所保存者，亦为血漬。据教士解釋，此血亦系基督的血，不过不是本人身上的血，而是从一幅基督殉难圖上流下的血。其原因是貝魯特城有某犹太人，曾將画像中十字架上的基督用刀刺破，不期画上流出真血来。

又从袋中取出一个瓶，瓶塞用細繚拴住；瓶內有紅色絨一塊，上面綳有基督的头髮髭鬚数枚，是为基督被系在十字架之前，由犹太人取下来的。

倘有碎石一塊，亦从囊中取出，此为基督殉难后，从十字架上取下，放于地上，此石曾垫在他身底。

从囊中又取銀盒一只，銀盒上面加有金色封記；盒內金盤上盛有矛尖一枝，这就是朗格西紐斯当日用以刺伤基督的長矛之一部分。矛尖系由鋼鉄打成的，上面还留有血迹，血迹鮮紅，好像此尖是方从人身上拔下一般。銀盒內倘有当日在耶路撒冷刑責基督时所用的木棍一节，其長度也不过一个拳头大小。又基督被綁在十字架上曾經飲过一匙酸醋，这里还保存着这把羹匙的碎塊，基督所穿过之衣服的一角，也收藏在这个銀盒內。这段夾紅綫的材料，是一段袖口；袖上倘留有紐扣，紐扣敞开，排成在自腕至肘的一列，另有一段基督穿过的衣料是紫紅色，不类乎紡織物，像是編制物的材料。我們在教堂瞻仰这些聖物之际，一般市民以及各界名人聞訊，不約而同的集在我們身旁，趁机瞻仰，到目睹这些可紀念的聖物时，皆口念禱詞，向之俯身下拜，有的甚至泣下。

同日，我們又赴女修道院去参观，我們曾瞻仰到这里所收藏的各色云石板，基督从十字架上移下时，就臥在这些石板上。聖瑪利亞及聖約翰哭泣时，流下的眼泪，皆滴在石上，留有痕迹。当基督被悬于架上之际，他們在側，皆曾痛哭，所流下的眼泪，大約皆冻結在这些石板之上。

伊思坦堡另有一座聖瑪利教堂,④院落不大,只收容修道年深的教士数人在內居住而已。其中藏有聖物一件,下面將作叙述。此处的教士,絕对戒肉,戒酒,戒用油烹的蔬菜,对兽类的肉,固然不入口,就是魚类也是禁食的。

这座教堂之內,四面皆列有雕像,其中以瑪利亞像为最名貴。据謂,此像系根据聖陆伽(Sen Luka)所拟的虛綫而雕刻的,据教士告訴我們,这座聖像时时显灵迹,因此一般希腊人对之异常虔誠,信奉之有如神明。教士將此像供于一極庄严的聖母堂內。四周鑲以边框,飾以珍珠宝石,長度約 6 只拳头大小。又恐此像遭遇意外的損毁,所以在木框之外,护以鉄箱,每星期二,信徒多人,来像前举行弥撒祀。

我們抵教堂时,在許多教士之前,將鉄箱打开,聖像取出,放在正堂中央;全体教士一齐对之祈禱,祈禱时不乏嗚咽泣下者。聖像分量沉重,取出放进之时,每每需要三四人之力方能提动。但在祈禱之后,有一位老者單身走向前去,將聖像提放在原处。以一老年人,居然能提动需要三四人之沉重石像,实屬令人惊詫。据云,除此老人能單身提动外,其他任何人,皆不胜此任。

每年在若干聖餐会上,將此聖像搬往阿亞苏菲亞教堂,俾一般信徒得以瞻仰及作供奉。皇帝麻努来之兄卽廢皇約翰之父,安德盧尼可斯之陵墓,卽在此教堂內。

皇帝麻努来,希腊人称他为“机警的曼諾来 (Manol)”,他之得以繼承大位,中間頗有些曲折。麻努来之兄——安德盧尼可斯曾登帝位,当其去位之后,本应由其子約翰繼任,但以安德盧尼可斯之得登位,系由叛刼老皇約翰·佩略罗而成功的。其事与鄰邦的土耳其苏丹朝中同时所發生者,如出乎一轍。当年苏丹白牙卽的未繼位时,其兄撒瓦芝(Savace)亦曾在登位前,謀叛其父苏丹穆拉

特而自立。当此之时，兩国叛逆的太子，旣然皆以推倒父皇为目标，于是东罗馬帝国之老皇帝与土耳其之老苏丹也为懲治不肖之子而作联合，以免为逆子所害。皇帝及苏丹曾經暗中約定，于捕到二逆子之后，將处以剜目之刑，然后將其二人，一并送到伽利坡利的堡壘去囚禁，以为叛逆者戒。不久兩位太子皆遭捕获，东罗馬老皇帝又痛憐亲子將受非刑，心中有些不忍，于是判处逆子投入黑獄而罢。虽然如此，太子安德盧尼可斯在受开水澆头的非刑时，眼睛几乎失明，視力很坏。

安德盧尼可斯被收入獄后，过了一个期間，經太后的恳求，老皇帝允准太子之妃到獄内去探視，安德盧尼可斯經其妃在监獄内細心医治，眼睛居然恢复了視力。

一日，安德盧尼可斯正与其妃在獄中同坐，其妃忽見牆角上有蛇爬出躦进，立刻告訴太子。安德盧尼可斯聞說，忙令她領过去看，剛好一条蛇探出头来，他迎头一击，立將其击斃。据說，蛇身尙且相当的粗大。此事傳到老皇耳中，引起他憐惜亲子之情，于是詔令赦免太子之罪，从黑獄中將安德盧尼可斯释出。但是太子并未悔过，不久，又作第二次叛变，而且居然成功。老皇反被囚禁在獄里，度了若干时日的囚犯生活后，方为其旧臣救出，而恢复自由。安德盧尼可斯見势不佳，逃之夭夭。老皇帝自獄中出来，首先將被囚的监獄拆毁，廢大太子立二太子麻努来繼帝位。而安德盧尼可斯之子，以前皇之太子的資格，与叔父爭帝位，要求共同統治帝国。最近年来，麻努来与其姪約翰修好，而以兩方皆保有帝号为条件。

將来麻努来去世后，不能傳位与其子，而由約翰繼任。約翰現在可以称为候补皇帝。約翰去世后，再由麻努来之子繼位，如此由兩方的后代，交換着繼承下去。

伊思坦堡内有一座極完整的蓄水池，名为麦麦特水池，池边用

石灰砌抹，并用支柱多根以撑池上盖板。池之容量極大，放滿时，足敷市內多数居民飲水之用。⑤

伊思坦堡之城牆高峻而寬厚，城垣上建有碉楼多座。城分三面，恰恰成为三角形；每面長約6哩，合計方圓18哩。城垣一端起于馬尔馬拉海岸，一端达到哈拉赤山坡（Halic Nazu），布拉察尼亞宮就建在哈拉赤山坡上，为本城距海岸最远之处。城內面积虽大，而人口并不稠密，空隙之丘陵地上及平地上，辟有田圃点綴其間，而花园則随处皆是。城內最繁盛的区域，則屬濱海一帶。至于伊思坦堡的工商業中心，則在白玉路区。海上开来大小船只，皆停泊在白玉路前，所有裝卸貨物及采办应用物品者，皆来此街上。伊思坦堡的居民，不論住在城內或商埠，皆以白玉路为交易或办事的中樞。

城內各处多有旧日宮殿、教堂以及修道院的遺迹。虽泰半頹毀，但仍足以証明伊思坦堡为自古以来的名都之一；即以目下而論，城內大小教堂，据估計，为数仍不下3,000处之多，其盛况可知。伊堡城內，有聖泉，自来水，噴水池，以及甘泉多处。聖使徒（Havari）教堂⑥附近，連接兩山之間，有水渠一道，水渠左边的果林，花园皆取此渠之水，以資灌溉云。

朝着白玉路方面的伊堡城門附近有监獄一座，其中所收容者，皆屬重罪犯人，如叛逆者，違法者之类。例如：使用假秤以称面包或肉类的犯人，皆送入这座监獄来收押。

从哈立赤坡到白玉路一帶街道上商肆林立，各地运来的貨物皆匯集此处，哈立赤之位置，处于伊堡城及白玉路商埠区之間，若以卡提斯坦的城市作比譬：伊堡城的位置，有类乎塞維尔（Sivel），而白玉路区又像特立陽（Triyan），这座城名本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但是，希腊人也与西班牙人一样，呼之为伊思坦堡。⑦

白玉路区，地方并不很大，而人口極其稠密，外圍有堅固的城垣衞护。街上的房舍極其华美紧凑。这里自經热那亞人占据以后，即隶屬于热那亞。居民中則希腊人及热那亞人皆有。白玉路一帶的市房，紧鄰海濱，城牆之外，仅留一停船的碼头。再往前，即是海水。环衞白玉路的城垣，自海濱通运山巔上，而山巔更建有高堡。据此堡則白玉路全部⑧皆在掌握之中。但是白玉路旁的山坡，实际上并不十分高峻，其右方倘有具控制一切地位的山头——哈立赤山。此山于1399年伊思坦堡及白玉路被圍攻之际，曾一度陷于苏丹白牙即的之手。

圍攻伊堡之役中，苏丹白牙即的軍分为水陆兩路，曾作猛攻2次；其中1次，續攻达6个月之久。陆路上調集大軍不下40万正攻，海面上集有60只巨艦任側击，虽然来势極凶，結果仍未能攻陷，因为防守者之坚决，亦曾竭全力以赴之。实在講起来，以善战著称之土耳其人，于此番猛攻中未能取得伊堡，誠可詫异。或許由于攻城技术的过于拙劣，亦未可知。伊堡与白玉路間，一条狹隘的走廊，就是哈立赤，因为哈立赤山坡前之土地，也不过三分之一哩寬。其地可作伊堡及白玉路兩边用的碼头，其位置之优良及安全，在世界上可以称为絕無仅有。停于此間的船只，既足以躲避風浪，又得隐藏在內，为敌人所不能損害。只將伊堡与白玉路兩面岸上加以坚固的扼守，哈立赤前停泊的船艦，即能保絕对的安全。哈立赤前面水深而灣广闊，即屬最大的艦队，亦足以收容之。伊堡对面的亞洲土地屬于土耳其人，每日自伊堡及白玉路港口开出的船只，皆須在土耳其人轄境之俞斯奎大（Üsküdar）前經过。

白玉路区之落入热那亞人手內的經过如下：当初，热那亞人从伊堡某皇帝手內購到沿海的土地一段，逐漸蚕食附近土地，借强力建起了商埠的規模。現在白玉路区，名义上仍归皇帝，所通行的貨

幣，仍为东罗馬帝国貨幣，法令上亦無二致。

热那亞人称此处为庇拉(Pera)，希腊人則称之为卡拉他(Galata)，热那亞人未占領之前，此地尙是草野，向来用作为牧場，牧放乳牛。所取牛乳，送至伊堡城內銷售，希腊語中称牛乳为卡拉(gala)，西班牙語中亦有名牛乳厂为 Galata 者。此处辟为商埠之历史，为期亦不过 61 年。白玉路区內有修道院兩处，建筑旣富丽，陈設亦極講究，为名聖保罗(Sen Pol)及名聖法蘭西斯(Sen Fransis)者二人所建立。其中以聖法蘭西斯修道院尤为华美。所收藏的聖物多件，曾逐一指出令我們瞻仰，例如：聖安德盧(Sen Andro)，聖尼可拉(Sen Nikola)，聖法朗西斯之聖軀遺骸，皆在此院中保藏。另有聖加太雷(Sen Katerin)的遺骸，保藏在一具透明的棺內，此外聖哲的头骨多具，也收藏于此院。当日基督被釘于其上的十字架，原封木料之一部，現湊成一座小十字架，上面鑲以珍珠宝石，也是它所藏宝物之一。据傳：罗馬人以十字軍为名，侵入伊堡之际，曾將此十字架强夺而去，后由希腊大主敎向罗馬敎皇爭訴，此物方得物归原主，仍保存在該院內。聖物之外，又取出珠宝鑲滿的貴重衣服数件，令我們飽覽一番。

聖法蘭西斯修道院中，有一位法国大將⑨的墓室。这位大將曾經与匈牙利王同率大队十字軍东征土耳其人，于尼包盧(Nigbhlu)一役中，兵敗被俘，死后，乃葬于伊堡。

聖保罗修道院內，尙有特陆可斯公爵墓。这位大公，也是因为在十字軍中战敗被俘，为苏丹白牙郎的以毒草杀害的一位牺牲者。其旁有若干法国將士墓，墓內皆是被俘后，交納过贖金，以冀活命，而結果仍不免一死的人物。

---

① 原注：聖乔治敎堂位于曼格拿(Mangana)，此处为伊堡之造船厂旧址，现在

教堂之遺址，已不可寻。据書上記述看来，其地点不外于自阿亞苏非亞教堂至皇宮轉角处之海岸一段地帶上。

② 原注：据塞来遵斯基(Serezenski)所推断，墓中所埋卽君士坦丁第十之后，按君士坦丁第十卽聖乔治教堂之建立者云。

③ 原注：康巴哥斯門(Kanbagos Kape)現在称为彼得門(Petie)，距此門不远处，有修道院一所，昔日土耳其妇女要求参政时，奥思曼帝国政府曾將彼等拘禁于此。

④ 原注：聖瑪利教堂，已無遺迹可寻。

⑤ 原注：克拉維約書中所載之蓄水池，系指何处水池而言，此际已难考出。大約系今日市运动場附近之地，有名为“千棵柱”处，卽当日蓄水池之旧址，較为可靠，至于所指之麦麦特为誰，亦無从考察云。

⑥ 原注：据傳法提瓦拜寺，卽系利用該教堂之材料而建筑者。所述之水渠一道，現仍存在。

⑦ 原注：伊思坦堡之名并非自回教徒征服伊堡之后始用，于土耳其人未入伊堡之半世紀前，卽为希腊人通用。

⑧ 原注：此塔建于1348年，現称之为卡拉他塔(Galata Kulesi)，旧名为麦西赫塔(Mesih Kulesi)。

⑨ 原注：大將名腓立普·康特·奥托瓦 (Filip Kont Otaua)，于尼保盧一役中被俘，死于1397年。聖法蘭西修道院遺址已不存。1659年卽于其地上建立太后瓦拜寺(Valide Canri)，現在依然巍立在卡拉他塔旁。

第五章　自白玉路至特拉布松

自10月24日（星期五）抵伊堡以来，就住在白玉路，到現在已是11月13日（星期二），仍然滯留在这里，不得动身。每日打探赴特拉布松的船只，始終沒有头緒。时屆冬季，黑海上航行危險万分。最后我們决定乘坐一只后来在路上誤了我們行程的船。船長名斯克諾（Sokono）是热那亞人，他將航行上所应有的准备，稍作料理后，即行拔錨离岸；不过，当日沒有开出去，因为有一部分水手未到齐；同时，路上所应用的物品，亦不充足。

11月14日（星期三）午后，船上的一切准备妥当，船即开行，順風吹送，船不久即駛进伊堡北部的海峽。3小时以后，船靠左手的欧洲海岸上之一座灯塔前稍停。塔在岸上，名特拉比亞（Tarabya）。随后又駛入港內，吃飯添水后再行，已至峽口尽处，兩岸巉巖对峙，上建有堡壘，此际已入于黑海。山巖上之兩座堡壘，一座屬于土耳其人，另一座則为希腊人的了望楼，或称之为崗棚。

海口处，希腊人的堡壘，早已被毁弃，但是土耳其人的堡壘，駐滿軍队。除去这兩座对峙的堡壘外，西岸上尙另有一座堡壘，而其对面的东岸土耳其人，在山巖上亦另建立了一座，并且用一道圍牆，將其兩座堡壘衛护起来。

据云：昔日海口最狹之处，沉有鉄索，用以保衛門戶。同时，开往黑海的船只，非將稅納完，休想过去。我們到海口时，已是晚間，即决定在黑夜中駛出。海峽的右岸屬土耳其人，左岸在希腊人手中。兩边岸上所被拆毁的教堂，尙隐約可見。夜半，我們起錨开船，入于黑海。星期四上午9时，正在順風中行駛之际，船上檣杆，忽

然折断；水手赶忙操槳，將船駛向岸去。就在岸旁小作修理。午后又繼續开行。前面見土耳其海岸上，就山岩建筑了一座堡壘，好像在山岩上加上一頂冠盖，海水不断地冲击堡壘下的巖石，堡壘的上層伸出海面，只有一边与陆地相連接。堡壘名塞可洛約(Sekolyo)，太陽將落之际，船已开抵菲諾岡亞(Finagonya)港，此港为菲諾岡亞小島的港口，隶屬于热那亞人。白玉路区的热那亞当局，最近曾派战船兩只，来此搜索截获从亞速海(Azak)开来的威尼斯船只。現在被視为敌人的威尼斯船只滿載貨物，自以为平安無事，可以駛返本国去，誰知热那亞人及威尼斯人冲突开始以来，热那亞人見到威尼斯人的船只，即行沒收，船上人員，一律扣留，我們到达菲諾岡亞的时候，有一只热那亞战船停在港外。

我們本打算次日(星期五)繼續进發，因为風势不順，未能成行。同时見热那亞战船也泊着未动。菲諾岡亞島上并無土著居民。距此2哩外，就是土耳其海岸，島上的堡壘可以扼住島的进口，管制船舶出入。我們鑒于島上的安全有問題，所以建議早离开此处，將船停到菲立加(Firika)去，那是往东再行6哩的一座島。有一只热那亞战船泊在那里；但是船上水手認为停在菲諾岡亞頗为妥当，只是將船駛到距堡壘最近的一处而停下。正在夜半，海上起了颶風，水手又認为將船駛出港外、泊在热那亞战船附近較为安全；于是拔錨啓碇，操槳前进，誰知波浪滔天，想靠近战船已然不可能。颶風愈来愈烈，大雨又似傾盆自天而下，我們于是放弃了駛近战船的打算，决意返回原处，在原处停泊，这次抛下双錨，但是依然抵不住風浪的吹打，錨与船一同为水势推动，溜滑出去，溜动之际，我們恐怕將船撞到岩石上；幸賴上帝保佑，鉄錨碇住海底，我們才深庆得救，万一船撞到岩石上，不用講，全船人員定要粉身碎骨。虽然，此时風势不特未减，反有增剧之势，我們一齐在船上作祈禱，

念經，求上帝佑助；波浪依然洶涌，浪头之高，直冲及檣柱，使船杆斜傾，船内已灌滿了海水，我們全体皆浴在水中，最后的呼吸，完全要仰賴上帝的憐憫了。这种危急之事，若發生在白日，我們还可以張开船帆，开到海边去；但是，时正夜半，四面漆黑，不敢开动。我們船上的人，彼此已經救应不及，正当此風狂雨暴之际，热那亞战船也离开停泊的地方，晃晃蕩蕩的奔向我們的船来，好要对我們撞过来一般；深感上帝佑助，战船从我們的船側滑过。战船之突然开行的原因，自然也不是船上人駛开的，完全是因为鉄索猛然被吹断，船身为水势所推移，自行滑动飄流起来；强烈的風力，結果竟將一只巨艦送向岩石，撞了个粉碎。船上的水兵，見势不佳，于撞岩之前早已放下小艇，全数登陆出險。自然，船内一切軍械，以及什物，皆沉入大海，一件也不曾取出。战船上的檣柱，这时已飄到我們的船边，幸亏沒有撞到我們的船，便为巨波所卷去。我們船上的人，皆被水浸得遍体淋湿，同时还要全体动員，將灌进船内的水淘出，这样繼續工作到天明。至清早时，風势稍減，但是全船人士，已然疲憊的要死，勉强揚起船帆，开近土耳其海岸来。

热那亞艦上脫險的水手，滿以为我們在颶風中已然船破人亡。及見我們的船上又揚起帆时，頗为惊异。船駛近土耳其海岸时，我們皆泅水登岸，再陆續把船上的物品搬上岸。西班牙国王送給帖木兒之貢品，絲毫未受損毁。如此，我对国王所交付的貢品，得以保全。从海岸上，再將这些物品，运到附近一座山头上。战船上水手囑咐我們："倘若遇到土耳其人来問时，就称我們是热那亞人，所携礼物，是送給苏丹的貢品"。果然登岸不久，就有土耳其人来詢問，我們答称是昨夜撞在岩石上的战船中人員。这种說法，目的在將船上的物品，移到另一只船上，因另一只热那亞船現停泊在及倫(Girin)，不过从这里到及倫非用馬匹不能运去。經与土耳其人商

議，土耳其人答应向附近乡村报信，并代为覓馬匹来，但是最快也要明天才能起运。

次日，运送物品的馬匹来了，我們一同随行到及倫去。

及倫停着兩只热那亞船，我們会到船長阿米盧斯(Amiros)，將經过一切情形，皆經述及。船長的表示極好，并謂：“他自己的船只無异于西班牙国王之所有，一切需用之处，皆可帮忙。”我們承他这样厚意，当时將所有的貢品什物，皆裝上这只船上，船長同时也向土耳其人表示，我們是屬于撞沉在岩石的战船上人員。这时，我們的同行人中有曾使西班牙的帖木兒專使，为避免被土耳其人認破起見，請他換上我們的服裝，这位專使也改裝作西班牙人，倘若不然，这位帖木兒專使的性命極其危險，甚至遭其杀害亦未可知。我們登上船的时候，見所有物品，皆已安置妥貼；为感謝上帝之助，得以再生，乃全体作了一番祈禱。因为据船長講：这次颶風之剧烈，为 12 年来所仅見者。然而我們居然能够人物兩全，实在有賴于神佑，甚至可以說是一种灵迹。其次，我們的物品，無論是由水手搬上搬下，以及由土耳其人替我們运送之际，皆获完整，絲毫沒有損害，也是出人意外。船長告訴我們：“現在所乘坐的船，原来也將遭遇同样的命运毁在岩石上的，不过事前駛入港口躲避，所以才能从危境中获得保全。”

上船之后，又要等候順風。同日，有一土耳其人来向我們講話。来者是一位村長，据謂：“使团既然經过苏丹的領土，又携帶进献苏丹的貢品，当然要繳納稅金。”我們对这項要求，当时加以拒絕，土耳其人之所以提出这話的原因，也許他們已識破我們并不是热那亞人。为避免糾紛，次日我們揚起帆来，开回伊堡去。11 月 22 日，船返伊堡，我們上岸重赴白玉路区的寓所。物品也安放在原处，各方友人听到我們从黑海上的颶風中脫險归来的消息，皆以

为是件灵迹。

第二天，我們为筹划繼續出發的办法，忙碌終日；但是在这个时季，出航黑海的船，几乎沒有。原有几只預备开往特拉布松的船，現在亦不敢啓行；几只在颶風發生之前駛出的船，現在也陆續駛回。冬季一定要停在这里，所有的船只，皆候明年3月之来临。

黑海之所以危險，及航海家之所以視为畏途的原因，是由于黑海海面，东西長約3,000公里，而出口只有伊堡海峽一处，其次，海面南北兩岸，皆是高岩峭立，絕少平陆之故。

因此，船只遇到危險之际，無处可避。兩岸的河水，注入黑海者甚多，河面高于海面，所以傾注入海的河水，往往激成急流及漩渦等，这也是促成黑海上波浪巨大的原因。最厉害者，是北風或西北風吹来的时候，黑海上風浪最剧烈。船只自黑海中駛进伊堡海峽时，为極端危險的事；因为寻找海口極其困难，万一找不到海峽的进口处，一定为巨濤急流所冲击，撞到岸边的岩石上成为碎塊，許多船只，皆在这种悲剧中遭遇毁灭。尙有些船只，已經开进海峽，因为西北風吹得过于剧烈，也終不能脫出危險。例如：最近从迦法(Kefe)开来的一只船，就是如此出的險。

最近有从亞速海开来的6只威尼斯船，因热那亞人及威尼斯人正在敌对中，所以来船为东罗馬皇帝扣留在哈立赤港內。同时，皇帝通知热那亞当局謂："所扣留的船只，現停在本国領港之內，不过自己願作調人，使兩方重归于修好，不再互相攻击。"双方后来訂立和約，被扣留的船只，亦經放行，开返威尼斯去了。

我們要在白玉路区內过冬的事，已可确定，因为可乘的船一只也沒有。

直等到次年3月初旬，我們才僱到一只备有190只槳的大船，不过船价極昂貴。我們心目中仍然希望帖木兒現在駐蹕卡拉巴，

所以乘坐从伊堡开往黑海的第一只船，以便赶上。

1404年3月20日(星期日)，船已备好，我們一齐登船，帖木兒派往西班牙的專使也与我們偕往。船是当日开行的，为再补充淡水，粮食，所以开出不远即停；但是次日近午的时候，总算开出海峽，进于黑海，亦多賴順風的吹送。

晚間，重抵塞可洛約堡壘之前，夜半續开，次日午后，非諾岡亞島在船側閃过，夜間直达撒卡洛亞(Sakarya)河口处停止。

次日(星期日)晚間，到达一处名彭托拉托亞(Pontoratoya)的土耳其港口(譯者按：此处即今日土耳其之爱来里(Ereğle))。此处为白牙即的長子苏来曼·札来比的領土，夜間即停在該处。星期一，因为風向不順未行，爱来里城三面环山，一面近海。最高的一座山头上建有堡壘。城內人口并不甚多。居民大部分为希腊人，而少数土耳其人亦杂居其間，以前，此地为伊堡政府的領土。据說，30年前，皇帝麻努来以几千度加(Doka，为当日之貨幣名)的代价，卖与苏来曼·札来比之父——苏丹白牙即的。此城拥有良好之港口，所以富庶而有名。就用建筑此城的皇帝彭托拉托亞(Pontoratoya)① 之名而称之。

3月25日(星期二)由此港开行，晚間停在土耳其海岸的雷約(Riyo)堡前之海面上。港口虽有这座堡壘守护，但堡內并無守卒。船在海面上停泊之际，岸上土耳其人立刻各守崗位，注視我們的行动。从他們作防御的举动上，可以看出他們誤認我們为海盜，或者是来襲击的战船。所以我們始終在港外抛錨，夜半即啓碇开行。

次日，船抵自安那多利亞(Anadolu)大陆注入黑海之河口上，有城名巴尔坦，我們將船駛近河口，裝取淡水。河水是由矗立在海岸上的岩石間鑿开的一条缺口处流下。山岩上建有堡壘，以衛护

河口。午后，从此城开出，抵阿瑪斯拉 (Amasra)，其地虽位于土耳其境内，但隶屬于热那亞。阿瑪斯拉城建在濱海的山巔上，有一道城牆連貫此山与鄰山之間；兩山間之溪谷上建有一座桥，除便利行人往来之外，兩座山头亦因此而打成一片。阿瑪斯拉境內，有海港兩处。阿瑪斯拉城內狹小，建筑亦簡陋，而城外則留有繁密的楼房、宮室，以及教堂等遺迹。按照城外建筑之形势观察，当日城外为繁盛而重要之区域，时至今日，所有楼房皆已殘毁。星期三，星期四兩日，皆停在这里；于参加此間教堂的一次祈禱后，卽駛往朵斯·加斯泰乐斯 (Dos Kastells) 堡（按卽今日土耳其境內之赤夫泰堡（Çifte Kale））去。

星期六，海面上起了濃霧，波濤亦随之洶涌不止，船身搖蕩得很厉害。我們又起了复舟之惧。加以迷在霧中，究竟离岸有多远，現在已难推測；于万分小心中，將船开慢。午間才望見土耳其岸上之伊尼波魯(Inebolu)城。因为沒有寻到港口，所以停泊在城对面的海上。午后，大霧益發濃厚，甚至海岸亦不可見。时至夜晚，距船几尺以外，卽無法观察。正在計議如何駛近海岸之际，忽听附近有犬吠声，我們全体一面喊叫，一面向犬吠声处駛去；及临近时，方知已靠近岸边岩石。而港口卽在不远之处；不过进港口的水道情形仍不明了，当时情势异常險惡。幸由船長喚过一名水手，令其泅水登岸，寻覓路徑；水手泅水上岸后，点起一只灯籠，指引船行，由灯号的指示，船才平安的駛入港口。

次日，是帕斯加洛亞(Paskalya)的集日，我們为游帕斯加洛亞起見，船停留一日，沒有开行，卽系在港內。伊尼波魯城左近，有几座高山；有一座山头上，建有强固的堡壘，現由伊斯蘭教徒国王伊斯芬底亞洛(Isfendiyar)所掌握。他在附近拥有大片土地，每年向帖木兒納貢賦，境內亦通用帖木兒的貨幣。他本人現在虽不駐这

里，但是他接到部屬报告，知道我們是朝覲帖木兒的使团，所以特派專人到船上問候，并且贈送全羊一只、鷄数只、面包、酒等。这座堡壘附近出产最坚韌的木料，專供制造船舶等物之用。

3月31日（星期一），又自伊尼波魯行抵土耳其境內的西諾坡(Sinop)港。船即在其处拋錨，此地亦隶屬于伊斯芬底亞洛。他本人亦并未留于其地，已往距此3日程的卡斯他芒尼(Kostamani)去了。据傳，伊斯芬底亞洛为准备抵御苏来曼·札来比，而調集4万人馬，以备厮杀。自他投入帖木兒方面以来，苏来曼·札来比即視之为敌人。我們若能幸而与他会晤，定然有許多补益；关于帖木兒駐蹕之地，可以問到，其次是舍舟就陆后的行程問題，也可以向他請敎一下。至于伊斯芬底亞洛之归附帖木兒之原委，今述之于下：

安哥拉大战中，全軍复沒之苏丹白牙即的，当初曾將伊斯芬底亞洛之父杀害，并將其土地及財产收沒，但是帖木兒战敗白牙即的之余，將伊斯芬底亞洛的土地發还，并命其仍主其国。② 这是使他忠于帖木兒之主要原因。

4月5日（星期一），我們离开西諾坡，在海上航行一晝夜。次日午后，到达撒姆松(Samsun)，此港系在土耳其境內，有堡壘兩座；其一屬于热那亞人，另一堡屬于苏来曼·札来比。船到撒姆松时，即在海上拋錨，并未入港，原拟次日乘風开往允叶(Üye)，誰知次日風向逆轉，于是將船駛入港內停泊。撒姆松濱海皆山，其上屋舍儼然，居民以希腊人为多。土耳其人在此附近的不过300人左右。由一位希腊貴族名麦拉希諾(Melâseno)者所統治。他每年也向帖木兒納貢賦。次日，船虽勉强开出，仍然以海上風向不宜，又停泊土耳其人轄境上之一小港內。地名黎那(Lena)，居民由一位土耳其部長名受洛咱密兒(Erzamir)者所統治。据傳，此地于数年

前曾遭热那亞人襲击一次。

同日，船駛出港不久即望見一座堡壘，这就是著名的聖尼塞約(Santa Niciyo)堡壘。船曾在堡前抛錨，以颶風漸烈，这里停泊不住，于是就城角附近停息过夜。居民亦隶屬土耳其部長爱洛咱密兒統轄。据傳，其部下有騎兵約万名。次日（星期三），風向順适，船又开行，在海上遇傾盆大雨。至晚九时，抵吉里松(Giresun)，其城殊小，濱海的建筑，好像是从城內到海边的一条走廊。次日，由海面上望見岸上一座大城，名提来包盧(Tirebolu)。自此城起，即入特拉布松(Trabzan)王国的境內。过此不远，哈呂来(Harel)鎮就展在眼前，以气候不适宜于游覽，所以不曾停船，即繼續前进。晚間，船泊在佛洛(Fol)堡前。次日，風力剧烈，上午9时船抵三佛(Sanfo)堡；因为水手在此地休息一刻，船便停住。午后續航，至晚抵布拉坦(Blatan)港③。日間若能赶程前进，当晚本有抵特拉布松港之可能，以該港距此布拉坦，亦不过10哩之遙；終因夜間不敢航行，遂夜宿布拉坦港；而夜半風起，波濤掀天，浪头高起，大有將巨舟拥上海岸之势。同时纜繩亦被吹断，船身为風浪所推移，不能自主。風势至次日（星期五）午后方息。船在当日开抵特拉布松。

自白玉路至特拉布松間之距离，依我們計算，是960哩。此港之城郭，經热那亞人建立壯丽的堡壘一座。我們登陆后，即住在堡內，热那亞人招待我們，極为殷勤热烈。

---

① 原注：按克拉維約所述之爱来里(Ereğli)旧名Heratolia，而原書上写为Pantoraloya，恐有訛誤。

② 鈞注：帖木兒于小亞細亞一役中战敗白牙即的后，一方与各方修好通使，一方將一些被廢之君主放还，仍主其国。帖木兒帝国上，曾載其事，足資对照，今录之于下：

"……帖木兒在小亞細亞时，埃及莎勒壇，慑于他的武功，遣使来覲 承認为藩国，在金曜日之祈禱中，列帖木兒名，請修好，帖木兒許之，双方互易饋贈，……东罗馬帝国約翰七世(Jeun VII)也遣使往朝，于是帖木兒同欧洲發生交际，迦思迪剌国王皆遣使臣至撒馬兒汗，从前一些被廢的君主，如爱丁撒魯罕(Saronkhan)迦思塔木尼(Kastamoni)等地的君主，皆奉命仍主其国。"54頁。

此处之迦思塔木尼之君主即系伊斯芬底亞洛云。

③原注: 此地旧名 Bülemony，現名 Pulyan，書上所載，恐有訛誤。

第六章　自特拉布松至爱洛遵占

4月12日(星期六),特拉布松国王备騎乘,派人引导我們入宮覲見。国王于一座便殿上問詢片刻,我們即請辞退返寓所。次日,又承太子召見;太子年事尙經,不过25岁左右。前見国王身高体壯,服飾华美富丽,及見皇太子所着,亦極講求。所戴皇冠,較一般者为巨大;其上以金錦作徽,冠頂插鳥羽一根,冠边綴以珍貴之兽皮。国王名馬納額勒(Marncel),太子名賴克西玉斯(Leksiüs)現已拥有王号。依此間之習慣,凡国王虽將王位傳与子嗣,但其本身之王号,終身保有,并不因傳位而失去。希腊語中称此类国王为巴西里玉斯(Basiliüs),其意即太上皇之謂,国王馬納額勒及鄰境之土耳其人,現皆向帖木兒納貢称臣。据謂王后为伊堡东罗馬皇帝之亲屬,幼王之后,亦伊堡貴族之女,現已生育兩位小公主云。

星期一,我們正在寓所閑坐之际,有宮內官員二人来訪。一为可盧斯(Korus),乃相当于御前侍衞長官之銜,在此邦有可盧斯之号者,多为御前荷戟負矢之侍衞充任。另一位为布拉瓦士(Bravaș),即內庫大臣。此人最为国王所寵信,言听計从,事不經其同意者,即無法进行。論其人品,則甚低微,系一面包师之子,本無位居人上之資格,其所以能据高位者,只因其長于星相之术耳。幼王以国王对之过于寵信而疑猜他人,所以曾演过一幕清君側,意在劝老王將其黜罢。朝中大臣亦同意幼王此举。当时曾圍困宮闈,將老王幽禁在內,双方相持达3月之久,迄無結果。最后由侍衞大臣出面,調解于父子之間,方以和平方式結束;为維护老王之尊严計,这位內庫大臣依然保留在原位上。

特拉布松城建在海濱上。城牆由海岸通連至山頂，城外掘有深濠，城旁小河之水，灌注其中。特拉布松有此保障，益增其坚固。城外郊野，一片平川，益陪襯出此城之雄偉。近郭之处，多果林园囿之屬，由海口至城間之大路上，其繁盛之狀，誠有一游之价值。各地运来特拉布松之貨物，皆在此間銷售。城郭近海之处，更建有坚固之堡壘兩座：其一屬于威尼斯人，另一座屬热那亞人，兩座堡壘之建筑，皆曾經国王之許可。城外尙有数堂及修道院多处，亞美尼亞人在此有敎堂一座，大主敎一人。当地居民对于亞美尼亞人頗为憎厭。而各敎堂內亦各操本族語言以祈禱焉。

亞美尼亞人于祈禱中有許多处与基督敎罗馬敎派相似；他們在祈禱中献面包，敎士讀聖經之际，面轉向敎众，聖火不投入水內等。亞美尼亞人也为贖罪而作懺悔。每年齋期計40日。每逢星期六食肉，視为定例。齋期中不食帶血色的魚类，及含有脂肪的食物，戒酒，但白晝仍可照常飲食，敎士与俗人在齋期內，一律如此；只是遇到帕斯加洛亞紀念日，食肉之日，为每周之星期五，是为稍异处。亞美尼亞人信基督誕生之日，卽为受洗之时。至于信仰上或仪式上，亞美尼亞人幷未显出特別热烈之处，不过亞美尼亞人为極端迷信的民族，在祈禱之际，必恭必敬的，極其虔誠。

希腊人在信仰上亦極其誠敬。不过祈禱仪式上不無錯誤之处，例如：聖餐上献祭大型面包，从面包上取手掌般一塊，加盖金印于其上，此其一。尙有領导作祈禱之敎士与俗人之間，隔以幔帳，使双方彼此难以望見；敎士献面包之后，將手中盖有印之一塊，用白色帕巾包起，放于头頂上，誦經而出堂外。敎众在堂上遂卽大哭起来，用十字架拍胸捶背；痛哭及叩头俯地等举动，据我們看皆非必要。最后，敎士又返回敎堂，坐于聖壇上，取下献祭过加盖金印之面包，分賜与作祈禱之敎众而散。敎士在祈禱中，

不講解任何經典，而各地教堂內，除阿亞苏菲亞外，皆不曾备有鐘。因此配合祈禱仪式而用之重要响器，亦不过敲打木魚而已，各地之教士皆有家眷，惟終身只能娶妻一次。所娶之女，限为处女。倘教士之妻先故，教士即無續弦之希望，只能以独身候終。教士之妻死亡时，可以举行丧仪。教士于每周之三五兩日，在教堂內召集祈禱，值周之教士，不得家宿。

希腊之教士，每年之齋节有6；届时戒食帶血之魚类，戒酒，戒用油脂作餐，同时亦禁止归宿家舍。6次齋期如下：自8月1日至8月15日之聖瑪利亞节，是为第一次。自聖迦太倫紀念日至聖誕节，为第二次。至于第三次为40日齋期，第四次为紀念12位聖徒，齋期計24日。再次为紀念一位聖者名聖多明我（Sen Dimitiyoo）之齋期，計12日。[1] 每周三五兩日戒肉，星期六为食肉之日。星期三之戒肉为絕对的，而星期五之戒肉，則可通融。至于下列各星期五日，食肉則又認为合法，例如：聖誕节后之星期五，帕斯加洛亞紀念日前之星期五，以及邦得庫施（Bout Kuş）之前星期五，皆可食肉無禁。

希腊人不特在洗礼仪式上有若干錯誤之处；即在其他仪式上，亦有迷信荒誕之处。即如：教徒某人生前任意胡为，造下种种罪孽，临死之际，將修道院中之修道士之道衣換上，名字改变，如此便以为死后，鬼卒無法稽查，罪过消得干凈。諸如此类之風俗，为希腊人所深信不疑者，皆不近理。虽然，希腊人究屬对宗教虔誠的信徒。

希腊人所用之兵器，主要的为利劍及弓矢，与土耳其人所用者同，此兩族人皆擅長騎术。

自4月11日行抵特拉布松以来，至4月26日，皆停于此間，游覽城內外各处。并且为准备下一段陆行，亦应在此購置物品，

雇定坐騎。

4月27日諸事齐备后，乃自特拉布松城出發，国王派来衞护之人，并任沿途响导。当晚，行抵畢克塞特(Biksit)城，即停宿城角之敎堂內。本日所經多为不甚高峻之丘陵地帶，沿途上見人烟稠密，而耕作之技术，亦較为进步。山間泉水，皆經引来灌溉田亩。

星期日，自此城發足，国王遣来之响导送至此地即返，再向前行，即入他国境內。我們率領僕役及雇来响导續进，午后，过帕里瑪(Polima)堡前，未停。堡隶屬特拉布松国王，堡建于山坡上，有石級可供攀登，堡后山岩上，尙有房屋建筑，依稀可見。本日所經道上，曾穿行森林及良好之大道，其中有一段較为难行，以下坡之路面毁坏，遮断大道，其余部分尙好。晚間，露宿于野。星期二，連越崇山峻嶺，山上已降雪，再涉过几道溪水，傍晚抵澤崗(Zigon)堡。此堡建于一座山头上，有桥通至对面山岩間，由岩上过桥，方能抵堡前大門。此地現由国王加巴斯加(Kabasika)部下防守。加巴斯加系希腊貴族出身。

次早9时左右，行抵一座堡前，去路阻遮，堡名加瓦加(Kavaka)，一道河流紧迫堡边，河之彼岸，荒山連亘，寻不出行人的路徑；以此，大道为介乎堡与河之間，位于極狹隘之地帶，仅仅通过單騎，不能并轡。堡中守卒为数無多，卻足阻胁行人而有余，大有“一夫当关，万人难度”之慨。及行至堡前，加瓦加堡內守卒走出，攔路索稅；并謂所携物品定当完納关稅，方得通过，我們当將稅付过。因为加巴斯加之轄境內居民，向称刁悍多盗，同时加巴斯加本人，也是这类人物，行过此地之旅客，总以大队同行为妙，否則，安全上毫無保障。此外尙須备下应繳納之重稅，及饋送加巴斯加之礼品。

过加瓦加堡十余里，高岩上又是一座堡壘。这里的道路，也極狹隘。再往前，又有一座坚固的堡壘，名奥雷拉(Orila)，此堡似为新建者，大道距堡稍远。

此区域內居民之統治者加巴斯加現住在此堡內。我們听到此訊，卽遣譯人前往請示会晤之处。加巴斯加早已由部下报信，詳知我們的来历。及譯人入堡不久，卽見有騎者来傳話，令我們暫在加巴斯加之驛站停下。于是我們先下馬，將所携物品皆寄放在路旁之教堂內。据騎者講，凡在此处过往行人，必須向加巴斯加納稅，此外尙須饋贈其本人以相当禮物。又謂：加巴斯加为防御土耳其人，現將人馬屯集于此山左近，其軍需支用，皆賴抽收商旅之稅捐，以及自敌人方面得来之鹵获。我們当告以："路經此間，拟入堡拜謁加巴斯加致敬，因行旅之上，理应如此，并無他意，請其轉达。" 騎者見我們隨从甚盛，所以不肯应允，仅謂明日加巴斯加拟出堡来会。

5月2日午間，加巴斯加自堡內向我們的駐所而来，隨从騎者，約有30名左右，皆携有弓矢。加巴斯加乘駿馬持弓矢，至駐所前不远之处，下馬落坐，喚我們过去。

此間各山各堡之統治者加巴斯加，見面卽道起生活之艰苦来。据他講："境內山荒地瘠，居民生活虽可維持，但不时为土耳其人所扰刼。他本人及部屬素来卽乏其他丰富来源，只能自行旅过客身上抽稅，或掠夺敌境內居民以度日。因此，要求我們加以济助，無論錢財或貨物，皆所欢迎。" 当时我們答："本人及隨从人員系一使团，并非商队。此行奉西班牙国王之命，覲見帖木兒汗，所携物品，概屬国王饋贈帖木兒汗之禮物貢品，亦無商貨。" 此际帖木兒專使隨行在側，亦向其解釋，謂："特拉布松国王尙且向帖木兒称臣納貢，因之对于过往此間之使节，不应加以留难。" 加巴

斯加及其从屬，虽对此項解釋認为合理；然而他講："为生活所迫，已难顧及其他，于万不得已时，搶刼到帖木兒境內，亦未可知。"最后，我們見以速离为妙，所以解开行囊，取出紅色衣料匹头一段，銀盞一只送給他。帖木兒專使也揀选佛劳倫斯产的花色匹头一段作贈品。但是加巴斯加及其扈从，对之仍不滿意，希望再增。我們又用溫言对付半日，依然無效。一定要我們繳出極珍貴之物，非此不可。

事情既然到此种地步，于是我們自随行之商人手中，購买些貨品，送給加巴斯加，他还裝作不乐意的姿态收納，算作滿意。加巴斯加答应护送我們到帖木兒汗国的爱洛遵占之边境上。所需坐騎，以及馱运物品之馬匹，亦承其允为代备。及我們准备出發之际，他又变弄种种花样，使我們停住，不能成行。最后还是由我們自已从新雇到坐騎馱脚以及响导，方得动身。

星期五，重新啓程之际，我們的随从雇到 12 名鏢客，护送我們前进。午后，又遇到一座加巴斯加治下的堡壘，里面跑出一些騎者，直奔至面前，攔路要錢要貨，空饒舌半天，依然是付过錢，方得过去。午后，行抵一座村落，据說，該村的一座堡壘为昔班族(Ça-ban)之土耳其人所据。因为加巴斯加正与此族人交惡，所以加巴斯加人令我們于距堡稍远之处暫停，先往探視动靜。不大一刻，即归来报告無事，我們毫無阻扰地走过。午間，行抵爱洛遵占边境上之阿蘭咱(Alanza)村。至此为止，加巴斯加的来人將裝載卸下，領回馬匹，向我們告别。旅程中最后数日，所經之路上受尽跋涉之苦；或登山下坡，或經深谷，历遭險阻。抵阿蘭咱村时，会到一位土耳其貴族，他任此間官長，奉爱洛遵占省長之命，治理其地；他对远来外宾，極为恭維。备宿处，供給种种用品，飲食之屬，更無庸說。从他口中，我們听到帖木兒已自卡拉巴啓程东去。帖木兒冬

季在卡拉巴度过，嗣后动身向伊朗之苏丹尼叶而去。

5月3日之次晨，又自阿蘭咱村續往前进。抵一土耳其人村落，村人举行盛大欢迎；除替我們备下馬匹外，又饋贈路上用之物及飲料。黃昏之际，又經过一座村庄，在該处換过馬匹。

一路行来，所有各項需用，皆由当地供給，不取任何代价；因帖木兒汗轄境內風俗如是。以此，所过各处，無分晝夜，皆有人备置飲食，送来地氈，鋪放地上，以充我們下馬休息之用。随后摆开飯桌，捧上飲食；在乡村我們常常吃到乡間面包，而肉食亦極丰富。其他如油煎之鷄蛋，瓦罐盛来之牛奶，牛油，蜂蜜之类。是为各地所备之一般的飯食。而招待上，極为殷勤而誠恳。夜間遇到村落时，其飲食尤为丰富。我們所經各村庄，皆由村長出迎，同行之帖木兒專使，到处令当地人士备飯，或換馬，莫不咄嗟立办。倘有違命反抗者，皆遭鞭打脚踢。因此，各地人民見有察合台人之帖木兒使者走来，莫不逃避，帖木兒本人及家族，卽屬察合台人②。

同日我們自村中动身，繼續前进；所經各处，遇有信基督教之亞美尼亞人。5月4日午間，行抵爱洛遵占。

連日所經之地，或为高山峻嶺，或为灌木叢林，道路極为恶劣。爱洛遵占一帶，降雪甚厚。行抵城前之际，地方人士，多来欢迎，陪送至寓所。晚間，省長遣人送来各样食物、果品、酒、面包等。星期一早晨，省長通知我們，官方將供給我們一切用費，此款于駐在此城期間，逐日送来。

駐在爱洛遵占期內，此款皆經送到；我們亦卽以此項收入开銷一切。星期一午后，省長遣人以坐騎引我們赴宴。随从人員，亦一律同行。席設于城外牧場上，抵該处时，見省長坐一矮櫈，上鋪有絲墊，左右陪坐者多人，及見我們来到，貴族多人向前迎接，引至省長位前；省長亦起立迎接，讓我們在其側落坐，致寒暄詞。省

長身着青緞大袍，領上綉有金錦，头戴高筒尖帽，帽前綴有宝石，上插鳥羽一枝，服飾之样式，为帖木兒所創制，并經規定为礼服。

省長之相貌，堂皇漂亮，年紀在40岁左右，面色微黄，一撮黑髥鬚。他先祝西班牙国王健康，其次亲手在銀盞上斟满了酒，依次向我們劝飲，再次將銀盞轉向部屬賜飲。受到賜酒之人，先从坐处起立，向前屈一膝，用双手接盞；倘以只手来接，即認为不恭敬。惟有平輩友朋之間，方能以單手接杯飲酒。以双手接到盞之人，再起立，向后退一兩步，重新屈膝而飲；但万不可轉面，以背領向賜酒之人。飲畢，起立，右足放开，下跪3次，以致謝意，并將盞捧还，飲酒时，以一口气咽下为度。

省長向左右遍賜过酒后，侍役牽来几匹馱满箱籠之騾馬，箱籠中裝满碟盤，以及鍋勺之类。卸下箱籠，摆起宴席；肉食之屬，皆盛于食盒之各層內，其数量可分盛百余碗；其碗之形式，类似騎兵所戴之头盔，既深且巨。食盒之內，除裝有肉食之外，尙有肉飯，至于肉食之做法亦有多种。省長与我們对面坐席，有絲制桌巾，鋪于席面。各人就职位高低，分別入座，每人面前，备有切肉用之小刀及取湯之木匙一把。省長身旁，有侍役一人，專为其切肉。省長席上，尙有貴族兩位同席，是由省長特邀来者。侍役將飯端上时，曾見省長席上3人，輪流用一把木匙飲湯，3人自一盤中取食，所用之木匙，侍役亦曾以之飲湯。

正在用飯之际，有一位土耳其少年，亦来入席。这位少年也不过7岁上下，随从十余人，皆携有坐騎。省長見其蒞临，立刻起立迎接，讓之坐于席边。少年为西諾坡統治者伊斯芬底亞洛之外甥。关于伊斯芬底亞洛，上文已經述过。帖木兒將伊斯芬底亞洛所有产業之半数，分与其外甥——这位少年——他自帖木兒汗帳归来，同时尙有爱洛遵占城2人，亦自汗帳来此。2人昔曾为帖

木兒所囚禁，最近方被釋还，被囚禁之經过如下：

昔日爱洛遵占为国王塔哈坦(Tahatans)所轄管，所有本城及附近土地，皆由其統治。塔哈坦去世之际，并無子嗣。王后为特拉布松王之女，乃認一义子以繼位。所謂义子者，卽今日坐上之主人翁，現任爱洛遵占省長者。此公自被認为义子，卽登王位，意于和平中統治爱洛遵占全境。不料竟引起波瀾，有塔哈坦之外甥，名沙阿里(Ṣah Ali)者，举兵反抗，进据境內，謂先王并無后嗣，理应由其繼位。前所提及为帖木兒所囚禁之二人，卽沙阿里之同党。帖木兒战胜白牙卽的之后，返回东方时，曾在爱洛遵占城稍作停息。將沙阿里及同党二人捕获，加以禁押。而令塔哈坦之义子，正式襲父位，無异乎亲生之子。最近帖木兒將沙阿里之同党二人釋放，不过沙阿里本人，仍系獄中，聞已解往撒馬尔罕。

帖木兒良格与白牙卽的間之糾紛，以至引起战爭，其主要原因还在塔哈坦生前在位时之向背所致。其原委，殊有紀述之必要，容俟下面再提。

省長之宴旣罢，当向其致謝辞別，返归寓所。省長与部屬仍留在原处。

晚間，省長又遣人送来各样飲食，遣来僕人，供我們役使。次日(星期二)虽無宴請，却贈送花費，以备开銷。星期三省長于用飯之前，来邀請赴宴。席設于有噴水池之花园內，同席有陪客多人。乐师在旁奏乐。此处布置，頗为富丽，适合于飲宴之用。省長走进之后，与我們施礼，引我們坐于其近处，并謂拟同席暢飲一番。使团一行中，以我素不能飲，但是当时并未容我置身局外，侍役送上一壺帶有甘味之蜜酒，供我代酒之用，此时隨从人員，皆放量豪飲起来。

酒过3巡，肉食、米飯、湯等皆摆滿桌上。我們仍然按照前面

所述之規矩用飯。及肉食既罢，又端上葡萄、梨子之类水果及蜂蜜，即在飲食之間，酒仍不間断，所用之酒盞，極其巨大。第一盞由省長先飲，飲畢遞与在側之人，接盞之人，飲酒时，亦以一气咽下为度。倘不如此，在席上則显失礼。陪客之中，有一人任酒使，專向宾客劝酒。省長每次飲酒，須数口方能咽下一杯。其本人姓名为庇塔利白特（Pitalibet）。此宴延至晚間方散，及率兩位随員返归寓所时，已是夜色四沈之际。

---

① 原注：著者謂齋期有 6，实际上所列只有 5 期。

② 鈞注："帖木兒之先世是否为察合台之后裔，殊为疑問。相傳其先世与成吉思汗同族，有哈剌察兒•那顏（Karatchar Noyan）者，据說是成吉思汗之从兄弟，也就是帖木兒之祖先，帖木兒之子沙哈鲁曾經广事考証，以証明此世系之眞……"

又中国史書上称帖木兒为元駙馬，因帖木兒自發迹以来，曾用种种名号，首先自称古烈干（Kourekan），其意犹言"君主之戚屬"或"君主之女婿"。本阿剌卜沙以为这个名称，可以証明帖木兒出身寒微云。見帖木兒帝国 12 頁。

第七章　自爱洛遵占至胡叶

爱洛遵占城建在傍河的一片平川上，此河就是所謂發源于天堂的幼發拉底斯河(Ferat)，环繞平川的四圍，山嶺高峙，峰頂白雪皚皚，而平地上絲毫雪痕皆無。只見园林叢集的村落，麦田及葡萄园的綠野，在平原上作点綴。我們随处可見美丽的花园，肥沃的田亩。城池的面积，并不甚大，四周由附有碉楼的城牆圍繞。城上有若干处悬有十字架。居民紧貼城牆，建有楼房，接有通路，可至城牆上。城内人口稠密，街道及广場繁多，而政权多操于富紳手中。城内殷实商号亦伙，居民以希腊人及亞美尼亞人占大部分。

爱洛遵占城在帖木兒与白牙即的之間的战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們在这里，应加詳細叙述。帖木兒侵入小亞細亞的第一步，是將土耳其人的城市西瓦斯[①](Sivas)占据，而加以破坏。其城本为苏丹白牙即的軍事重鎮之一，帖木兒既將城破坏而去，苏丹白牙即的为报复起見，乃侵入爱洛遵占境内，从亞美尼亞人的統治者塔哈坦(Tahatan)手中將爱洛遵占城夺去。直到日后，帖木兒于安哥拉战役中將白牙即的軍消灭后，方將此城收复，派軍駐守，取消該城的半独立形式，归并汗国版圖内。現在再把帖木兒侵入小亞細亞的导火綫——爱洛遵占城所發生的事件，追述一番。以先，此城的伊斯蘭教徒与基督教徒曾發生过糾紛，伊斯蘭教徒方面謂：国王塔哈坦有偏袒基督教徒之处。因之，教堂的建筑远較清眞寺为宏大。此事直訴到帖木兒处。帖木兒接到回教徒的訴狀，便將塔哈坦喚去，追問此事。据塔哈坦的答复：厚遇基督教徒之事誠有之，不过，基督教徒多为巨商富賈，对国王多有补益云云。帖木兒

聞言，乃令基督教徒推一位有声望之教士，来撒馬尔罕。教士遵命前往，彼时帖木兒心中正嫉恨伊思坦堡之希腊人及热那亞人；見教士已到，强迫其改信伊斯蘭教。教士当加以拒絕。因此，帖木兒于怒火之下，令將爱洛遵占城的基督教徒一律屠杀。国王塔哈坦聞訊，代向帖木兒求赦，改令該城基督教徒醵献黃金 9 千，白銀 9 千作贖金。帖木兒虽然允許赦免性命，但是仍然將全城的教堂拆毁，并將城角处之堡壘占据。这座堡壘名凱瑪赫(Kemah)，帖木兒將此堡賜与察合台族宗王某人作为領地。这座堡壘建筑坚固，地势扼要，掌握此处則全城及四周皆在控制之下，且有許多由叙利亞往土耳其去的商队，势須經过此堡壘前，帖木兒据之，亦有控制商队的作用。写至此，我們可以叙到帖木兒与白牙卽的冲突的来源了。

爱洛遵占的統治者原为塔哈坦。其領土与土耳其境接壤，苏丹向来視此地为禁臠，屡次謀据凱瑪赫堡为己有；因此有一次，曾責令塔哈坦納貢割地。塔哈坦于答复中謂："称臣納貢皆可，但此堡断不能与土耳其人。"苏丹于是向其提出警告謂："早日將此堡献出，算你僥倖，否則不特堡壘难保，就是爱洛遵占全境，亦將失去。"塔哈坦当將上述交涉經过，报告与帖木兒。彼时帖木兒正在伊朗战場上，方將伊朗全境扫平。塔哈坦所派遣之使者多人，携帶珍貴貢品多件，願作臣屬，吁請帖木兒發兵相助。帖木兒据此乃遣人往告苏丹白牙卽的謂："塔哈坦已投附帖木兒汗国，其領土已列入汗国保护，因此任何方面对塔哈坦之要求，帖木兒皆不能承認。"

苏丹白牙卽的彼时对于帖木兒的实力，并不深知；自以为世界上的君王，未有能出其右者。此次帖木兒的使者，給他送来塔哈坦已归附于帖木兒的消息时，使他大怒。当面辱罵来使，謂："来使与帖木兒同为世界上愚蠢之徒，帖木兒竟敢大胆来告，不許染指塔哈坦之領土，誠屬狂妄已極，自己不但保留对塔哈坦自由行动之

权利，世界上任何人敢出面阻撓，不惜以兵戎相見。并且警告帖木兒切莫再作夢想，若不及早醒悟，將来定將其捉获，列入奴役队中，以耻辱之。"云云，帖木兒接到这种难堪的答复，决議起兵教訓白牙卽的一番。

帖木兒从白牙卽的处得到如此的答复，遂自卡拉巴出發西下，兵临爱洛遵占城之际，并未停留，繼續侵入土耳其境，將西瓦斯包圍，城中守軍，当向苏丹白牙卽的告急。这时白牙卽的接到帖木兒軍入境的消息，于是調集各路軍队，准备迎敌。前軍統將为太子苏来曼·札来比所統率的大軍 20 万先行进發，白牙卽的俟会合其他各路將領，率領大軍在后方緩緩而来，不过白牙卽的迎战的时机已誤，帖木兒于白牙卽的援兵赶到之前，已攻入西瓦斯城内。

帖木兒之得以攻进西瓦斯城者，完全由于彼之殘酷的狡計得售而成功。帖木兒圍攻西瓦斯城正紧之际，守軍忽然願納款請降。双方經过一番磋商后，卽成立諒解。帖木兒要求城内重要人物出城將所納財物来营献交，誓言:"絕不使降众流一滴血"。

城内之人聞此，乃出城將所献之物及金銀等送来大营后，卽欲返城，当为帖木兒扣留，令渠等等候后命。同时守城將士、官吏、紳商等亦来营請謁，皆深信帖木兒宣誓在先，定保安全；又見所献財物，帖木兒亦欣然收下，可無問題發生。孰料帖木兒早已命人掘好深坑数处，候城内首長尽数到齐，乃一律加以逮捕。固然以前曾有"絕不使降众流一滴血"之誓言，但活埋之。另外派兵乘势攻城，城破，縱兵搶掠，以济所率部众之貧困。帖木兒确似执行一張节目表上所列之事項，坚决而徹底的，逐項付与施行：先活埋城内降众，次日縱兵搶掠，然后紧閉各城門，焚燒民房。帖木兒作畢各事后，率队伍他去。及其大軍离城之日，正苏丹白牙卽的之子苏来曼·札来比大軍 20 万的騎兵前哨开到之时。然而西瓦斯已被毁为一片

焦土。苏来曼·札来比見帖木兒已去，未能追及，惟有候其父苏丹白牙郎的之到临，再作計議。

而帖木兒此时率大軍南下，侵扰埃及苏丹之領土，兵入叙利亞境矣。

帖木兒在进軍叙利亞之途中，曾遇流徙中之白羊族人② （Ak Koyunlu），当加以攻击，俘获其全族；上自爱密耳，下至妇孺，为数不下5万人，皆被編入軍中，驅之往征叙利亞。

大軍入叙利亞后，將大馬士革包圍。帖木兒对大馬士革人最为怨恨，因为此城人士，旣不称臣納貢，又曾將帖木兒之使者投入黑獄。因此大馬士革城为帖木兒軍所破时，不免一番肆掠。而城內之良工巧匠，亦被征調来，在帖木兒部屬严密之监視下，押送撒馬尔罕而去。此輩工匠，限定永居撒馬尔罕，不許他移，倘有沿途所收来之部落，以及西瓦斯之居民俘虜，亦遭遇同样命运，被送往撒馬尔罕。內有一向居于西瓦斯乡間之亞美尼亞人。

帖木兒从叙利亞归程中轉到伊朗。意欲在亞美尼亞境內之阿拉塔克（Alatak）过夏。此时白牙郎的大軍正侵爱洛遵占城。白牙郎的以此次战事起于塔哈坦，同时西瓦斯城为帖木兒所殘毀，心中憤怒异常。所以率大軍向爱洛遵占而来，一举而陷之。城破，塔哈坦之妃被擄去，但塔哈坦却被释放。同时白牙郎的严令三軍，不准損及城內一草一木。事后，白牙郎的軍轉回安那多利亞而去，爱洛遵占之获倖全，以及白牙郎的之不报复帖木兒之毁西瓦斯，其事頗引起种种流言，这且不表。

此后，白牙郎的及帖木兒各自返归本土。互相之間，也曾有使者往来，但未能妥协。同时伊堡东罗馬皇帝及白玉路上之热那亞人，見有机可乘，乃派人与帖木兒相約："倘若帖木兒与白牙郎的开战，願作种种援助，無論是陆上或是海軍皆可相助。并且將来一旦

开战，热那亞战船，將扼住色雷斯边的海峡，牽制欧洲境內的土耳其軍队，使之調不到安那多利亞方面，如此白牙卽的將感到重大的威胁。”

此外，希腊人將在軍費上与帖木兒以援助的話，亦曾講过。至此土耳其人已然前有帖木兒之敌，后有东罗馬帝国之威胁了。帖木兒与白牙卽的虽同为信伊斯蘭敎的君主，但彼此之間，因不能修好敦睦，終于各自調集大軍，兵戎相見。实际上講来，彼时帖木兒的准备比較充实，他本人由伊朗动身侵入苏丹的領土，經过爱洛遵占进至西瓦斯。

苏丹白牙卽的听到帖木兒进軍的消息，將一切事务推开，先赶到最强固的安哥拉堡壘。白牙卽的在这里儲存下許多武器及軍用品，他本意从这里往东去迎敌，但是帖木兒探知白牙卽的抵安哥拉的消息，便改变原来的路綫，轉向南部叢山开去。白牙卽的率領大軍向西瓦斯进發，途中忽然見帖木兒轉移路綫，率軍南去，以为帖木兒畏强逃避，不敢迎敌，遂下令全軍追击。孰知帖木兒大軍在叢山間流动，行踪飄忽無定，不測其主力之所在；幷且竭力避免与白牙卽的軍接触，最后从南山間竄出，猛扑安哥拉而来；这是白牙卽的的大批武器及軍用品所在地，而只有少数队伍防守。

据白牙卽的之判断，帖木兒定然是畏敌而退；不如乘其未抵安哥拉之前，卽在山間將其歼灭。因此將大部分队伍分散在山間圍剿，結果毫無所得。及集合疲憊之士卒，准备返归安哥拉之际，不意强大之帖木兒軍，已出現于安哥拉堡前。白牙卽的軍被迫应战，結果竟如上述，全軍复沒，白牙卽的被生擒。③

战事發动以来，伊堡之东罗馬皇帝，以及热那亞人，对于帖木兒之諾言，絲毫未曾实踐。不特土耳其軍队能自由通过色雷斯調至亞洲，卽在安哥拉战役結束后，亞洲岸上之土耳其士卒，依然得

到通融而归返欧洲去。同时所駛行之船只，亦未受伊堡政府之阻撓。

希腊人所玩弄之手段，使帖木兒深恨在心。他立刻断絕与伊堡及热那亞人之往来，視之一如敌国，并苛待希腊侨民。至于为帖木兒所俘之土耳其苏丹白牙即的，其父即聞名于世之苏丹穆拉特(Murad)。彼于可索瓦(Kosova)一役中，为塞尔維亞国王拉載盧斯(Lazalos)④所杀；系遭其敌用劍貫胸背而致畢命。苏丹白牙即的后来与国王拉載斯盧交战中，亲手將其杀死，以报父仇。而拉載盧斯之子与苏丹解和。其人現尙存于世，依然为苏来曼·札来比之座上客。而苏来曼·札来比为白牙即的長子。

至于一般人所称之帖木兒良格(Timurleng)⑤本非其原名，按韃靼語中"帖木兒"一字并不訓为"鉄"，而称之为帖木兒良格者，則多少含有侮辱的意思。因为只有帖木兒的敌人才称他为拐子帖木兒。波斯語中"良格"(Lenk)即为跛子，拐子之意。帖木兒的右脚，本来殘缺，而右手上也缺小手指兩个；由于帖木兒在少年时代，有一次夜間偸窃他人羊只，遭羊主的痛击，伤及小指兩个，这些軼事，在后面我們再細講。

我們居留爱洛遵占許多天，終于5月5日又繼續登程；路上所經之地，尽系高山峻嶺，山上荒凉已極，路上行时，天又降雪，气候寒冷。次日，我們抵沙巴(Şahboğ)村，村旁建有小堡壘一座，溪水流过其旁。村外麦田遍野，远望尙可見附近村落中的建筑。过此之后，至星期六日，我們停在必哥立赤(Bigariç)鎮。此处山上，建有雄壯的堡壘一处，此鎮轄有村落兩座：其一为土耳其人居住；另一为亞美尼亞人居住。据居民所傳，一年前，帖木兒經过此間，曾吩咐部下將所有的教堂一律拆毁。亞美尼亞人为保存教堂的建筑起見，曾醵銀三千献与帖木兒，以冀邀免。帖木兒將这献金收下，

仍然將教堂拆除。

次日(星期日)我們从这里动身到爱洛遵占境內的另一座村落。此处亦建有一座壯丽的堡壘。再一日我們露宿于野。过了几座荒山,进入遍处青綠、水道縱橫的一片地帶。当地居民皆屬土庫曼(Türkmen)人,他們此时正在移往他处。土庫曼人尽系伊斯蘭教。徒星期二,我們繼續进發,終日在溪水縱橫的水田中經过。

午后,我們行抵帖木兒轄境內之爱尔祖倫(Erzurun)城。此城位于平川上,城垣建有碉楼,城內既無堡壘,人口亦不稠密,不过仍然存有昔日亞美尼亞人所立的教堂一所。城內固有亞美尼亞人居住。而昔日城內亞美尼亞人則生活富裕,建筑华美。現任城守是一位土庫曼人,名为郁苏福·阿里(Yusuf Ali)。

翌日(5月22日)我們自爱尔祖倫动身行抵帕特哈完(Partir Havan)村,即宿在該处。此村現隶屬軍事要鎮的阿微尼克(Avnik)城。居民皆屬亞美尼亞人,鄰屬各地,由一位名杜拉德別(Doladay Bey)之察合台人所治理,这位貴族下面仍要講到。星期五我們进抵爱斯乃摩(Esnemo)村,当晚及星期六,我們在这里休息,住了兩天。村內居民皆屬亞美尼亞人。星期日,再登程前进,抵一处名狂人村(Deli Koy),此名称之得来,由于全村居民,皆系抛弃塵世,靜坐修煉,成为回教中修道士,所謂迭里迷失(Derviş)者。⑥ 鄰近各村鎮,皆不时来朝拜这座村中的修道士。病人也到这里来求医,居民称这些修道士为長老,其中有一位年高道深者为道長,極为一般修道士所敬重,奉之若長輩。帖木兒經过此村之际,曾赴修道士靜室訪問,并在道長所居之处休息若干时,附近各方拜謁修道士者,多送来禮物,哈达(Adak)等。村中即以道長之地位为最高,居民皆尊修道士为長輩;修道士既不留鬚,又不留髮,無分冬夏,身披旧毡衣,往来过市。手彈銅弦,口念誦詞。現在他們的道院的大門上繪

有圓月形徽飾，于其上悬有鹿角或羊角一具。每位修道士之門前，必悬有兽角一具。

5月22日（星期一），我們离了狂人村到阿拉斯(Aras)河边上停息。此河穿境而过，河身寬闊。本日所經之路，或坎坷不平，或为山坡陣道。次日（星期二）我們抵納底若(Nadjoy)村，休息一夜后，仍沿阿拉斯河岸行；道路極坏，有几段泥濘难行。在村中与一位基督教僧人相遇，承其招待。其地居民多为亞美尼亞人。次日，又抵一村，村人就附近山头上建有堡壘一座。此地盛产岩鹽，左近人民皆来此間取鹽，以供食用。

我們在下面要講到苏兹瑪利(Sözmari)⑦城，因为据傳說，經土番(Tufan)之后，第一座城市便是該城。

我們到达苏兹瑪利，是在5月29日（星期四）之午后。該城是一座大城，距亞拉拉特(Ararat)山不过数哩之遙。努海(Nuh)的仙丹，据傳卽放在这座山上。

苏兹瑪利城建在阿拉斯河岸上，四面高山环繞，中为平野。因此，本城的地位極其險要。城門上建有强固的碉楼，碉楼的左右兩边各啓一門。这座城，确如村民所称：是走过土番城后所見之第一座大城。本城系努海之子孙所建，据当地居民講：本城現任長官——金汗帳(Altinordu)的后裔脫克迷失汗⑧在18年前圍攻此城时，晝夜轟击，連續达12日之久；其后，双方議和，其条件为：脫克迷失及其部下一律不进駐城内；居民方面，允許年年向其納賦。这些条件脫克迷失已經允可，不过附有条件，令城内守軍抽出半数，随其往谷兒只斯坦参加征討谷兒只人之役。因为彼时脫克迷失正拟与谷兒只国王名乔治(Gorç)者开战。条件議妥之后，城内守軍向城外开拔，脫克迷失的队伍，卻將城占据，城牆拆毀，城内人民，被杀者甚多。

脫克迷失的軍队，除平毁民宅住房外，又拆除城牆，屠杀居民。彼时城内人民多为亞美尼亞人。經此浩劫后，乃迁伊斯蘭教徒来填充。

苏兹瑪利城極壯丽，而且富有历史性的建筑物到处可見。我們經过亞美尼亞境时，居民为我們准备飲食，更換馬匹；因为此处已入帖木兒汗国境内，一切皆在和平而宁靜的狀态中。

次日（星期日）我們再从苏兹瑪利城动身进發，途中見迎面山岩上有一座堡壘，这座堡壘現由一位妇人防守，妇人是位寡妇，每年向帖木兒繳納賦稅。昔日此堡为盗匪所盤据，打刼往来客商，帖木兒大軍过此时，將堡攻破，盗魁处死，堡壘交付盗魁之妻管轄。为避免再被盗匪盤据起見，將堡壘的四門拆除，幷永禁在此堡上設門。我們路經此地时，見堡四面敞开，果然無門，此地名为額德洛（Iğder），这座位于亞拉拉特山頂的堡壘，正是当年努海所造仙丹停放在土番境时的遺址。不过这一帶山脉，一如自特拉布松以来所見的山嶺一般，荒野無人，片草不生。額德洛堡的寡妇堡主，招待我們尙为殷勤。是晚卽停宿堡內，一切需用皆承其供給。

次日（星期六）为 5 月 31 日。从額德洛堡动身，又向停放过努海船的山頂进發。这座山極为高峻，积雪封住山頂，山坡上亦有雪迹；石骨嶙峋，不見寸草，更無林木，不过到处有山泉傾瀉，流入河溪。山迴路轉，我們已越到山后；路上仍見到几处旧日的建筑，尙遺有巨柱，横臥道旁。山谷間有野蚕生長，挂成許多紅絲茧，山上有一座廢城，为已經廢毁若干世紀者。其地距行人大道，不过数里之遙。我們路过此間时，行人向我們解釋，这里就是当年努海的子孙所筑的城。⑨

廢城前面的平川上，水道縱橫，沿水道兩旁树木成林。平川上到处有噴泉涌出，阿拉拉特山有一座峭峻而崇高的山峰，峰頂为白

云环繞，烟霧迷濛，平日不易見其峰頂。我們經过此处时，曾到山前欣賞峰間傾下的泉水，形似匹練，蔚为壯观。这时恰逢云消霧散，群峰畢現，使我們得一睹山峰眞面目。繼而云霧又起，四面为白云所籠罩，只有临近的一座亞拉拉特山的小山峰，尙能分辨出。小山峰笔直峭立，介乎亞拉拉特山之正峰与小山之間；此外另有山头一座，形如馬馱。据土人講，此即停放努海的仙丹之处，其頂亦有积雪。

同日晚間，我們停宿名白牙子(Bayozet)之堡壘中。堡建在一座高崗上，地勢極为險要。堡壘四周各山头皆建有房舍。山崗面积广闊，四周由城牆环衛，城垣上有碉楼，下有石級可通民房，堡壘虽处于極高之崗上，依然有泉水可汲取。此处于6年之前，曾为帖木兒所圍攻，不过，当时此山守將納款請降，双方議和。帖木兒也不曾放兵士入堡，仅將白牙子堡內居民壯丁編入帖木兒队伍，随軍出征去了。

6月1日(星期日)午后，我們行抵馬可(Mako)堡。此間由名努里丁(Nuriddin)之希腊教徒[10]所統治。所有駐扎的兵卒，皆信基督教，并为亞美尼亞人。平日講亞美尼亞語，不过亦略曉土耳其語及波斯語。馬可堡有聖多明我(Sen Dominik)教派的修道院一座。此处堡壘建于悬巖絕頂上，堡旁修有城池，城牆之內，民房櫛比，附于堡壘的民房，亦由牆垣圍护。由城中欲进堡內，必須爬行岩石上的各層石磴，堡門口处，立有高大的了望台，以观察各方的动靜。堡內除由堡主自己居住外，另有城中的紳士富人在堡旁建有別墅多处。堡前尙有巨石作屏障，不特足資防守，且能避免山洪之冲洗，堡壘的形势既如此險要，复經修繕完整，乃成为不可破的坚强要塞，四周無被襲入之虞，同时亦从未陷于敌人之手。堡壘內有清泉可汲，足供全体居民飲水之用。出馬可堡不远，即是平川；溪水灌

溉其間，果园田野，遍地青綠。

帖木兒大軍路經此堡时，亦曾加以圍攻，但迄未攻陷；因此与堡主妥协，商定由堡主派騎卒 20 名来帖木兒帳下服役，永远供帖木兒驅使。双方議和不久，帖木兒重在此間經过，馬可堡主之子，年紀不过 20 岁上下，單身牽引 3 匹馬，走出堡外，迎候帖木兒，准备奉献名駒。

帖木兒行近堡时，这位青年走上前去，代表其父將馬匹奉献。帖木兒于是也戒止左右，不許侵入堡內。帖木兒見这位青年勇敢可嘉，而埋沒村野之間，殊为可惜，乃將其携之东去，意在遣之为孙兒奧瑪·米兒咱(Ömar Mirza)的随从。此时奧瑪·米兒咱是伊朗西部的总督。馬可堡亦在伊朗管轄境內。帖木兒这样收攬去的青年，目下仍在奧瑪·米兒咱左右，已經升为一小部队的头目，經强迫改信伊斯蘭教，更名为撒布尔·阿特曼(Sabur Artmen)。这位青年，据說表面信奉伊斯蘭教，而內心仍向往希腊教。我們在馬可堡时受优渥的款待，馬可堡主因为我們一行人皆屬基督教徒，相見之下，异常快悅。并且告訴我們道：大約 15 日前，帖木兒部下高級將領中之只汉沙·米兒咱亲王(Cihanşah Mirza)傳来信，謂不久將来馬可堡訪問，并且声明对馬可堡的財产加以保护，不加侵扰。馬可堡主对此，已婉詞謝絕，声称："恕不招待"。不过，只汉沙旣提出如此保証，此时加以擋駕，恐怕不易生效。

当晚我們極其愉快地宿在馬可堡，尤其难得的是与奧瑪·米兒咱帳下服役的那位青年遇到。他是馬可堡主之長子，尙有次子一人，留于堡內，奉侍父側。据其父談："次子未曾学習軍旅之事，專心于亞美尼亞文字之学，尤精于文艺；希望將来我們由撒馬尔罕返国，路經此处时，將其子携往西班牙去，目的在認西班牙国王为义父，一俟將来長大，学成归国，为此方亞美尼亞人之主教"云

云。⑪

馬可堡內居民虽全体是基督教的信徒，而堡外四周皆为伊斯蘭教徒。他們处于异教徒包圍之中，几乎得不到同教的任何援助，其信念之堅定，殊可欽佩。他們在种族上是亞美尼亞人，而信仰上为希腊正教，極認眞而虔誠的举行教仪。

6月2日（星期一）离别馬可堡，至傍晚未遇可下宿之处，于是露宿一夜。次日經过有名的阿蘭扎克(Alancak)堡，也是建在一座山頂上，位于阿拉斯河之北，四面有高牆衛护，牆上建有碉楼，堡內果林田园俱全，堡外农田綠野，一望無垠，水源亦盛。

1387年，帖木兒攻入伊朗之际，波斯国王阿哈麦特·者倆衣⑫(Ahmetcelâyir)战败出亡，全伊朗境皆入于帖木兒之手。国王阿哈麦特·者倆衣逃至阿蘭扎克堡隐避；帖木兒追至堡前，圍攻垂3年之久，最后以国王阿哈麦特·者倆衣逃往埃及，方才解圍。国王即定居該处，現仍在世。

次日（星期二）我們从察合台人的营帳旁經过，他們在这里牧放牲畜，建立有百数以上的帳幕。星期三的晚間，我們又停在察合台人的另一处帳幕內。察合台人供給我們一切的飲食及需用，代我們換上馬匹，我們在所經的察合台人地帶皆受到同样招待。此处境內山地居多，然而土地肥沃，出产甚为富饒。察合台人皆归胡叶(Huy)城統治。

6月5日午間，我們到达胡叶城，城郊各处有田园之屬，再往远处，皆系牧場草地。城牆由磚所砌成，地近伊朗边境，城內居民尽系亞美尼亞人。

---

⑪ 鈞注：帖木兒之破坏西瓦斯，及活埋守城之人的事迹，帖木兒帝国書上，亦有相类之記載：

“……1400年8月，帖木兒还軍小亞細亞，力攻西瓦斯，城拔，守兵中之奉伊斯

闢教者得免死，惟守兵之奉基督教者 4,000 人皆被活埋，其后馬利梯牙亦陷，帖木兒自是进兵西利亞。……”47 頁。

② 鈞注：14 世紀至 16 世紀中，活动于小亞細亞者，有黑羊朝白羊朝者，皆以其旗帜上用黑羊白羊作标志。白羊朝在位，始于 1378 年，終于 1509 年，君臨之地就是小阿美尼亞或白羊州（Akkoyunln Ili）。有异密名伯顏答里（Bayen deri）者，帖木兒以阿美尼亞同美索不达米亞的采地分封給他，以底汗兒別开兒（Diya Brekir）为都城。此朝的君主相傳之数不一：一說謂有 13 人，一說謂仅有 9 人，迷兒日光的說：伯顏塔里朝开始的君主是兀孙·哈散（Ouzun Hasan）；其他諸史家則說是据有毛夕里（Mossol）阿迷的（Amid）兩地的突厥蛮人禿兒·阿里別（Tour Ali Bey）。他的兒子忽都魯別（Kourtlu Bey），扩展疆域，据有美索不达米亞的一大部分，后死于 1406 年，年 90 余岁。

忽都魯別之子哈利·奥斯曼（Kara Osman）曾經臣事西瓦斯（Sivas）王哈的不兒罕丁（Kad Burhanedin），乃杀其王，而夺其地。斡禿蛮部一軍来討，遂逃依帖木兒，隨帖木兒进击小亞細亞之斡禿蛮汗白牙即的，帖木兒賞其功，乃將西瓦斯額兒贊章（Erzincan）額歹思（Edesse），馬兒丁（Mardin）等地，分給他，后来保有其地 30 年。見帖木兒帝国 23—24 頁

③ 鈞注：帖木兒及白牙即的安哥拉一役，大战之詳情，格魯賽氏之亞洲史之記載，足以补克拉維約所記之不足。兹录之于后：

“……这兩个亞洲君主，势难兩立，白牙即的听信哈刺余速甫之言，对于曾与帖木兒联盟的那些小亞細亞君主施以压迫。他夺取西瓦斯国以后，遂使冲突难免。此次冲突，斡禿蛮人受大創，也是白牙即的太無远見所致；他因为从前的那些胜利，頗自負。作战前 3 日，他还在打獵，士卒渴死或曝死者，有千人，及抵旧营地，則其地已被敌兵所据，敌兵并且断了他的汲道。

安西兒就是安哥拉（Angora），所謂安西兒或安哥拉的一战，实在此城东北赤不哈巴的（Tchiboukadad）地方。根据当时人的計算，双方战士合計約有一百万人。斡禿蛮軍的右翼是小亞細亞的軍队，战时离貳了；左翼是塞兒必（Serbes）部的軍队，殊死战，曾引起帖木兒的贊嘆同憐憫；蒙古軍也包括有小亞細亞的軍队不少，并分配印度战象 32 头于陣前。

此战甚烈，战时頗久，从 1402 年 6 月 20 日早晨战起，夜半始止，斡禿蛮軍战虽勇，可惜天时酷热，缺水飲，又因爱丁地方的士卒看見他們的故主在蒙古軍中，便同其他不服白牙即的小亞細亞部众投降蒙古軍，所以敗了。白牙即的仅存部卒万人，已而余卒尽沒，他想逃走，忽馬蹶，并且一子牙黑失別（Yahşi bey）被擒。其他三子：摩訶末（Mohamed）、速来蛮（Suleman）、爱薛（Isa）得脫走，第五子木思塔發（Monstafa）不知所終。

④ 原注：可索瓦（Kosova）战役發生于 1389 年，苏丹穆拉特与塞尔維亞人合力

共同的將敌人的联軍消灭，不过，后来为塞尔維亞人所害。杀害苏丹穆拉特者，幷非国王拉截盧斯亲手执行的，系米盧斯可尼罗維赤(Milos Koniloviç)所下手，虽然如此，拉截盧斯究不能脫去主使的責任。

⑤ 鈞注：伯罗洒書中謂突厥語同蒙古語中帖木兒名称，在斡禿蛮語中写作迭迷兒(Demir)，时常訓作"鉄"，与希腊語之(Tomonris)頗相类，他曾受过伤，所以又有跛子(leng)的綽号，欧洲人將他的本名，綽号連起，由是变成为 Temurleng。見書二一〇頁

⑥ 鈞注：克拉維約所遇之"迭里迷失"，在帖木兒汗国內到处皆有，当1414年，明永乐十六年，陈誠出使哈烈一帶时，亦曾見有"迭里迷失"于各地，其文曰：

"……有等弃家業，去生理，鬔头跣足，衣弊衣，披羊皮，手持怪杖，身挂骨节，多为异狀，不避寒暑，行乞于途，遇人則口語喃喃，似可憐憫，若甚难立，或聚处人家墳墓，或居岩穴，名为'修行'，名曰'迭里迷失'。"西域番国志哈烈条。

又原注謂此地現名瘋巴巴(Deli Baba)村。

⑦ 原注：庫倫窩斯坦(Kurunvastan)境上，最重要城市之一，苏瑪利城，向为人所忽略，卽克拉維約对之，亦未曾加以詳細描述。按該城現名苏犹盧(Süryolu)，其位置在阿拉拉特山及爱洛溫之外四十哩处。

⑧ 原注：欽察人金汗帳后裔脫克迷失(Togatmushan)歿于1406年，生前曾屡次反抗帖木兒而为帖木兒之竞爭者，終以事敗而告降服。

⑨ 原注：此处大約系热那克三(Janaksan)所遺留者。

⑩ 原注：基督教之信徒，而名努里丁，殊令人不解，大約系帖木兒所賜之名，令其皈依伊斯蘭教，亦未可知。

⑪ 原注：克拉維約返国之际，未經此間，因之其事遂告擱淺，未能实現。

⑫ 原注：帖木兒侵入伊朗之际，伊朗境內，尙包括伊剌克、庫底斯坦等地，彼时国王系苏丹阿哈麦特伊洛汉(Ahmet Ilhan)。当其抵御不过帖木兒之际，乃逃去埃及苏丹白尔可加(Berkoka)处暂避。及帖木兒去世后，伊洛汉返国复位，帖木兒逝世后，撒馬尔罕城發生巨变，于是伊朗宣告光复，幷將外来的統治者逐出，帖木兒第一次侵入伊朗的年代是在1384年云。

第八章　自胡叶至苏丹尼叶

行抵胡叶之际，恰逢埃及苏丹納速倫丁費利赤（Nasireddin Fereç）遣往帖木兒汗廷之使团，亦至該城。埃及使臣携随从騎者20人，齎有献帖木兒之稀珍貢物多种；其中駝鳥6只，麒麟1头，为我們所未見过之希罕动物。麒麟之形体，頗类乎馬；但頸部比馬頸長，前腿及兩蹄，較后兩只为大。蹄趾分开，前腿長約丈6，頸及身長亦有丈6，但头部奇小，与鸛鳥之头可相比拟。后蹄小，后腿亦短；因之自麒麟之后身，观察其体形，往往誤認其为臥于地上，实际上乃正在直立。通身皮毛駝黃色，間有白色花点，惟腹下純白。兩眼長而睛圓，耳与馬耳同，惟耳上有角甚小，角上柔毛茸茸。其体高，較普通院牆为高，長頸伸直时，愈显其高大。食料以树叶为主。凡未曾見此类动物者，初見之定显惊异。

自星期四行抵胡叶以来，一住四日，于6月8日（星期日）午間动身，以胡叶城內缺馬，为此特往附近駐軍中借来馬匹，方得成行。

午間动身，晚間宿于郊野。自特拉布松城迤邐向东南方行来，所經道路，多屬山嶺。一路上，天气漸暖，积雪早已溶解。星期一，行抵納布赫（Nahbuh）①城；其內建筑华美，人口稠密。此城位于平川之上，四郊田园环繞，有河水灌溉其間。其地距烏米亞（Urmiye）湖甚近，湖水苦咸，方圓約百哩，湖上有小島三座；其中之一，时隐时現。

当日攢程前进，赶到“在望”村停宿。昔日此村，頗为巨大，現已遭殘毁。据傳，当年破坏此村的脫克迷失，經帖木兒將其收撫，携往他处。其詳下面將再述之。村中居民，多为亞美尼亞人。

次日，停于苏施卡特(Suşkat)村，此地果树成林，多有园圃。四周綠蔭蔽野，河水流注各渠，足敷灌溉之用。村中果产，除运銷塔布里士(Tebriz)外，兼銷售于各地。星期二之夜，又露宿于野。次日，穿行于果园田园之間前进，此段綠野之路程中，使人感到旅行上之乐趣。

6月11日(星期三)午后，行抵塔布里士。② 此城位于兩山之間的一片平川上；兩山禿濯，不見草木。塔布里士城無牆垣，左边山脚，直伸入城界。其上泉水，不适于衛生，無人飲用。右面山坡亦距城不远，其上極其凉爽。峰頂終年积雪，溶化之水，清冽可飲。城南，山嶺連綿，群峰叠巒；自远处而望，恰似一座巨壁。据謂，昔年热那亞商人初来此間，拟建一自衛用之堡壘，曾向国王伊洛汉(Ilhan)納厚幣，購到南山全部地基。国王售出此山之后，心中翻悔；乘热那亞人正在兴工建堡之际，忽加以阻止，謂："商人建立堡壘違反習俗，商人在此，可以自由貿易；無論購买販卖，不加阻禁，惟定欲建立堡壘，則国王將令其携堡出境。"热那亞人聞訊大憤；对伊洛汉頗多謗詞；結果，皆为伊洛汉所杀。

發源于塔布里士右面山間之河水一道，水向南流，分注于各渠，以灌溉附近各处田园。其引入城內之河水，供居民取用。塔布里士之街道修整，兼辟有广場多处。

城內高樓大廈，以及华美宅院，亦复不少。各城門之原址上，已辟为广場。場上建立商館(Kervansaray)；其中商肆櫛比，百貨杂陈，商館外，則为市集，四方商貨云集市上；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即如絲織品类，則有絲綢，綾緞之屬。棉織品类，又有布帛等。毛織品中，亦有多种。其他如紈，綺，紗，絹，以及珍珠，宝石，貴重金屬之器皿，無一不备。集上交易，極为繁盛。另有專售妇女用之首飾及化裝品商販，据集上之一角；妇女来此購买者，絡繹不絕。此

地妇女，头披白巾，面复馬鬣薄幕；因此妇女行于路上时，不辨其为誰。

城中楼房建筑，極为壯丽，尤以清眞寺为最，庄严宏大，寺頂多复以金碧色琉璃，益增堂皇之气象。寺內明灯，晝夜不熄，灯盞之形式，与土耳其境內者相似。

塔布里士城內之高楼偉構，皆系旧日所建。当年城中富紳名士，爭名鬪富，所建宅院，务求华美輝煌，以与其鄰居鬪富。有些富有者甚至因此而致傾家蕩产。我們停在該城之际，曾往最著称之某宅参观，見其建筑，果然处处皆系匠心經营。尙有故宮一所，亦曾加以游覽，其內部之完美都丽，与夫外圍宮牆之高巍，且不細講，專就房間之数目而言，大小竟不下兩万間。

此宮，卽系前面曾經提过之苏丹者倆依所建，国王阿哈麦特·者倆依在位之初年，曾將埃及納来貢賦，皆用于建筑此宮，幷名之为“国宮”(Devlethane)。此宮之大部，尙得保存原来面目。至于其他类似此宮之宏大建筑，皆为帖木兒在世之長子米蘭沙(Miran Şah)下命拆毀，其事詳述于后。

塔布里士城，称之为富庶而美丽之名都，名实相符，足以当之而無愧。因其地商業日趨發达，人口逐漸增多，卽以目前而論，全城人口，已不下20万戶之多，实数或許过之。城內之市場上，有售熟食者多家，顧客就食其間，極为方便而安适。食品种类繁多；飯后，大量食用水果。

城內某广場附近之街道上，有枯树一株；居民就其枝干，構成住房一間。关于此树，曾有許多傳說；据謂，他日此枯树重新發芽生叶之际，將見一位基督敎之大主敎来临，手持十字架，随从敎徒多人，彼时塔布里士闔城人士，皆將受基督敎之感召，改信基督敎。

不久之前，有伊斯蘭敎迭里迷失某人，聞此傳說，心中不以为

然。召集市民，發起砍伐此树；結果树未損及絲毫，而伐树者，有三人膊臂折断。

据傳，此伊斯蘭敎迭里迷失新故不久，生前曾听到其他神話預言，亦不肯憑信；而結果，此类神話，皆著灵驗。

帖木兒路出本城之际，亦曾喚至此迭里迷失，重新將此枯树之灵异，証驗一番。时至今日，再無人敢砍伐此树。

城内广場上，有噴泉及水池多处；每逢夏季，噴泉中有冰出現，冷冽异常。居民各取壺水，放置噴泉上，取出时已变为冰冷。

此間省長为帖木兒之亲屬，以义为"总督"之达魯花赤（Daru-ğah）为姓名。此人性情溫和，彬彬有礼，待我們極为恭敬而誠恳。

塔布里士有壯丽之清眞寺及浴池多处。

在此停留 9 天之后，又动身进發，临行之日，省長遣人送来坐騎。此皆帖木兒所有之馬匹。至于馱运物品之牲畜，亦由省長預备。帖木兒于其汗国内，所施行之驛站制度，頗値得一述。例如，自塔布里士至撒馬尔罕途中，設立若干站台；每处备馬多匹，因此帖木兒之使者邮卒，晝夜奔馳，所至有馬可換，無須中途停息。各驛站間之距离，皆按一日程，或半日程而建。大站之內，常备馬百余匹。因此，自撒馬尔罕通达各地，迅速而准确。例如，自塔布里士至开罗之驛路，則为 10 日程。

6 月 28 日，为星期五，午后 3 时，自塔布里士动身，傍晚行抵撒答巴德（Sádabad）堡。星期六在爱烏章（Evcan）村，用过午飯后繼續前行，夜間露宿。至星期日午后，过西崗（Seygan）抵通古（Tonglar）村，用晚飯。此地居民，純系土庫曼人。此时所經之地，多为平川。所有山嶺、丘陵，已远落于吾人之后。天气已告炎热，路上逢村遇站，必須停息。乡民見远客經过，竞致飲食。我們沿途上之得以無缺，皆仰乡民供給之助。倘有需用劳役之事，乡民亦可供

驅使。每逢行近村鎮之时，乡民必来邀請进村休息；及至村內，則見树蔭下，已鋪好地氈，供我們下馬稍息。落座之后，村人各自其家中，捧来食品；先端上酸奶及面包，其次为湯菜。若遇夜間，則除供給上述食品外，另作烤肉送来。

自通古村起始，我們拟改在夜間赶路。时届6月，天气正热，白晝烈日炎炎，無法行路；加以途中遇有一种毒蝇（Haṣarat），極其猖獗；不但吮人，而且苦害馬匹。我們离通古村不久，即为此种毒蝇所襲击，坐騎亦为其所扰，不能行进。其为害之烈，較之烈日及暑热，尤过之。是日，因此种击扰，路未走成。全体人員，疲憊不堪。

星期一，行抵哈亞那（Hayana）。晝間休息，夜里乘騎行进頗为爽适。所乘之馬匹，皆系帖木兒御馬廐中坐騎。

次日，为星期二，停在一座聖約翰教派之教会內，曾赴当地之商館市場一游。午后仍未动身。正在教会內閑談之际，帖木兒之在世諸子中年最長者米蘭沙（Miran Ṣah）遣来一人，走进傳米蘭沙之命，曰：“其本人，現在大营，召我們速往謁見。”当时即自官馬廐中，換妥馬匹，不俟天黑，即依命就道。整夜不停蹄，疾馳前进。天明时分，路上又遇一位来使，謂：“米蘭沙已啓程返苏丹尼叶，令使团一行人等，前往該城进謁。”我們只得赶程前往，午間換过馬匹，午后續行，夜抵贊章（Zencan）③城。此地建筑，大部殘毀；昔日贊章为伊朗境內最繁盛之城市，位于兩山間之平川上。时至今日，四郊已荒蕪不堪，城牆倒毀，城內清眞寺驛站等建筑只剩壯丽之遺址。街道上亦留有完整之痕迹。水道溝渠，尙可寻按。据地方人士所傳，此城为历史上著名之大流士（Dârâ）誕生地，曾一度为波斯帝国之都会；国王沙哈沙（Sahin Ṣah）素乐居此地。波斯大帝大流士三世曾据此城，以抗亞历山大大帝。我們夜間，即宿于是城。次晨

換坐騎續进。贊章城內居民,招待我們極为热誠,并且送来当地所产之果品,其味芬芳。

6月19日(星期四)午間,壯丽之苏丹尼叶④城,呈現眼前。帖木兒之長子米蘭沙即在該城,候見我們。

按此邦之習俗,凡屬进謁皇太子之人,例应献物。使团于是擇公認为名貴之毛呢材料,作为謁見禮物。米蘭沙居于大花园内的宮中。侍衛,差役,为数甚多。是日,米蘭沙留于宮內之大帳中,卽于該处延見。太子首先以極有禮貌之詞令,祝西班牙国王健康。随后稍作寒暄,左右卽列宴留我們共食,并特許用本国習慣用餐。宴罢,道謝告辞。有宮中侍役,捧过太子所賜之金錦袍数襲;使团一行人員,皆著所賜衣袍返回寓所。

苏丹尼叶城無牆垣,郊外四周平曠。城之中心,建有坚固之堡壘一座。堡基系由巨石所筑成,其上起建碉楼。壁鑲琉璃,中置大炮多尊。城內人口稠密,惟不及塔布里士之多。苏丹尼叶为商業中心;尤以每年夏季之6月至8月間,大批駱駝队,皆匯集于此。城內市况,亦頓形热鬧。当地政府,对駝队所載貨物,抽税甚重。尙有自印度来之大批商队,运来各种香料;有若干香料,为叙利亞市場上所难購到者,此間能得之。盖此类香料,向不运往伊思坎得倫市場銷售。

里海南岸之塞蘭(Ceylân)省所出产之絲,亦先运至本城,再經商販,运往大馬士革、叙利亞境、及其他各大城市,如土耳其,迦法等处。至于沙尔溫⑤(Şirvan)之沙瑪黑德(Şamahide)所产之絲,亦运来此城。沙瑪黑德之絲,产量甚巨;除伊朗商人为之銷售外,卽热那亞、威尼斯商人,亦赴該处采購。凡产絲之区,皆屬气候炎热之地。往該处販絲之外国商人,往往为烈日所炙,因而致死者有之。据云,为烈日所炙而中暑之人,輕則嘔吐,重則丧生。卽使

不死，兩肩膊上之皮膚，皆曬为焦黃，永难恢复本色。

失剌思⑥ (Şiraz)及其附近所产之各种布、帛、絲、綢、縧帶、紈綺等貨，皆送来苏丹尼叶城推銷。呼罗珊 (Harasan) 境內之叶森 (Yesen)及塞洛拜 (Serb) 城一帶，所产布匹，亦在市場上出售。呼罗珊境，为介乎韃靼斯坦及印度之間的一片大陆，由此赴撒馬尔罕之途中，須經过呼罗珊境內，其南部之失剌思一帶土地，昔日隶屬于印度之忽魯謨思(Hürmüz)。⑦ 現此座名城，亦入于帖木兒版圖。自忽魯謨斯运来苏丹尼叶之商貨，为珍珠、宝石等。珠宝商，又自海路采購大蚌珍珠之类。大蚌之軀壳甚大，所剖出之珍珠，顏色純白，經送来苏丹尼叶及塔布里士城，由工匠將其鑲成戒指、耳墜等裝飾品。

每年夏季，来自基督教国家之特拉布松、迦法、以及来自伊斯蘭教国家，如土耳其、叙利亞、巴格达之商人，云集此間，作大宗交易。

苏丹尼叶城，位于平原之上，有渠道穿城而过。街市及商場上，貨物充斥。各商号設行棧，以接顧客；立倉庫，以堆存貨。城东为一片平川，地势广袤，为市民住宅区。城南系荒山数座，气候較热。山后卽塞蘭省境。由此直达里海。里海与其他大海隔絕，不能相通。故称之为大湖較为妥当。自苏丹尼叶至里海，計 6 日程。里海附近，亦产宝石。塞蘭境內，气候極热，从来未見降雪。因此，盛产檸檬、橘子之屬。苏丹尼叶城之商業繁盛，交易之数額頗为巨大。官府之稅收，泰半仰賴于此。

昔日，苏丹尼叶、塔布里士、以及亞細亞西部一帶，帖木兒曾命其子米蘭沙鎮守。近来以事被黜罢其职。据聞米蘭沙初奉命鎮守伊朗西部之际，部下領有一軍人馬；又經帖木兒撥来宗王、貴族多人，来此襄助。及其抵塔布里士城不久，神經突然失常；見有房屋，

即令拆毁。后来竟將所有清眞寺，以及公署，皆命夷平。因此若干名貴建筑物，皆遭破坏。及移駐苏丹尼叶，又令拆除房舍；此城內建筑物，亦多遭其殘破。米蘭沙曾进苏丹尼叶堡內，將帖木兒所貯藏之財富取出，分散与侍役和宮宦。此城內原有宏丽之清眞寺及王宮各一座，为前代某王所建，米蘭沙幷此亦加摧毁；建立此寺宮之某王，其陵墓亦遭發掘，尸身擲之于野。⑧

有謂米蘭沙之瘋狂举动，系一种因伤腦而致發狂之病态行为。但亦謂米蘭沙曾于拆除各項建筑物时，有如下之談話："我旣生为世界最偉大帝王之子，保存名城胜迹，不足以增我声誉，莫若夷平之，使此壯举，留我声名于后世。"他旣將若干城市之建筑拆毁，又令重新建筑。但新建者，远不及原物之宏丽。于是米蘭沙又为留名千古，而重將新建者，再加摧毁，幷且推測后人定然如此論他："米蘭沙于生前虽未遺下良好之建筑，然而世界上最美丽之楼房建筑，居然毁于其手。"

最后，其事为帖木兒所聞悉。立从撒馬尔罕动身，星夜赶来其子之鎭守处。米蘭沙接到帖木兒亲身查办之消息，已知事情不妙，乃自縛出迎，乞宥一死。帖木兒在震怒之下，本有將其子处死之意，后經宗王、貴族哀求，帖木兒方免一死。惟罢其鎭守之职，削除其左右倖侍之人，幷將王孙阿卜白克·米兒咱(Eh Bekir Mirza)喚至，謂之曰：

"尔父溺职，尔往代之。"

米蘭沙之長子阿卜白克·米兒咱聞命，即表示絕不夺其父之位而代之，幷代向祖父恳宥父罪，又为其父求鎭他处。帖木兒見王孙不克胜任之神情，乃喚米蘭沙妃之子苏丹·哈里勒(Sultan Halil)至，令其繼任父职。哈里勒毫無推讓，慨然接受。因其平日，即与弟兄爭胜；同时为其父之反对者。倘得机会，即將其父弑害，亦所

敢为，何况此次受任执掌大权，岂肯放过机会。故欣然受命。事既議定，帖木兒卽往征討埃及，阿勒坡(Halep)，以及巴格达等地。及收服各处之后，乃命王孙，卽米蘭沙之長子阿卜白克•米兒咱鎮守。米蘭沙此后遂往依其長子，駐于伊拉克。阿卜白克既守新收各地，对其父極为孝敬，侍奉恭謹。

当米蘭沙瘋狂發作之际，其妃汉則黛(Hanzade)暗中自其身旁逃出，晝夜奔馳，往帖木兒处，告訴其事，將米蘭沙种种行为，全盤托出，甚至將有背叛其父，陰謀篡位之意亦曾道及。帖木兒对王妃之报告，極为重視，当以善言加慰，留之住于撒馬尔罕。王妃自此以后，迄未再返其夫旁。苏丹·哈里勒卽此妃之子，現鎮守亞洲西部。

米蘭沙現年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而肥胖，飯量素称宏大。

---

① 原注：西班牙文上書之为"鎭"，并未称之为"城"，其地或为今日之塔祖赤(Tazaç, Tasaç)之地。

② 鈞注："塔布里士于13世紀馬可波罗过此时，为波斯諸蒙古汗之駐所；至1532年为土耳其人所殘破；此城名或譯为帖必力思(Tebris)，原为波斯阿哲兒拜展(Azerbejin)之都会。791年，哈里發訶侖(Harun-al-Kaşid)之妻，首建此角。旭烈兀殘破报达以后，帖必力思遂为小亞細亞商業及政治之中心。昔日印度之出产，直接运往地中海者，至是遂繞道黑海。阿美尼亞国亡，欧洲人赴帖必力思之道途遂断。"見馬可波罗行紀77頁。

③ 鈞注：贊章之地，元史譯文証补上曾作考証。原文如下：

"贊章，俄圖称此城音如散簪，与元史为近。他国或称生占，在可斯費音西北，与圖形符。帷孙丹尼牙在南，相距不过百里，圖乃东西分别，相距頗远，与今圖异。"見書387頁。

④ 鈞注：苏丹尼叶在元史譯文証补上，則書为孙丹尼牙。其文曰：

"孙丹尼牙，詢之波斯人，謂当作苏而灘尼牙。案'苏而灘'系彼'土帝'称。'尼牙'犹言'都会'，在可斯費西北二百里，卽志內可疾云。蒙古王所建城，見台古塔尔傳。在彼时，为王畿，今波斯犹有此城，則仅一城名而已。"見書378頁。

⑤ 鈞注：多桑蒙古史卷一上有：

"蒙古軍以谷兒只險隘遍国內，不敢深入，遂飽載鹵获。进掠設里汪(Schiruan),

破其都城沙馬乞(Schamakhi)肆掠之。……”見書139頁。

此处之設里汪，卽沙尔温，元史曷思麦里傳作沙兒灣，皆同名异譯。其都会沙馬乞，卽本文之沙瑪黑德。其地在里海西，高加索山以南，而元史譯文証补卷二十六有設里汪条。文曰:

“圖在兀乞八剌之东。案体格力斯河，东有支河，曰呼耳汪，濱河有城，亦曰呼耳汪，元史地名，凡有‘里’字多为‘耳’字音之变，惟‘呼’‘設’二音不合，而圖形甚合。或者西圖，字音变其土語耶?”382頁。

此呼耳汪与設里汪之名旣异，而一在伊拉克境內，一在高加索境内，位置上亦不合，不能混为一談。

⑥ 鈞注: 失剌思与馬可波罗行紀中列为波斯境上之第六国。其注云。

“泄剌失，卽今之失剌思 (Ciraz) 此州可当今之法兒思 (Fars)，或法兒思斯坦 (Farstan)，此城昔日以广大而建筑壯丽著名。”見書85頁。

又元史譯文証补上有文:

“設剌子城名当曰設剌斯，先为法而斯部都城，旭烈兀时，法而斯为附庸之邦，故郭侃傳，刘郁西使記，皆石罗子国，以城名国也。旭烈兀后，法兒斯亡。詳旭烈兀傳。”見書380頁。

⑦ 鈞注: 馬可波罗所經过忽魯謨思 (Ormuz) 时謂为陆上之大城，而元史譯文証补忽里模子条上: 謂島名忽里模子，今录其文如下:

‘波斯海灣口外，島名。应在怯失之东，圖無。职方外紀云:“百尔西亞(卽波斯)南有島曰忽魯模斯，赤道北二十七度”……瀛环志略謂: 波斯东南隅，有惡末嶼，古时海舶互市于此，久巳荒廢，惡末卽忽尔模斯之訛。’見書379頁。

其城地变迁之經过，馬可波罗行紀附注中曾有如下之解釋:

“馬可波罗所到之旧忽魯模思不久为韃靼所残破，其居民皆徙于鄰近之島，島在該城西，1321年时，斡朵里克(Odoric de Porenac)曾在此島見其新城，距旧城約五哩。

“新忽魯模思，建設于1302年，时在波罗归国数年之后。其島虽無飲水，而土含鹽硫，然不久其名望超过旧城，1507年，葡萄牙人 Albuquerque 据之，不久成为大商埸，波斯及一切西方諸国，咸在此島轉运印度貨物，曾以富庶著名于东方。……”見書103頁。

由此观之，明季郑和等下南洋时，所至之忽魯模斯城，乃在島上，已非陆上之大城矣。本書作者克拉維約亦未足履斯土，仅謂忽魯模斯为印度境內之一大城，其时城已移島上。

⑧ 原注: 米蘭沙瘋病之發作及西伊朗鎮守之被黜免事，皆發生于1399年。此后米蘭沙，乃移居巴格达。至于克拉維約之能于旅途中与其相逢之原因，系由于彼来伊朗迎候其过此不久之父——帖木兒，借表敬意，而尙未归去之故。帖木兒之長子，名只汉杰兒(Cihangir)，与哈来茲苏丹之女結婚，及只汉杰兒故去，寡嫂配与小叔，米蘭

沙，后来克拉維約与此位妇人，亦曾会及云。

鈞案：米蘭沙瘋症發作于1399年，帖木兒帝国上，亦曾述及其事。文曰：

"……帖木兒于撒馬兒罕的大禮拜堂建基以后就率兵出發，开始他的'七年战爭'。此役始于1399年9月10日，終于1404年7月，帖木兒首先应米蘭沙之乞援，以兵入阿哲兒拜展，时米蘭沙，因曾墜馬，神智昏乱，仅事游乐，濫用無度，擅自杀人毁物，發掘著名史家丞相剌失德丁的墳墓，將他的遺骸迁葬于犹太人墳园。……"見書45頁。

由上述，可知米蘭沙所掘發之墓为丞相兼史家剌失德丁之墓，并非某王之墓也。

第九章　自苏丹尼叶至尼沙卜兒

6月29日(星期日)我們离开苏丹尼叶，当地官府將馬厩中駿馬备我們乘用。晚間，抵撒因(Sayin)堡。次日，午飯时节过伊恩(In)村，夜宿于撒阿兹巴巴德(Sağiz Babad)。[1]此处渠道完整，流水灌溉附近田园，地势平广。次日(星期三)我們行抵一座最近方被拆毁之堡壘。据云，大約在1月之前，帖木兒率領大軍东去之际，經过此处；当时堡內供应不足，赶往各地征集粮食，及大軍开行，有游兵散勇，来此搶掠，堡壘殘毁，居民亦弃之他往。虽然如此，現在堡壘附近，仍有住戶数十戶，养馬百余匹；住戶皆系本地官吏之家屬。自苏丹尼叶至此間，沿途各驛站上，除有兩处未曾备妥馬匹外，其余各地，皆供应無缺。7月3日，驛站上已經为我們备下坐騎；当日动身，及晚間，行抵沙拉坎(Şahrakan)城。就地方官府所指定之住所，而作停息。

我們正在該处休息之际，有名巴巴篩黑(Baba Şeyh)者之宗王来訪。据謂，帖木兒为眷念我們远来，命他至此宣慰。他慰問之后，并邀往其治所稍作盤桓。在沙拉坎休憩几日，于星期六，換上新备之馬，使团全体又出發上路。夜以繼日的走过一晝夜，至7月6日午間，抵德黑蘭(Tahran)城。宗王巴巴篩黑，正在此迎候。引我們入城下榻于帖木兒曾駐蹕之官邸。此处为本城最宏丽之府邸。星期一清早，巴巴篩黑即亲自来邀請，赴其公館之宴。其住处，距寓所不远；特命人备大轎一乘，迎接而去。我們至其府邸不久，埃及使臣亦被接来。埃及使臣与我們一路同行，所以也在被邀之列。巴巴篩黑为此特排盛宴，以饗远客；杀馬31匹以供食。馬

头亦經洗净燒炙，列为食品。宴罢，巴巴篩黑謂：德黑蘭附近有帖木兒之駙馬，駐軍其間；使团一行在行前，应往一訪，因駙馬亦曾奉帖木兒之命招待外宾。自巴巴篩黑处辞别之际，蒙其贈本人錦袍一襲，帽一頂，幷謂：饋贈之物，应視为帖木兒結好西班牙国王之表征，而請予接受。

德黑蘭之城广大，四周环以牆垣；城內各項游艺娛乐場所皆备。定居其地，最为安适。惟气候不甚佳。德黑蘭位于剌夷境內；剌夷之地，面积广袤，土地肥沃，鎮守其間者，卽前面所述，將往拜訪之人——帖木兒之駙馬。自苏丹尼叶至此，一路多为平原，人烟稠密，气候溫暖，益于健康。

星期二晚間，自德黑蘭起身，出城不逾20里，見右方有旧城之遺迹。据所遺之痕迹而推断，昔日此城定然壯丽。目下城址上，仍存有碉楼多座，此卽旧日之剌夷城。②

昔日剌夷为此区域中最宏大之城市；然而今日，橫臥郊野，变成一堆瓦礫。

星期三，我們行抵拉那咱(Lanaza)山，再翻过几道山嶺，卽可至帖木兒駙馬駐軍之地。午后，离开拉那咱，晚間露宿于山野。

7月10日(星期四)午間，迎面有騎者多人馳来，告知我們，駙馬卽在前面大营中等候。我們稍为等候埃及使臣，以便同往謁見。

等候片刻，埃及公使卽至，于是一同前往駙馬駐軍之营地。下馬之后，先入特备之帳內休息，以候駙馬召請。不足一小时，卽蒙接見；駙馬命我們于对面落坐，为表示欢迎貴宾起見，特备洗塵宴。宴罢，我們退返帳內歇息。次日，早晚兩餐，皆与駙馬同处进食。返帳幕之后，又蒙其饋贈許多犒賞之物及食品，羊肉等。至第三日，仍被邀往同餐，席上菜品丰富；飯后，駙馬詢及所携来貢品情形，幷謂：曾奉帖木兒之命，先將貢品檢視一番，逐件点收，选派專

人，先行送往帖木兒处。我們当將所携帶貢品交付，由他遣人送往。此时帖木兒正在返撒馬尔罕之途中。

貢品点交之后，駙馬命备馬送客。我們辞行之际，駙馬饋贈使团綉袍数襲，另外贈本人良馬一匹。此馬为韃靼斯坦之名駒，并且經用韃靼人方法閹过，又贈我短衫一件。駙馬名苏利曼·米兒咱(Sülemen Mirza)，为帖木兒最寵信人物中之一。其大营扎于一片草原之上，四周环山，为夏季避暑之胜地，山名拉洛(Lar)。

按苏利曼·米兒咱之妻，即帖木兒之女，其大营建有帳幕 3,000 座之多，[3] 帖木兒之孙，苏丹阿哈麦特·米兒咱，亦隶屬其下。阿哈麦特·米兒咱年紀尚輕，現抱病未愈。此位王孙，[4]即帖木兒派来之專使，轉达將使臣之貢品送去之命令者。王孙見貢品之珍奇，不胜爱慕，有留下最喜悦之巨鷹一头，以为己有之表示。并謂:“即使其祖父帖木兒知悉，亦不至怪責。”駙馬苏利曼·米兒咱在側，亦附和其要求。我們当以“貢品应亲献与帖木兒者。其中又系珍奇稀貴之物，价値連城。除呈献其本人外，其他任何人皆不敢私相授受。”作答，王孙見如此答复，仍不甘心。并遣人来告:“王孙虽系青年，卻果敢异常，素为帖木兒所鍾爱，近以臥病此間，頗为憂悶。倘使团能投其所好，使帖木兒聞之，亦定能喜悅”云云。据聞王孙于安哥拉战役中确曾奋勇作战，当时帖木兒曾命侍衛队伍，一律上陣，彼时青年之王孙任侍衛軍中官長，独留未遣。王孙頗为不耐，因向祖父請求参战，决不坐观。帖木兒尚未表示允可之际，王孙憤極，將头盔擯于地上，出营縱馬入陣，而竟亦头奋战終日。

7 月 12 日（星期一）正欲离开苏利曼大营之时，使团随員哥莫斯撒洛澤忽然發热不适；我自己并未覚到不适，而随行之西班牙人中，多有患病者。当时与苏利曼商議处置办法，他以为患病各人，最好留于其地調治，不必出發，以免病势加重；一俟病体痊愈，

再随后赶去。我們对其主張，極表贊同，乃留患者七人于其地；其中有教士偕来之从人，及侍衞官撒洛澤之侍兒，皆經送往德黑蘭医治。俟將来返国时，再携之同行。后来我們于归途，將此数人領回，但其中有二人已死。

自苏利曼·米兒咱大营出發之夜，露宿于一河岸。7月14日(星期一)行抵菲盧茲魯哈(Feruz Ruh)堡，休息。于其地获悉帖木兒于12日前过此地，向撒馬尔罕而去。帖木兒曾吩咐沿途官吏，轉告我們，不必疾行追赶，俟其抵撒馬尔罕之后，方能召見。帖木兒之目的，在使我們观光其名都撒馬尔罕之盛况。此城为其首先据有之地，同时計划建設之为超越其他各城之名都。撒馬尔罕經帖木兒于屡次胜利中，將其卤获之財富，来此充实之故，目下已不啻一座宝庫。

菲盧茲魯哈堡，于帖木兒經过时，横遭摧毁，已被夷为平地。于我們行抵菲盧茲魯哈堡之15日前，方为帖木兒所毁。其原因如下，菲盧茲魯哈堡，原为帖木兒所最寵任之將伊思坎德篩黑(Iskander Şeyh)所鎮守，帖木兒曾付以治理城堡及左近土地之任。不知何故，伊思坎德篩黑啓帖木兒之疑猜，竟遭拘押，解往撒馬尔罕。此事發生后，有堡內守卒，將帖木兒之部屬某人，幽禁堡中。帖木兒聞悉大怒，亲至堡前，督率將士，圍攻該堡一月之久。堡內守軍士卒，見大势已去，徒抗無益；于是黉夜乘將士不备之际，潛行逃散，其余皆为帖木兒所获。按菲盧茲魯哈堡，極为坚固，具牢不可破之形势。倘堡內拥有相当数目之兵力，則万無攻入之理。堡牆依絕巖之山势而建，四周与群山分隔，山堡內土地平曠，所有边緣之处，皆立有垛牆防守，其內为堡民之街市。边牆之上，又叠起城垣兩層：下層为居民住房，上層則为堡壘。以此，坚固难拔。菲盧茲魯哈堡壘之各層，皆修有防御工事。此外堡中积有軍民足用之糧食，又有

甘泉，足供汲水。堡外河水环繞，河面上非架設桥梁，难以飞渡。

7 月 11 日（星期二）天方破曉，我們离菲盧茲魯哈堡，夜間露宿于野。星期三之夜，亦如此。因兩日以来，沿途上未曾遇到一座村落，道路坎坷不平，天时酷热，身旁所携之清水，亦已告罄。直至星期四午后，方行抵阿胡溫（Ahvan）城，此位于河畔之大城，原有堡壘兩座，左右翼衞，最近已遭拆毀。同日，自此間續前行，黄昏时抵达姆岡（Damgan）城。此城建于平川之上，有土牆环繞，城角有堡一座。达姆岡城隶于麦德（Med）境，为西伊朗东境之边城。是日正遇炙人之热風吹来，其热熾之烈，似来自火獄，触人欲燃。所携之巨鷹数头，其一已因热而窒死。

距达姆岡城，約有一擲石远之地，見有土塔兩座。塔之四面，皆由灰土塗抹，其中系人骷髏骨所堆成。其旁与此相同者尚有兩座，但已經拆毀傾倒，此中骷髏，皆系白羊朝人（Ak Koyunlu）之遺骸。此族人向来游牧小亞細亞及叙利亞之間。帖木兒破西瓦斯城后，委弃之而去大馬士革之路上，將此族战敗，尽数俘获。嗣經遣之来此人烟稀少之达姆岡一帶。白羊朝人举族移居至此后，复犯其游牧民族之習性，不时四出刦搶，潛行西移。恰遇帖木兒率領大軍，自西方归来，行抵达姆岡，見白羊朝人如此难馴，尽收其众，斬杀多人，即命积其尸身为巨塔四五座。此类骷髏塔之建法，系叠积死尸为数層：中隔以磚石，逐層叠聚，遂成巨塔。据傳，某日帖木兒曾令一俘虜往杀某白羊朝人，不料俘虜誤將所遇之一白羊朝人杀害；于是白羊朝人群起报复，与俘虜發生冲突，3 人一堆 5 人一处的互击。据云，如此反复仇杀之結果，死亡有 6 万人之多。达姆岡居民，常見骷髏塔冒出火焰，夜間塔上之磷火，明亮如灯。

行抵达姆岡以来。休息数日，至星期五晚間，方自当地官廳中領来馬匹，終夜馳进。星期六清晨，行抵一小村，以天气炎热，晝間

乃息于村中，夜間續行。

7月20日（星期一）早6时，行抵百斯坦姆（Bestam）城。此地有名阿那可拉（Anakora）之韃靼貴人迎候。此亦系帖木兒所遣来之使者，專負照料使团人員之責。行抵此城之际，舒适之宿处，早經备妥。使团一行人員，皆沾染时疫，身感不适，未能赴其邀宴。貴人聞悉此訊，乃来問病，并將食物、果品等需用之物，遣人送来寓所。

阿那可拉于飯后又来邀請，并謂："曾奉帖木兒之命，应于皇宮之內，大排盛宴以示款待，并有饋贈哈达等之典礼。似应遵其命，逐一照办。"本人当以病体支离，势甚沉重，坐立为难，万难应命赴宴，尙望其海涵等語，遣人辞謝。惟此位貴人，堅作邀請，不得已乃派随行教士代本人一行。及教士赴宴归来，果然携至所贈之哈达兩方。按此間風俗，非在極盛大之宴会上，絕無賜哈达之礼。凡受賜之人，必須向之行三鞠躬，以示对帖木兒謝恩。

随行之教士代表使团赴宴归来不久，阿那可拉已命人备好馬匹，請一行人立刻啓程上路。因帖木兒曾有疾行之命，須星夜赶来撒馬尔罕。我們当时以各人病势沉重，至少亦需作二三日之休息为言。据謂："無論病势如何，片刻不得休息，务請疾行"，并謂："帖木兒倘若聞悉在路上容許我們停留，定然获譴，甚至被处死，亦未可知"。豈知我輩患病之人，周身發热，难过要死，身体已在馬上坐立不住。乃取立枕夾置身前后，以免倒下。用此种方法安頓后，患者方能乘馬前行。一路晝夜兼程而进，次晨行抵一荒村。又行一日，于路上見一行館，系备行旅休止之处。沿途上，迄未見一村落。以其地气候極其酷热，而缺乏泉水。所有路上飲用之水，皆系自行館中取来。

7月22日（星期二）行抵热拉姆（Jağram）鎮。天时依然炎

热，此鎮位于山坡之上，修有溝渠，以引山水。鎮內有堡壘一座，矗立中心。去冬此間降雪甚厚，至夏溶化，山洪爆發，將鎮上建筑冲刷近半。田亩亦为积水所淹沒。近二日来，道路尙为平坦。热拉姆鎮上人士，除备丰富之膳食外，幷代备新馬匹，以便我們飯后立刻就道。阿那可拉亦一路陪行因此逢村遇站，莫不立刻备飯換馬。帖木兒于其汗国內，遍設驛站，备置馬匹，以供換乘。較大之驛站上，常备良馬百匹，多至二百匹。此去撒馬尔罕，一路之上，皆是如此。为供給各驛站人員之需用及飼养馬匹起見，各站旁建有館舍。帖木兒之使者，每至一驛，立將原馬交与站上更換新騎，繼續前进，驛伕伴往下站，將原馬領回。万一馬匹在途中疲乏或倒斃，使者卽自路上所遇之騎者，借用坐騎，賡續前进，絕不中止。

按驛站之規定，帖木兒之使者，于路上倘有需用馬匹之处，迎面遇有行人，無論地位高低，卽屬宗王、貴族、抑或行商走販，只須提出商借之請求，对方必須下馬借与。不論为誰，对此种义务，皆無推却之余地。倘有迟疑，或竟予拒絕时，卽有被斬首之危險。使者于途中借到之馬，馳至附近驛站，再更換他騎。

一路之上，我們卽如此換馬前进。途中遇有急需馬匹之际，迎面来者，卽屬皇太子，其扈从亦应下馬，將坐騎換与往覲見帖木兒之人。帖木兒不仅于赴撒馬尔罕之大路上施行此項制度，卽汗国其他各道上，莫不如是。以此，驛站与邮傳使者，随地可見。其作用在使各地消息灵通，而帖木兒之巡吏，晝夜活动于四方。帖木兒幷未限定其驛使晝夜奔馳，只規定每日行程为50程(Fusah 每 Fusah 約合10华里)。如此已足令其使者，不敢稍怠。故途中坐騎，卽使因奔馳过度而猝斃，亦所不惜，因帖木兒所最注重者为迅速。

帖木兒以撒馬尔罕境內辽闊，难以监察，因于各地遍立碉楼，其間距离10里卽有一座；幷命察合台人各就駐所，每日巡查10

处，或12处，以防守卒疏怠。察合台人称之为毛拉（Mola）。沿途曾見此类碉楼多座，蒙古人之里，其長度較西班牙人所通用之里約長一倍。帖木兒之急遞使者，每日所馳之远，若非亲睹，定难置信，因其拚力奔馳，初不顧及馬力为如何也。帖木兒所規定者，为每日須行500里，但使者往往超过此限，晝夜不息。有时达六七百里，倘遇馬匹倒斃途中，立將其皮剝去，將肉卖出。因此道旁，死馬遺骸，随处可遇。其数目，若加統計，定然惊人。

抵热拉姆之次日，仍繼續馳进，晝夜不停，一意疾行。我們亦曾商議，稍作停息。而随行之引导，却促我們赶路。日間之炎炎，固極难忍；夜間之酷热，依然熾烈。間或热風吹来，炙人肌膚；随員中之侍衞官撒洛澤，因气候不适，及沿途上奔馳之疲劳，今晚病倒。这位可憐之同仁，病势沉重，而不得調攝；終日奔馳于荒旱之路上，滴水不曾入口。沿途既乏泉水，又不暇休息。仅能于飲馬之片刻，稍事恢复体力。星期四，終日奔馳于荒寂之地。夜半方抵伊思凡拉茵⑤（Isferayin）城。此城之建筑整飭，地方广大，私宅、公署、清真寺等，頗为壯丽。惟目下居民稀少，寂凉不見人烟。行抵此間，仅作片刻休息；用过飯，卽在夜半換馬就道。次日为星期五。午間入一荒村，居民自10里之外，端来飲食。午后續行，夜間奔馳于平原之上，及7月26日为星期六，抵雄壯之尼沙卜兒城。⑥

尼沙卜兒城外，周圍10里，皆系果林田园之地。有帳幕400座，此間之帳幕，与普通者不同，尽系黑羊皮所制。所居皆游牧民族之庫尔特（Kurt）人。此族向居帳幕，而不定居城市；無分冬夏，逐水草牧放为生，其畜多牛羊之屬，且拥有駱駝3万头，以本省境为牧地。每年向帖木兒納駝3,000，羊1万5千为賦稅。庫尔特人以帖木兒允其在省境內自由牧放，每年虽有若干之輸納，亦感滿意。使团行近其帳幕时，有头目出来欢迎，迎接众人入一大帳內落

坐。当由侍人捧过牛奶、黄油、面包进食。此为該族人待客之礼。飯后辞出，进尼沙卜兒城来。当日随行侍衞官撒洛澤，病势加重，不能乘騎，所以暫时留居于一村中靜养。

尼沙卜兒城，处于一平川之上，城外由园圃、树木、房屋所环繞，地方官府，引来众至一美丽之住所內。又有各首長送来各項应用物品。食物与果类，亦在其列。其地所产甜瓜，旣大且甜，口味極佳。此外，美酒亦有出产，尼沙卜兒城守，对外宾除作上列之招待外，并贈使团人員以衣袍数襲。据謂此系奉帖木兒之命，于使团經过时，設宴献哈达，及代备馬匹等。

于距尼沙卜兒城尙有50里之處，曾遇帖木兒軍中統將一員，名馬洛雅約(Malyalyoğa)，亦为帖木兒派来迎使团之官員。馬洛雅約見我們走来，卽进前致候，并沿途代为照料一切，及聞随員中之侍衞官撒洛澤因病不能成行，立刻亲往村中探視；彼时撒洛澤已因病瘦弱不堪，难以起立；他乃为之备担架一付，由差役数人，肩抬而来尼沙卜兒。統將为救治我們的同仁，曾用尽方法，延請城內名医診治，惟病势未見轉机，撒洛澤不久去世。

尼沙卜兒城內广大，各項消遣場所皆备。此地又为麦德省会。著名之宝石矿，卽在此处。伊朗境內，虽产宝石，終不及此地所产者优良。尼沙卜兒城內，人烟稠密，居住此城頗为安适。麦德省境。卽止于此。过此，卽入呼罗珊境。其地亦辽闊广大。

---

① 原注：著者所述之撒阿兹巴巴德(Sağiz Babad)究竟所指为何处，此时已难考証。或为松枯拉巴(Sunkurabad)亦未可知。因其地与克拉維約所列举者極近。

② 原注：剌夷(Rey)城，旧日曾为伊朗北部之都会。及1220年成吉斯汗之軍队侵入伊朗时，焚杀搶掠，肆意破坏，剌夷城亦遭拆毁。自此之后，德黑蘭代之而兴起，Kaçar 人統治伊朗时，卽以之为都会。

③ 鈞注："帖木兒有一女名苏丹•巴黑愓(Sultan Bakht)，嫁給速来曼沙。据本阿剌卜沙書所云：'公主性同男子，而頗厭惡男子。'(見帖木兒帝国90頁)按卽系嫁与苏

利曼·米兒咱之公主。”

④ 原注：此位王孙为帖木兒次子奥美·篩海 (Ömer Şeyh)之子，其父已去世，王孙此时年方十七岁。

⑤ 原注：伊思凡拉茵(Isferayin)城，为介乎热拉姆与尼沙卜兒之間一片平陆之省会。昔日为一重要之地，其城經蒙古人破坏而告衰落。現已無遺迹可寻。按热拉姆与尼沙卜兒之間，距离为180哩，伊思凡拉茵城正位于中心。

⑥ 鈞注：尼沙卜兒于元史譯文証补上有乃洗不耳条，原文如下：

“乃洗不耳，圖無。审音考地，必是曷思麦里傳之你沙不兒。本紀之医察兀兒，亲征录上之你沙兀兒，在徒思西。明史坤城傳后有你沙兀兒。”見書391頁。

第十章 离开尼沙卜兒

7月27日(星期日)，我們从尼沙卜兒啓程，繼續前进。夜間經过一座荒寂而不知名的村庄。及星期一，行抵一寬大的城池，名凡尔坡(Ferbur)，城中居民，泰半逃亡他处。其原因，是在12日以前，帖木兒率領大軍路过此間，大肆破坏，人民畏惧而逃。

虽然如此，城中留下未逃的居民，对我們卻招待得很周到。备下宿处，設宴款接，并献哈达。此城四郊之农田，已告荒廢。天气炎热已極，而我們仍攢程进發。晚間，到阿西奎(Asikör)城。休息数小时后，又登程赶路。次日午間，抵奧哈汉(Ohahan)城。7月30日，我們受該城盛宴招待，飲膳之外，其他一切所需之物，皆供应無缺。

在此城内，遇到帖木兒幼子沙哈·魯① (Şah Ruh)所派来的使者。据云:“太子沙哈·魯邀請使团，至其鎮守之地，稍作盤桓。其鎮守之地，名哈烈② (Herat)城。距此間約300里之遥。太子沙哈魯为延見使团，准备盛大欢迎。为外宾安适起見，不惜破費一切云。”我們接到这样的邀請，当时卽与帖木兒的專差馬洛雅約商議，如何答复。商量的結果，作下列答复太子的使者:“我們因为已經奉到帖木兒的直赴撒馬尔罕中途不得勾留之严命，未便擅自变更路程，其不克往謁，尙乞太子原宥云。”回复来使之后，遂卽动身到麦什特(Meşhet)城。此处卽伊斯蘭教先賢伊瑪目李查(Imam Riza)墓地。伊瑪目李查卽曾被封为苏丹呼罗珊(Sultam Horasan)者。其先代为穆罕謨德之后裔，为地方人尊为大賢，墓建于城内之最大拜祀寺内。墓頂鍍以白銀，四边鑲以琉璃之屬。終年有外方伊斯蘭教

徒，来此参謁。曾謁过此墓之人，深为伊斯蘭教中人所敬重，見之者輒取其衣角而吻之。因为此輩，已被認为曾朝聖地者。我們行抵此城时，亦一度参謁伊瑪目李査之墓，后来我們踏入伊朗国境，行往各处之际，皆被称为“朝过麦什特城之人”，見者莫不爭引我們的衣角而一吻，我們之参謁过教長墓，居然也似获得一种荣誉。

7月底，离麦什特，晚抵突斯(Tus)③城，該城位置，仍在呼罗珊境內，建筑極为美丽。其美丽处，为自苏丹尼叶城以来所仅見者。星期四，駐在此城，稍作休憩。因为下段路程，極易使人疲劳。从突斯过去，須穿行一段沙漠地，通过此段路，極費气力，沙漠之長，約500里；中間不見寸草，所以旅客在行前，要为馬匹备下飼料方可。晚間，諸事齐备，乃啓程进發。直至星期五早晨，方停止，整夜皆在行进。星期五及星期六兩夜，亦在赶路中过去。8月2日(星期六)方得重見草野，此处已見有人耕作。有河流名那支阿卜(Naci Âb)，灌溉其間。河岸之上，扎有無数帳幕，此系帖木兒的本族察合台人的营盤。察合台人，随营牧放羊、馬、駱駝之屬，并以之为居处。在此处遇到一位帖木兒派来的宮內人員，来迎接我們。他随身携来良馬多匹以供騎乘，由于帖木兒的厚待，处处皆予我們以便利，供应我們所需要之物品。来使名米兒咱·包咱(Mirza Bozar)，他代帖木兒慰問我們，并謂奉命引导我們到撒馬尔罕。馬洛雅約至此，本可交卸責任，將职务推讓与米兒咱·包咱，而自己轉回去。但是馬洛雅約并沒有离开我們，他仍然率領随从人等陪伴在側。

每到驛站停息之际，我們取用已备下的一切飲膳，及所需之物。有时并承饋贈以果品。每次停馬入站之际，立刻有人走过来，照料牲畜，守护物品，惟恐有失。因为倘有怠慢之处，引导人員，立加重刑。

作我們导引之官員，不論到城市或乡村，先將当地官長喚来，对他發号施令，并且說明系奉帖木兒之命，如此办理。当地官員，奉令后，莫不迅速执行；倘有迟誤，皆不免受一頓痛打。無論城市或村鎮之負責首長，奉命办事，偶有延擱，立刻被提到市集上，当众受責。此地之波斯人，向来头上纏以头巾。韃靼人則素来討厭此項裝束。所以見有纏头巾的波斯人，卽將其捉住，先拆开纏布，用布將其頸系在馬鞍上，然后施以鞭打，以懲治他們。因此有許多乡下人，每逢見到帖木兒部下的人走近，立刻轉身卽逃。其畏惧之情形，有如畏惧魔鬼一般。卽使在街市商店內作生意之商人，一見帖木兒之公差經过，莫不立刻关閉店門，藏匿起来。或者逃往家中，一边逃避，一边知会他人道：使者！使者！其意表示帖木兒的使者来到，大家从速躲避。实际上講，帖木兒之使者降临任何一地，对当地人确为一件不祥之事。因韃靼人之殘暴行为，亦無殊于魔鬼之使人畏惧。韃靼人逢村入鎮，捉到头目人，絕不講礼貌，或作客气話，滿口乱罵，任意而为。

我們同行的一队人中，除去西班牙使团人員外，尙有埃及公使；在菲盧兹·魯哈（Firuz Ruh）城与苏来曼·米兒咱会晤时起，卽同在一起走，現在仍然在一队中前进。路上各地人士，招待我們的情形，旣如上述，而韃靼官吏的一切行为，亦略如前述。

帖木兒的部屬奉令办理政事之际，为求迅速完成起見，不顧一切，任何殘暴手段，皆敢施用。甚至为加紧执行命令，而杀害人命，亦所不惜。因为这样，所以与他們相处得来之人，几乎沒有。凡奉有帖木兒命令办事之人，权力極大。可以任意發号施令，無人敢加阻止或拒命。甚至任意傳喚軍队中的將領来供其驅使。因其权力漫無限制，所以人人畏聞帖木兒的使者之名。我們一行人等抵泰芝尼（Tecini）城边，过察合台人营幕之际，引导者米兒咱命察合台

人为我們备肉食、米飯、乳及黃油之类飲食。不大一刻，这些食物，皆送到，并且饋贈我們許多甜瓜。

此間所产之甜瓜，量多味美；我們承察合台人以此名产享客，極为高兴。察合台人，至今仍过游牧生活，終年居于帳幕之內；冬夏迁徙各地，常擇一安全而易于防守之地，張立帳幕。夏季多居于近河灘而平坦之地，在該地播种麦、棉，栽培瓜类。他們所培出的甜瓜，体积之大，味道之美，可以称甲于世。察合台人的食品中，还有一項为人所难忘的，就是以酸奶子煮胡蘿卜，别有滋味。

冬季，察合台人移居到气候溫暖之草地。帖木兒之軍队，亦是如此，無分冬夏，总是生活在草野上。現在察合台人，已經沒有对敌人襲击的畏惧；所以他們不必如往日一般，聚在一处。

帖木兒自己，也随同大軍各处迁徙，其余的皇族、扈从人員、后妃、以及嬪妇、亲屬等，跟附在后，随行至各处。他的时光，便这样排遣过去。此族人生活，若概略言之皆是如此。韃靼人常拥有大批牲畜，其中有駱駝、馬、羊，但是牛的数目極少。

每逢战事一起，帖木兒即征調民兵。应征之人，則携帶畜群，家私及妇孺，全体而至。妇人及兒童，追随大軍之后。馬匹及牲畜之屬，充作軍需及軍食。帖木兒即以此項队伍，建起丰功偉業，获得無数次的胜利。韃靼人本为最勇猛之民族，習于騎乘，精于射击；飲食上毫不講求，倘获有丰富饌食，則尽量狂啖，有开腸破肚之势。飲食偶有缺乏之时，啖肉飲酪，亦足以支持很長时間，不覚飢餓。亦不以面包为必需品，肉、乳兩項，足以維持生活。韃靼人可称为世界最能忍飢耐寒之民族，不得已时仅飲阿伊蘭（Ayran），亦可度日。阿伊蘭之制法如下：用鉄鍋一口，內注清水，下加溫火，不俟水沸，即將冷水化开之酸乳干，放入鍋內，与溫水攪合。稍增溫度，即成含有酸味之阿伊蘭。其次將圓塊酵餅，投入鍋中，俟火

热水沸，再撤下，冷卻，裝入罐內即成。此类乎稀粥之飲食，韃靼人視之如命。仅仅飲此阿伊蘭，虽無肉食及面包可寻，亦所甘心。他們每日飲食，大略亦不过如是。韃靼人，不用柴取热，所用皆兽粪，称飯食为阿失(Aş)。

星期日，我們离开叆斤(Ecen)河岸，晚間宿于一大商館內，次日將經过一段荒野之地，不見居民。于是我們先在落宿之处，喂好馬匹，并且作充分休息，以备行下段120里之荒路。白晝馳行一日，晚間換上坐騎又行，夜間热度未減，仍得續行。而沿途不見水源，我們口渴难忍。次晨仍前行，午后3点左右，因为口渴，不得已停住。所乘馬匹，因飲不到水，已疲憊欲死。我們一行人也与馬匹之处境，相差無几。同来之教士的侍童，牽馬向前溜行之际，忽然發現一条小溪，立刻提水給我們送来。經他的發現，方將我們从死亡中救出。

日落之际，我們行到一片草野。見麦尔噶布(Mergab)河，流經此間。岸上扎有察合台帐幕多座。我們即在此处下馬，休息一夜。次早上馬再前行，抵一大商館。館內官用馬匹，皆系察合台人經管，当承他們照护，就在館內用飯。乃稍作休憩，午后換过馬匹，継續登程。傍晚續行兩小时后，抵察合台人之一座軍营，夜間宿于帐內。次日为星期四，續行，晚宿于一村庄內。星期五，沿麦尔噶布河行，路中遇有察合台人，曾作訪問。并在帐中休息，換过馬匹后，仍續向前进發，夜間露宿郊野。

8月9日(星期六)，我們停在撒罗噶·素克哈撒(Soloğar Sokrhasa)休息一日。此地有一为韃靼人所最崇敬之伊斯蘭教学者，不久之前逝世，遺下幼子二人。帖木兒允加扶养；大軍过此时，木帖兒又亲来慰問。現在已將此二子，携往撒馬尔罕宮廷內，施以教育。此学者系出名門，素为人推重。逝世之后，二子即随同帖木兒

赴撒馬尔罕。所遺土地財产，留归其妻掌管。

此地以濱河近水，四周田野，皆引水灌溉；所辟花园，亦極美丽。我們停住此間之日，受当地人士盛大的欢迎；学者家中人，亦曾来拜候，供給我們一切需要之物。除陪我們同席外，另外又宴請我們一次。当晚，换上新騎，前行至察合台帳幕，宿了一夜。次日（星期一）黎明时卽出發，疾行一晝夜，越过一片沙漠。

途中所經各地，若遇到帖木兒軍队时，一切需用，亦可向軍中索取；不論飲食，或其他当要之物，皆能供給；卽使馬匹的飼料，也由他們备好。

8 月 12 日，晝間在一平原上之商館內，稍作休憩。晚上，换馬續行。不久，卽抵安胡叶（And Huy）城。此处为帖木兒所派之引导米兒咱·包咱的封地。安胡叶城，位于伊朗境之鄰邦塔吉克（Tacik）境內。此地居民，所操語言，与波斯語大不相同。城中人士，見我們来临，曾作热烈的欢迎。于是我們从星期四起卽停留此間，終日忙于酬酢；曾飲到安胡叶的名酒，参加当地人的盛宴。安胡叶城建在一片平原上，城外花园、葡萄园、果林、連亘 20 里之远。园艺特别發达的原因，是由于有儿道河流，皆匯聚于此，足供灌溉。

星期四晚間，动身离开安胡叶城。夜宿察合台人之营幕中。

察合台人，因帖木兒之扶植，遂在一般人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随地牧放牛羊，到处可占地耕种，無分冬夏，随意迁徙各地，不受任何限制。此族人邀免各种賦稅，但是有服軍役的义务。他們大多数任职于帖木兒之侍衛軍，負保衛他个人的安全、防御外方襲击的責任。此族人尙有一特色，卽男子虽在服軍役之际，仍可挈携家小，保有自己的牲畜，不离身边。遇有战事，則妇女兒童，追随大軍之后而行。其族妇女往往將幼兒放在馬馱內，而馬馱則紧系在馬鞍上。妇女乘馬随大軍之后，毫不以为苦。騎坐自如，甚至

有携兒同乘之时。貧苦之家，多搭乘駱駝，則不免受苦。因駱駝之行走与馬之步伐大不相同。

近来我們在路上，每日午后稍作休息，而晚間住宿于察合台人帳幕內。星期五午間，行抵一村，用过飯，当晚宿于一座大城內。可惜將城名④忘記，城之四周牆基仍在，房舍等已經破坏不堪。

不过，此間有壯丽的礼拜寺及楼房若干座，巍然犹存，并且仍有人居住其間。星期五晚上，住在这里。星期六繼續登程。城中人士，亦曾饗我們以丰富的飲食。

換上新坐騎后，出發至晚，又望見帳幕，卽住在察合台人幔中。星期日早晨，換过馬匹，在午后上道，一路热風吹人，使我們不得不屡次下馬暫避。天气又酷热似火，所經的道路，系一片沙漠；烈風挾热砂吹来，炙人肌膚，風沙吹过使我們迷失道路；米兒咱乃派一随行之察合台人作向导。

最后，多賴上蒼之佑，終于进抵阿里·阿巴德（Ali Abad）城。停于此間，以待風息。晚間，到烏什（Uş）村，卽在此下馬。

同夜，仍繼續前进，至8月18日（星期日）抵巴里黑（Belh）⑤城；此城寬大，四周有高約3丈之城牆圍护，城內尙有堡牆兩道；外牆与第一道城堡之間并無建筑，系种植棉花之田地。第一道城堡与內堡之間虽有房屋建筑，但不繁盛。至內堡中，則人口稠密，房屋紧凑。巴里黑城之防守上，極其坚固。城內居民，为欢迎我們起見，除供給种种需用外，临行时，贈送每人馬一匹，哈达一方。

星期四，行至阿卜⑥ 阿姆河（Abu Amu），或称之为細渾河（Ceyhun）的一条大河边。河面寬約10里，水流甚急。河流經过一片大草原上，所以水色混濁。冬季河水淺涸，系由于山上积雪冻住，尙未溶化之故，水源不暢。但至4月間，河水立刻高漲，漲滿之期，前后約4个月之久。其中以夏季数月，水漲漫溢，为害最烈。

甚至远距河岸約10里之遙的一座村落，也为此河水所淹沒。阿姆河發源于阿富汗，經撒馬尔罕平原，及韃靼境內，最后注入里海，这条河構成呼罗珊与撒馬尔罕間之天然界綫。

---

① 鈞注：沙哈魯为帖木兒之第四子，生于1377年。及1402年克拉維約过呼罗珊时，彼正坐鎮哈烈。曾延邀克拉維約，未果行。后鎮呼罗珊全境，于帖木兒死后，討平各部爭乱，繼任汗位，歿于剌夷州（1447年）。此汗勇敢而爱和平，务求与鄰国維持友好，奉中国为上邦，入貢于明。延致学者，修复帖木兒所破坏之城市。明史有沙哈魯傳。

② 鈞注：明史有哈烈条云：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尔罕西南3,000里。去嘉峪关2,000余里，西域大国也。元駙馬帖木兒，旣君撒馬兒罕，又遣其子沙哈魯据哈烈。洪武时，撒馬兒罕及別失八里成朝貢。哈烈道远不至。25年，遣官詔諭其王，賜文綺綵幣，犹不至。28年，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携士卒1,500人往，为撒馬兒罕所留，不得达。30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陳德文等往，亦久不还。成祖踐祚，遣官齎璽書綵幣，賜其王，犹不报命，永乐5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諸国，說其酋長入貢，皆以道远，無至者。亦于是年始还。文，保昌人，采諸方風俗，作为詩歌以献。帝嘉之，擢僉都御史。明年复遣安齎書幣往哈烈，其酋沙哈魯，把都兒遣使随安朝貢，……其国在西域最强大，主所居城.方10余里。壘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虛空数10間。牕牖門扉，悉雕刻花文，繪以金碧，地鋪氈罽，無君臣上下，相聚皆席地趺坐。国人称其王为"鎖魯檀"，犹言君長也……城中筑大土室，置一銅器，周圍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学者，皆聚此，若中国太学然。有善走者，日可300里，有急使傳，以前走报。俗多尙侈靡，用度無节，土沃饒，节候多暖少雨。……"書332頁。

又明陳誠曾使西域，于其西域番国志內，記載哈烈極詳。

③ 鈞注：突斯(Tus)，元史譯文証补上亦有途思条：

"案本紀：拖雷克徒思当卽途思。此为西域孔道名城。唐时哈里發哈而侖葬墓于此。蒙古西来，發其墓，城亦被毁。元太宗时，蒙古官庫而古司重建。地当在巴达克山之西，当屬不賽因，今大典圖乃在东北，而屬篤来帖木兒，豈葱嶺西南近地，别有途思城耶，無考。"此处之名同，而地不符。

④ 原注：此城或卽沙坡干(Ṣapurkan)城。

⑤ 原注：巴里黑城，早經殘毁，其地距离阿里衣冠塚(Mezar Ṣeref)处不远。按土庫曼人曾有为伊斯蘭教大賢阿里建立衣冠塚之說，而阿里之原墓，則在庫法(Küfe)云。

又鈞案巴里黑城之名与元史譯文証补之巴里黑条同。今录之于后:

"巴里黑,圖在东界。即本紀班勒紇。察罕傳板勒紇人。西游記作班里,缺"黑"字音。西游录作班城,并缺"里"字音。今俄圖称巴而黑。他国地圖,或称巴而克。明史坤城傳后,亦有把力黑部。"書 393 頁。

又据馬可波罗行紀上所載,此处为一名貴大城,昔日尤形重要。然經历韃靼人及他种人之残破,昔日之美丽宮殿,以及大理石之房屋,已不复存。据城人云:亞历山大取阿留士女为妻,即在此城。……今并將其附注录后:

"巴里黑是阿富汗斯單北部之一城名。处阿母河南,約 60 公里。此河古希臘人名之曰烏滸(Oxus)。蒙古人名之曰質渾(Djihoun)。昔日此城,是大夏(Batriane)之希腊王都,頗著名于当时。曾以世界最古之城自負,亞洲人名之曰:"諸城之母"。相傳为西魯思(Cyrus)所建。"見 122 頁。

⑥ 鈞注:阿卜(Abu)为阿剌伯語"河"之意。阿母河名,此河發源于葱嶺北,流注入于咸海,曰鄂克疏河,曰五汗河。亦曰烏汗河。唐書烏滸。元史譯文証补上認为係烏汗轉音,玄奘西域記作縛芻河,則認为鄂克疏轉音,并謂代远千年,音經重澤,誠难吻合,实則上述种种不同之名称,皆系根据称霸此河上各时代之民族,所予不同之名称之譯名而已。希腊人統治此地时,名之为 Oxus,汉譯名烏滸,及后突厥人入主此間,名之为 Ak su,汉譯之則为阿克疏,或縛芻河,及后蒙古人势力西向,此河名又成为 Djihoun。汉譯为細渾,或只渾河。至伊斯蘭教势力重振于此間,Abu Amu 又加于此河,而中国之譯名,亦改称之为阿母河矣。

第十一章　渡河向撒馬尔罕进發

当年帖木兒征服撒馬尔罕全境，决意渡过阿姆河，而南入呼罗珊境之际，曾于河上搭起一座浮桥。桥身由船舶排成，上面鋪以木板。帖木兒俟自己及大軍剛剛渡过之后，便下令將桥拆断。所以此后，河上無桥，直至最近帖木兒于若干战役后归来之时，方才令人从新建造。我們从前以为路經該处之际，可以幸运地享受由桥而过之便利；不料，最近帖木兒于自己走过这桥之后，又下拆断之令。因此，当我們临近河岸时，見到桥身尙遺在河中，兩头靠近河岸之处，果然被拆断。

所幸，桥身大部，尙未伤損，仍可利用。我們的坐騎及牲畜等，皆賴这段殘桥之助，得以渡过。其余靠近河岸的一小段，則用船只擺渡。当年亞历山大大帝与印度王在此原野作战之际，卽于此河上大敗之。

星期四，我們到达阿姆河右岸。晚抵一座雄偉的城市，名替而米茲(Tirmiz)，按此城旧日隶屬印度斯坦或阿富汗，現在被帖木兒划入撒馬尔罕轄境内。撒馬尔罕省境，卽起自阿姆河右岸。此处仍保存着蒙古境内所通用的名称与語言，与阿姆河南岸所用者，迥乎不同。南岸所用为波斯語，而此处通用蒙古語；兼曉兩种語言之人，为数極少。再者撒馬尔罕境内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南岸之人所不識。因之帖木兒政府中，雇用若干深悉蒙古語之官吏書記，以处理政务。此地人烟輻輳，村落繁密，土地肥沃，居民及牲畜所需之食粮，皆有出产。

帖木兒为管理阿姆河所定之法令为：除非帖木兒自己渡河时，

方得建桥，但过后随即拆除。其他各人欲渡此河时，只能乘船。其次，关于自撒馬尔罕出境往南行者，須携憑照；其上注明往来去处。居民人人皆須持有憑照，即誕生于撒馬尔罕者亦然；只有自他处入境者，不在此限。

沿河各口，皆停有渡船。船夫取自旅客之渡費，数額頗大。帖木兒为建設撒馬尔罕起見，移来若干俘虜；亦有被征服各地的居民，被迫迁移来此充实境内住戶人口。同时为防止迁来的居民潛逃起見，沿河一帶，添設許多防守之处。河上有船只上的盤查，尙有巡察官吏多名，各处搜截逃戶。我們路經伊朗及呼罗珊境时，見有帖木兒屬下官吏若干人，押送从各地移来之孤兒弃妇，或無法生活之貧苦男妇多人，送往撒馬尔罕境去。

不过此輩收集之民，多不願远来撒馬尔罕，只以在强力压迫之下才被押往北来。此类移来之民，我們在路上曾屡次遇到；有騎牛者，有騎驢者，亦有牧放畜群而来者。逢村吃村，遇站吃站，因帖木兒之規定是如此。据說撒馬尔罕境内居民，因此增加 10 万以上的人口。

現在我們所到达之城市替而米茲，是座極雄偉而繁盛之城池。城的四周，旣無城牆，亦無防护之設备。城內溝道完整，有水灌溉其間；园囿之屬，所在多有。自城門至寓所之一段路，其長远已足使我們感覚疲乏。

仅以所經过的这段城內街道而論，已穿行許多巷里及广場；到处人口稠密，商貨云集。城內居民，亦如他处一般殷勤招待，除供給食宿各事之外，另餽贈絲料哈达一方。

正在此城候信前进之际，帖木兒派来一位騎使，来此宣慰。并詢問沿途各处，是否有慢待之事，幷候問各人之康健等。按此間習惯，对于傳命使者向例有餽贈之举，我斟酌習俗，即以一襲錦袍贈

給他。同时又贈阿那可拉(Annakora)以佛罗倫斯(Floransa)产的匹头数件;阿那可拉是自呼罗珊以来,即做我們之向导。

埃及苏丹之專使,对帖木兒之来使,也相当饋贈,对于先来之使者米兒咱·包咱,我們合贈以馬一匹。因为凡有饋贈,必須是每人有分,此亦本地之習慣。对于帖木兒所派来的使者,饋贈物品,原为表示敬意;但是贈品多少輕重,当視事之大小輕重而定;按理对帖木兒表示之敬意愈深,則贈来使的物品,愈应厚重。

8月22日,飯后动身,离开替而米兹城。夜間大队人馬,皆露宿郊野。星期六,穿行过平原上的几座热鬧的村鎮,晚間停于一村中,居民饗我們以盛宴。夜宿村內。星期日續行,途中曾在帖木兒所建之宏大的迎宾館內,稍作歇息。館內为我們备下肉食、酒及水果。

星期日,晚間又登程,夜宿河岸上。星期一越过高山峻嶺,山間卻有一所建筑得很富丽之房舍,我們即在該处用飯。此房系由磚所砌成。屋內鑲有玻璃。本日所过的山峽,極为狹隘;其窄处,似乎人之兩手可触到,而兩边巉岩峭直,不可攀援。不过路面尙为平坦,岩頂上有一座村落,此处名为鉄門,[①] 乃东西方往来上必經之咽喉要道,他处幷無通路。因之,此处山嶺,为撒馬尔罕最坚固的屏障。

凡自印度或阿富汗一帶来者,皆由此口經过,以赴撒馬尔罕。其欲赴印度者,亦非自此地出口不可。鉄門之管轄权,握于帖木兒手內。来自印度之商客,每年經此所繳納的稅款数目,在帖木兒政府之財政收入上占重要地位。

帖木兒汗国內之里海西岸上打耳班(Derbent)[②] 鉄門,現归伊朗轄管。該处系自韃靼斯坦赴伊朗之要道。同时自伊朗来撒馬尔罕,亦必須經过該处。撒馬尔罕附近之鉄門及打耳班鉄門,兩者之

間，相距約 1500③程，帖木兒为此广大領域上之統治者。他自撒馬尔罕之鉄門收入巨額关税，同样亦在打耳班鉄門收大笔税款。打耳班为一广大之区域，素称为西鉄門；無疑的，西距西班牙較此間为近。东鉄門亦称为替尔米兹鉄門。

我們所居停的房主，贈走馬一匹以代步；此地所产馬匹，既馴良，又俊美。不过此間嶺上童山濯濯，不見树木。据居民所傳，号称鉄門之峡道，昔日确有鉄門。当其关閉之时，人馬难以飞越。彼时过关之人，皆須事前得到特許，現在鉄門已經撤除。

星期一过峡，晚間宿山麓之下。次日續行，不久，見有察合台人帳幕，于是进內休息半日。晚上又前行，遇連亘不絕的山嶺，遂卽仰天而臥，休息几小时。起来再行，夜半抵一村。村民为一队人备飯食，遂宿村中。随員阿洛芳之僕役一名，死于此村。次日，8月 28 日（星期四），行近开石④ (Keş) 城，城建于平原上，四周流水环繞，多果林、花园之屬。

夏季，此处風景極佳，土地肥沃。有各种农产品，所产棉花，品質最为优良。城郊四圍，到处皆是花园果树。开石城之四面，各有碉楼一座，系就地建造；帖木兒本人，卽系开石人。其父名塔剌噶(Taragay) 首居此地。現此城內在建筑中之富丽楼房及閎偉的伊斯蘭敎礼拜寺皆系奉帖木兒之命而建筑。不过工程至今尙未完成。有一座寺为帖木兒的父亲之陵墓，他曾命人在其父亲之旁，預先修造自己之陵墓。⑤

据人講，帖木兒于一月之前，路过此間时，对于預修的陵墓之形式，表示不愜意，認为墓門过低，曾命监修人員，將进門处加高。此座寺內，尙有帖木兒之長子只汉杰兒 (Cihangir) 之墓。寺之外表，庄严宏丽；內部牆壁，皆用金碧色琉璃鑲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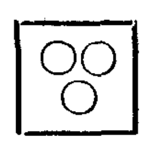
寺之前院，每日宰羊 20 头，施散貧苦之人。此种布施是为帖

木兒之父及其子名义而散的“塞得盖”(Sadaka)。开城当局，曾邀我們去观光礼拜寺，并为我們打扫出一座都丽之行宮，作下榻之处。

次日为星期五，又承引导参观一座正在建筑中之行宮。此宮之修建已近20年。宮門高大，入內則見兩旁廡廊皆鑲砌金碧色之琉璃，兩边各有客厅一所，滿地皆鋪以藍色瓷磚。厅內專为接待覲見帖木兒者暫息之用。廡廊尽处，迎面一座屏門，屏門后面是一座大方台；四面圍以华丽之欄杆，台上用云石墁地，中央辟有水池。

走过这座長約300步之高台后，抵第二道宮門。入內，宮門兩廂壁上亦鑲有金碧色琉璃，迎門壁上，繪有太陽及獅子圖徽；同时在其他各牆壁或欄杆之上亦繪有同样之圖画或徽式。据謂太陽及獅子圖为旧日撒馬尔罕大汗之徽志。此宮之前半部，可推断为旧日所修建；后半部是帖木兒手內所修，我們由所遺存之前代大汗的圖徽上，可以証明此点。

按帖木兒的圖徽为一方框內，排列三圓环，其形式如下：



此徽的含义，是表示帖木兒已占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土地。圖徽不仅鑄在貨幣上，并且繪在各种建筑物上。所以到处可見此徽。由此可以推断开石城內之行宮，絕非由帖木兒所始建。定为旧日大汗所遺留者。至于帖木兒所用印璽上的圖式，亦为一方框內有三圓圈。帖木兒轄境各部落及藩屬所用之貨幣上亦附加三圓圈之徽。

进入第二道宮門后，迎面为一座四方形大殿，此殿系專为延見臣屬及使者之处。殿內四壁鑲砌金碧色琉璃，天花板上裝点有金星，殿后宮房衙署之多，不可胜数。房頂皆复有耀目之琉璃瓦。为

了篇幅起見，不再逐一詳述。不过此宮中之任何建筑，皆有値得詳加观賞之特点。其富丽堂皇，以及匠心經营之技巧，虽使巴黎之有經驗負盛名之技师来此一賞此宮之都丽，亦將惊服不置焉。

再前进至帖木兒之內宮参观，此处建筑之华丽，可以嘆观止矣。無論牆壁、地面、或是天花板，皆費尽心思，爭奇斗胜。現下仍然有若干工匠在施工。帖木兒与諸宗王、太子等会食的大厅，其地方極其寬敞，而設备講求。厅后卽为大花园，园中栽有濃蔭蔽日及果实累累之树木。树木种于小溪兩旁，溪內有噴泉。花园面积广大，足敷多人游玩休憩之用。树蔭遮天，虽在盛暑，亦不感天气之热。

宮內建筑之华丽及宏偉，苦乏妙笔以描繪其实况于万一。目下此宮及前述礼拜寺之工事，仍在进行中。帖木兒建設此間的意义，其一为紀念其父，再者其本人又誕生于开石城，自然要將故乡極力点綴一番。

帖木兒虽然誕生于开石，其先世，并不居于开石。帖木兒系出察合台族。察合台族世居韃靼斯坦，及成吉斯汗侵入韃靼斯坦时，此族人方作迁徙。不过此話甚長，到后面再提。本書屢次提到的察合台人卽系此族，所过为游牧生活。

帖木兒之父，系出望族，并且与察合台族人有亲屬关系。起初由于劫盜起家，部下有騎者五、六人；后来弃去山野間之生涯，来居城市，乃擇开石城附近之某村落居下。帖木兒少年时，仍操父業，部下也有騎者四、五人，專作剪徑生涯。下面我們所述，皆根据于开石所搜集之材料，及沿途各城市所听到之傳說而写成。

据傳帖木兒起初作强盜时，手下不过騎者四、五人，今日搶羊，明日劫牛。每次劫来之物，携回村中，烹羊宰牛，大举饗客，招致亲朋友好享用。凡有所得，莫不俵分与各伙伴。因此帖木兒之伙

伴日益增多，不久即增至300余騎。帖木兒之部下日夜四出打劫，見物即劫。所得之物，大家俵分。以此势力遍于各要道，或自往来客商上，强抽税捐，如是者不久，撒馬尔罕之苏丹，已接帖木兒所作所为之詳报。⑥

苏丹既聞轄境內居然有强盗存在，于是立命严勦。捉到即予斬首，格杀無論。虽然命令如此，但苏丹屬下不乏察合台族貴人，聞及此訊，代为緩頰，乃將其招撫。帖木兒亦曾入宮为苏丹执役，并定居撒馬尔罕城內。当年为帖木兒求情之人中，尙有兩人在世。現已成帖木兒之至友，位在弼輔之列。其一名奥麦尔·突班（Ömer Toban），其一名卡拉得·篩海（Kaladay Şoyh），皆具有相当权势。

帖木兒在宮中执役之际，已有覬覦苏丹大位之野心，因此引起苏丹对他采取严厉之处置，撒馬尔罕苏丹已經下有处决帖木兒之命令，但帖木兒之至友私下將消息透露与他，竟得从容脫逃，召集旧部，重新营起劫盗生活。某日曾洗劫一大商队，获得大批財貨。于是引起越境南下至西斯坦（Sistan）一帶，搶劫羊群馬匹之野心，因其地牲畜甚伙也。

帖木兒所率領之部屬，总計500余騎。西斯坦人探明其数目之后，乃定歼灭来寇之計。某夜，帖木兒正率部盗取羊群之际，遭西斯坦人的痛击，帖木兒部下死亡甚多，其本人除坐騎为人击斃外，右足亦受重伤。帖木兒以此抱恨終身，因为右足殘缺，人遂称之为跛帖木兒焉。

帖木兒之足部既伤，而右手亦受有伤损，右手上之兩小指亦告殘缺。西斯坦人以为帖木兒已死于此役中，因將其弃于死尸堆中而去。帖木兒自己爬行牧羊人身旁求助，直至伤势痊愈之后，才离开其地，轉回村来，从新集合部众。

正当此时，撒馬尔罕之苏丹地位动搖，臣民离叛，尤以部將怀

貳为甚。撒馬尔罕境内甚至有拥戴帖木兒以与苏丹爭位之流言，倘苏丹不納部屬意見，立刻有被推翻之虞。某日苏丹于撒馬尔罕境內巡游之际，突遭帖木兒之襲击，苏丹之扈从旣死，苏丹本人亦逃上山去。迎面見有来人，苏丹請其引往一隐匿处，并允事后酬以重金，誰知此人，將匿苏丹之处告帖木兒，苏丹卽因此被害。

帖木兒旣杀苏丹，于是入据撒馬尔罕，并納苏丹之妻为后。此妇人，現在仍为帖木兒之正后，称为"大夫人"。"大夫人"願人称之为"大王后"或"大皇后"。⑦ 帖木兒自据有撒馬尔罕时起逐漸收复呼罗珊全境，而呼罗珊之得以迅速占有，則由于其地之統治者，兄弟二人互相攻伐，帖木兒便乘机收集二人之部下叛將，而用以收服呼罗珊全境。帖木兒帝国之基础，其建立之經过如此。

帖木兒多年以来，卽与名沙烏可(Ṣavko)者結为盟友。沙烏可为察合台族宗王，素以勇敢著称，帖木兒以妹妻之，并畀以宮內要职。帖木兒之妹，生子名知汉沙(Çihanṣah)，此人現任全軍統帅。知汉沙乃帖木兒以下最有权势之人，在帖木兒軍队中树有深厚之势力；全軍上下对之極为拥戴。

韃靼人之来撒馬尔罕，以及察合台族成立之經过，現在無妨加以叙述。13世紀初，韃靼境內有一大首領名成吉思汗，其字訓为"世界⑧之宝庫"。此大汗曾吞并亞洲西部之泰半，歿后遺子四人，卽术赤(Juji)，察合台(Çağatay)，窩闊台(Ogatay)，及拖雷(Tuluy)，四人乃亲兄弟。成吉思汗生前已將所占領之土地，划分与四子。察合台所領之地，則包括撒馬尔罕在內。

成吉思汗曾严切嘱咐各子，互相爱护，万不可自啓衅衅；自相征伐，定招大禍。察合台为人果敢、严厉、而头腦頑梗，同时嫉視各兄弟，因之不久卽与弟兄間發生冲突。撒馬尔罕城某將，乃將察合台杀害，傾向察合台之臣屬，亦遭清除。乃由撒馬尔罕之某將繼任

汗位。不过察合台之后裔子孙及本族，仍能繁衍此間，皆拥有相当的資产。⑨

星期四，留于开石城，星期五午后动身，夜半在道旁一村住宿。星期六（8月30日）行抵帖木兒建于河岸上之华丽行宮。入內停息。行宮后院有寬大而美丽之花园一座，午飯即开于花园中。飯后續行，至晚間，停于一大村內。此間距撒馬尔罕城只15里，村名麦塞尔（Meser）。一路上，任导引之米兒咱·包咱，即于此处辞别，按理，既然行至此处，續行入撒馬尔罕城，已然不成問題，但入城之事，尙須候帖木兒之命。

米兒咱·包咱已預遣人向帖木兒报告使团已到之消息，次早帖木兒之差人来寓命使团准备入城。全体人員連同埃及專使在內，將一齐被召見。于是全体集合于麦塞尔之花园內，等候引見。屆时將有礼官来导引前往。

8月30日移至預定之花园內候命，花园長約10里；其中遍植果树，有水池6座，随地可見流水淙淙；路旁树木，濃蔭蔽日，各处之道路，四通八达。园之中央，堆有假山一座。山势高峻而山頂平坦。各方之建筑，閃耀夺目。所修之亭、閣、台、榭，莫不爭奇竞妍，牆壁之上多鑲砌金碧色琉璃。前面曾提到之假山，四圍引水环繞，凡欲登山者，須先过一通路，而后拾級而上。园內畜有羚羊多只。

花园之后，則見一片葡萄园，其面积之广闊与花园之大小不相上下。葡萄园与花园之間，隔以長列树林，有此陪襯，其景色益覚明丽。葡萄园，名塔立廈（Talicia），花园名哈罗維特⑩（Halvet）。停居花园之际，所有飲食休憩之事，皆有人招待。又为我們在溪头上建起一座帳幕。使团在此，直駐到9月4日。是日帖木兒族人一位宗王来告，帖木兒正在延見金帳汗国脫克迷失的專使，因此

我們的覲見，还要后延数日，帖木兒命盛宴款待。礼官宰羊若干，加以烤燒，又杀馬一匹，治备米飯以作使团饌食。

宴会之后，来使以帖木兒名义賜本人帽一頂，綉金哈达一方，馬兩匹。候到9月8日，帖木兒来命入撒馬尔罕城，按此間習慣，使臣于覲見之前，先領受若干日之恩賞款待，使臣愈被重視，所受款待之时日則愈長。

---

① 原注：阿剌伯及波斯学者于地学書上曾論及鉄門（Demirkapr），阿剌伯語称之为巴布·哈底德（Babü hadid）。波斯語称之为帶兒斑底·阿黑南（Derbendi Ahenin）者，即为此地。

又鈞案西域古地考上，亦曾述及鉄門，謂"康南距史150里，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西150里，距那色波（尼沙波）北200里屬米。南400里吐火罗也。有鉄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鉄。为关以限二国。以金鋼闔"。北即西游記之碣石鉄門。西域記亦謂羯霜那国东南，山行300余里，入鉄門。兩旁石壁，其色如鉄。既設門扉，又以鉄鋼。多有鉄鈴，悬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为名。明史：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60里，又西300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行二、三里出峡口，有石門色如鉄。番人号为鉄門关，詢之西人，昔誠有門，今則無矣。——元史譯文証补27卷，407頁。

② 鈞注：Derbent旧譯名打耳班，譯义为"門"，盖里海西濱，北踰高喀斯山之要道。古时波斯于此筑牆，阻高喀斯北部族来扰之路。如中国之長城。打耳班其通行之地也。今西圖曰得尔奔特，哲別由西域北征阿速，欽察，即由兹路。元史所謂繞寬田吉思海，展轉太和嶺，即为高喀斯山也。元史譯文証补26卷卷下，389頁。

③ 鈞注：原文为1500程（Fersah），每程之長，按中国里数，計約10里。此种計算方法，馮承鈞氏于其所譯之多桑蒙古史附語上，亦有同样之意見。至于鉄門关与得尔貝特之間，絕無15000里之遙，恐原文"程"字系"哩"字之誤。

④ 原注：开石（Keş）于12世紀之时名棠城或綠色之城云。

又鈞按西域古地考謂："……碣石，渴石佉沙，羯霜或称史皆一音之轉，居独莫水南—元史譯文証补27卷卷上，407頁。

⑤ 原注：实际上，帖木兒死后，并未葬于此城，其陵墓在撒馬尔罕。

⑥ 原注：此处所指之苏丹，大約系指苏丹爱密耳·胡辛（Emir Hüseyin）而言，按爱密耳·胡辛自1360年至1369年曾为撒馬尔罕之統治者，轄有东起河中（Maveraün nehi）西至呼罗珊之地。此境自1227年成吉斯汗死后，曾划其次子察合台，并以撒馬尔罕为汗国之都会；察合台之后裔襲任汗位約50年之久。于1346

年，乃于察合台人之哈贊汗(Gazan)朝繼位。哈贊朝中曾有一部長入繼汗位，胡辛即此部長之孙，其先曾以巴里黑(Belh)为都，胡辛汗曾以女妻帖木兒，然終不免于1369年被其所杀。

⑦ 原注：帖木兒之幼子沙哈魯，其母名麦黑里班(Mihriban)者，为察合台人哈贊汗之女。1369年胡辛汗失败之际，此女正在內宮，不知即系此后否。

⑧ 鈞注：成吉斯汗称名之义，其說不一；有謂称"坚强"之义，吉思为多数，言众汗之汗也。一曰："成"大也，吉思最大也。一曰：即"天子"之义。别有蒙古人云：即位时，有孔雀飞至，振翅有声，似"成吉思"音，故以定称。薩囊薛珍云：有鳥鳴声似"成吉思"，鳥集方石，于石中得玉印，印背有龟龙形。一曰："成吉思"即"騰吉思"，言"海"也，拉施特修史則有釋义，其言曰："成"为"力量坚强"，吉思为多数，当王罕灭时，闊闊出即創此論，迨虎兒年即位。以古兒汗曾为扎木哈窃号，不逾时即败，故廢古兒汗不称，而从闊闊出之言，称"成吉斯汗"——元史譯文証补卷1下53頁。

又法人伯希和氏有成吉思汗名号之考証，載于亞洲通报，亦可供参考。

⑨ 鈞注：关于察合台之为人，各書皆載其性严，而持法不阿。故成吉思汗命之掌管法令。但無嫉視各弟兄，及發生冲突之事，其弟窩闊台之得繼任大汗，乃由彼之推讓。且其弟皆尊敬之，有大事必詢其意（見多桑蒙古史217頁）。而察合台嗜酒，与其諸兄弟同。窩闊台死后，察合台与諸王共議决奉皇后秃剌乞納监国政，不数月，察合台死。其得疾时，其亲信臣为突厥人共其波斯医診之，及察合台死，察合台之一妻，名也速倫者执此二人杀之，并及其弟，察合台后人君临突厥斯單，河中之地，迄于14世紀中叶。因君位之繼承，內乱时起，为帖木兒灭（見多桑蒙古史220頁）。

⑩ 原注：塔立廈一名之意义，不得其解，西班牙原文上为哈罗維特(Holvet)之字，原为Colbet，此字或許为Gülbe或Gülbağs之字，按Gülbağe意为"玫瑰园"，英譯本上則为Holnet之字，其意为"别墅"或"游憩之所"云。

第十二章　撒馬尔罕(一)

9月8日(星期一)，离别多日以来所居之花园，穿行一片平原，进入撒馬尔罕城。此城四周，有园圃及住宅环繞。城中辟有街道及广場，街市之上，百貨杂陈，帖木兒居于距城較远之宮內。使团一行人于早晨9时，行抵宮前。宮牆之外，即为御花园。宮門前有迎宾館舍；使团一行人，即在該处下馬。有宮內二貴人迎上前来，將貢品接收过去。此二人为負責裝飾貢品之官員，預將各地貢物加以裝点妥当，再行敬呈帖木兒，我們当將貢品逐一点交。埃及專使亦將苏丹献来的貢品同时点交。

貢品清交之后，招待人員，在使团每人之左右，用肘攙扶我們过一高大之宮門，进入一座花园。此間影壁，皆由金碧色琉璃堆砌而成。园門之前，立有执兵器之衞士看守，因此凡人不得隨便入內。园門之外，兩旁道上来看使团覲見之观众，遮山遮海。

行入花园之后，見有大象6只；象背之上各架木楼一座，木楼前插有旗帜二枚，楼內有象童导大象作种种舞蹈，并演出許多引人發笑之把戏。使团一行人員一面观玩，一面前行，行至点收貢品之官員前。此时各項貢品之裝璜，已然与前大不相同，已被裝点成極其完美之形式，分由宮內員役以手捧持，我們至此，稍作等候，因入宮覲見之事，尚須报告宮內高級官長，由其引导。不久有高級官員走来，穿肘扶掖我們前行，帖木兒从前在安哥拉派往卡斯提亞之專使，現亦在我們一队中，因所著之服裝与我們一式，所以引得其同事大为發笑。漸漸行进，至宮內大臣之前，此人为帖木兒之妹婿，年紀已經很老。坐于一高座上，各人对他極端敬重。

此时从一座便殿中走出几位王孙，据說皆系帖木兒之孙，我們当进前向之施祀致敬。王孙索西班牙国王上帖木兒的書表（name），其中有米蘭沙之子，王孙哈里勒·苏丹(Halil Sultan)將表接过，送到里面去。其他几位王孙追随在后，在此又候片刻，最后有人召我們入內，向前再进一層殿；殿門之高大与外边之宮門相仿，帖木兒自己端坐在殿內之宝座上。

帖木兒面前为一座噴水池，池內紅色金魚，游来游去。池之中央，有噴泉，泉水噴高如柱。帖木兒之宝座，上鋪裀褥，后背垫以靠枕，坐褥及靠枕皆綉有花紋。帖木兒身披素緞袍，头戴一頂白色高帽，帽前綴以宝石，石旁也有珠玉。望到帖木兒在上，我們立刻兩膝跪下，兩手交叉附在胸前，俯首敬拜，起立向前行一步跪下，再拜，再向前一步跪下。帖木兒命我們站起近前，此际一路上作导引之官吏，皆远立在殿外。因此輩官吏，不得走近帖木兒之前。

帖木兒座前有侍衞总管三人：一名沙麦立克·米兒咱（Sahmelik Mirza），一名布隆大·米兒咱(Burunday Mirza)，另一名努里丁·米兒咱(Nuriddin Mirza)。三位总管立刻迎接过来，以肘扶掖我們走至帖木兒座前跪下。帖木兒又命我們站起，走近其面前，帖木兒因为年老，目力不济，[①] 所以命我們临近，以便看得清楚。

按此間沒有吻手之祀，倘有吻及尊長之手者，皆認为失祀。所以帖木兒不曾伸出手来容我們一吻。帖木兒先問西班牙国王的健康。其詞为“我兒，西班牙国王的健康如何？”我們当代国王候問其康健，随后致詞，陈述来意。当我們陈述之时，帖木兒傾听，及聞言畢，轉头与趺坐中之大臣講話。据后来有人告訴我們，与帖木兒談話之大臣中，其一为韃靼斯坦汗脫克迷失，另一位是撒馬尔罕省長，系察哈台族之宗王。其余皆系皇族中人。

向他們講完話后，轉过头来講道：“此人即是我兒，西班牙国王

所遣来的專使。西班牙国王，为富浪諸国中最大之国王，最富强之民族，且为一有名之国家，此次来覲見，我將答以詔書。西班牙国王只奉来表文卽可，無須乎献納貢品，只將其安好之消息傳来，卽足使我解慰，此外我对之別無他求”云。

卡斯提亞国王命我們齎送之表文，現握于帖木兒手中，随員阿洛芳庇斯及通譯一同近前，由阿洛芳庇斯讀原文，通譯在旁譯出。讀畢，帖木兒謂：“將来需要再讀一次时，仍將召阿洛芳庇斯前来，”等語，我們此时起立，有侍役引至帖木兒御座之右方座位上。此座先为中国[②]帝国(Katay)之專使坐[③]处，中国專使来此之使命乃向帖木兒催納欠貢，帖木兒之左右原曾考虑到我們应坐之地位問題，近侍將我們排列在中国專使的下首。但帖木兒不願我們坐在下首，命移坐上首。落座之后，有王公一人走向中国專使之前，傳帖木兒之旨：“帖木兒現与西班牙国王亲善，帖木兒待之如子。視中国專使如敌寇，为帖木兒之敌人，今日特引見西班牙使团于中国專使之前者，卽以示帖木兒不悅中国之意。关于帖木兒与中国之交涉，应俟其恩典，不日將予解决。但今后中国無須再派人来此催索貢賦，因此种种，帖木兒已將对中国專使之恩賜寵遇，轉賜与西班牙使者云。”王公傳命之后，帖木兒又命通譯將原文轉譯給我們听。[④]

中国皇帝名九邑斯汗(Çayis Han)，其意为：“統有九邦之大帝”之謂。韃靼人則称之为通古斯[⑤](Tanguz)，其意为：“嗜食豕肉之人”，昔日帖木兒对中国称臣納貢，現在則拒絕之矣。[⑥]

当坐于帖木兒之下面后，曾見有不少的使臣，来自各国，聚于汗廷之上。同时，帖木兒有声望之臣屬，我們也曾会到。不久，卽有內侍排起宴席，所列饌食，皆以羊肉及馬肉为主。分盛在帶柄的巨盤中。帖木兒每吃一道菜后，其面前之菜盤，立刻撤下，另有新

菜端上。惟菜盤既巨大，而所盛之菜食又丰富，所以侍者抬举不动，往往就桌面上推过来。帖木兒所吃之肉食，皆由內侍在旁切割，侍者跪在巨盤之前，持刀將肉食切碎；其前身皆着有罩衫，兩肘上帶有皮袖套。

所切之肉塊，分別放在金銀盤內，此类菜盤之价值皆極貴重。韃靼人素以馬肉为上品。其上菜之法，系先在金銀盤內分別放置羊、馬肉排成一列，再加滿肉湯，遂卽按人分送面包。如此准备好之后，在座之客人，每二人面前，放置盤一只。帖木兒为厚待使团，所以命人在我們面前摆上双盤；盤內之菜食尽，立刻又添滿，最后剩余之食品可以携回食用。倘若違反此例，則在席上为失敬。因此，我們在每盤菜食畢后，卽將菜盤交与随从之僕役。倘随从僕役，当眞將每盤內剩余菜食皆携回寓去，則其量之多，足敷使团人員食用半年之久。

飯后，又捧上果品；我們选擇葡萄、甜瓜、及桃子等为食。又見捧上金銀盞，其內貯滿甜味之馬湩。此为夏季最可口之飲料。御前宴会既罢，帖木兒將所齎来貢品，当众拆閱。埃及苏丹所献的貢品，亦同时送来。繼又見有名馬 300 匹，在殿前牽过，此为某宗王所敬献之礼品；如此逐項于我們面前表演过后，宮內人員引使团还寓所，幷派王公一人任招待我們之礼官。

礼官对于使团之飲食起居，以及一切事务，皆極周到，可称为無微不至，使各人之生活上感覺安适。其本人为帖木兒之宮門官，掌管外来使节食宿之事。此次奉派来招待我們，由其导引，我們得于华美之花园內下榻，此处距离帖木兒之皇宮極近。据云：帖木兒在我們返寓之前，便將西班牙国王进献之貢品閱过，幷且表示滿意，曾自貢品中剪开一匹紅色衣料，分賜与諸夫人作衣料；其中之一大段，則賜与大夫人。帖木兒此时与大夫人同居于宮內。

本日帖木兒尚未將埃及苏丹所献[7]之貢品过目，因此埃及之貢品仍原封未动，大約3日之后，方才拆視。因帖木兒習慣如此，一件貢品，未經視閱，須候至3日后，方再过目。

帖木兒第一次接見我們之花园及皇宮名底来庫沙[8]（Dilküşa）。花园之內外各处，皆立有素緞帳幕。他接見我們之后，繼續在园中住了若干日，又迁往其他附有美丽花园之皇宮居住。

其宮內之工程，尚未完竣，已經命名为巴只那耳（Bağecinar）[9]。帖木兒在9月15日（星期日）又往另一去处住。虽然如是，此宮之都丽华美，亦可称为講究万分。

帖木兒曾在此园之中賜我們以盛宴。参加宴会之人尽系大臣及貴妇。园內龐大而广闊，其中盛植果树。林木之中，辟有寬路。路旁鋪以綠草，园內遍張天幕，借蔽烈日。緞幕之上，間或有錦綉。

御花园之中央，有十字形之寢宮一所。宮內之陈設布置，自極富丽。壁上悬名貴之地氈，宮內正面3間，皆为寢宮。有綉花之門帘悬于門口。門帘之高約一人身長，其寬有3人之臂長。宮內之床上，鋪有綉花裀褥，帖木兒常宿于此間。宮內之四壁，悬以絲幔，顏色取玫瑰色。其上有錦綉及宝石珍珠之屬。天花板上悬有綠滌帶，微風入室，綠滌飄蕩，使宮中增加無限美趣。寢宮之入門处，有上罩挂帘之屏障一座，其帘悬在一根纏有綠綫之棍上。此宮之兩廂，其陈設大致亦如此。地面上皆鋪有薄席及地氈。

寢宮之前，十字口上，放置金質長桌兩張，桌为純金所制，其長約5尺，寬約3尺。桌上陈列純金酒壺7把。其中之兩把，鑲有珠宝，壺盖系紅宝石所琢成。其旁有酒盞6只，其一之边緣处，鑲有珠宝，并以顏色鮮艳而有兩指寬之紅宝石为里。

帖木兒在此間所排之御宴，亦曾召我輩参加。是日通譯未能及时赶到，以致有誤赴宴之时。及进入宮內之际，帖木兒之宴已

罢。帖木兒以此宴專为我們而設，对于耽誤我們赴宴时間之通譯，責罵甚厉。

当有帖木兒御前侍衛，將通譯提到。帖木兒見之，大为震怒，謂：一切延誤責任，皆应由其負之。命人刺穿其鼻，拴以絲繩，引之流放远方，以作玩忽职务者戒。左右立將通譯之鼻捏住，卽將行刑。嗣經帖木兒面前大臣代为哀求赦免，通譯方自临刑之时遇救。

我們虽然因迟到而誤过宴会，但宴后之娱乐，仍被邀請参加。又有內侍送来羊兩只、酒兩甕。是日不幸，未得及时赶到盛宴，失却良机；聞宴上曾有在朝之重要人物全体参与，幷可借此机会以观光內宮，因帖木兒已特准我們瞻仰各宮殿之华丽建筑，欣赏御花园之景色。

9月22日（星期一），帖木兒离开底来庫沙宮，又赴一宮居住。此宮亦位于一座龐大花园之內。园牆高峻，四角建有戍楼。园中央有十字形之行宮一所，宮房之四周为池水环繞，花园布置之美丽，为他处所未曾見者。宮室建筑上之講求，亦超乎寻常。以上所述之宮殿及花园，皆位撒馬尔罕城外。最后所述及之行宮名巴奈維(Bağenev)宮。帖木兒在此宮內，亦曾賜宴一次。参加此宴之人甚多。帖木兒在宴上，特許各人放量痛飲，因其本人亦將飲酒。据云此間無論何人，若不得帖木兒之特許，一概不准飲酒；無論公开宴会上或私下之聚飲，皆所禁止。按韃靼人的習慣，飲酒皆在飯前，飲时頗迅速，于是酒醉得亦快；宾客飲酒而未醉，好似对主人不恭。

宴会上奉酒之內侍，皆跪于与会之人前；举盞奉敬，宾客飲干之后，立刻再敬滿。侍者偶有疲乏者，則由其他侍者，換班遞充。每盞以一次飲畢为度，一次不能飲畢者，則侍者不再將酒敬滿。每位客人之前，有侍者二人服侍。凡参与宴会之人，不得拒而不飲；

拒而不飲者，据謂卽表示对賜宴之主人帖木兒大不敬。

每次捧盞欲飲之前，先祝"帖木兒健康"，或"帖木兒在上"之詞，然后一吸而干。凡能依此形式而豪飲之人，皆被誉为"巴圖魯"(Bahadur)，訓为"勇敢而有豪量之人"。

今日早晨，帖木兒遣人送来酒一大瓶，其意，在使我們于赴宴之前，卽預先飲下酒，以免在席上，有飲酒不足之感。帖木兒本日之盛宴，我們亦蒙召去参加。酒后用飯；飯罢，由宮內高級官長捧来銀盤一只，盤內滿盛銀錢，⑨ 帖木兒取之以抛撒在座各人之身上。盤內所余之銀錢，皆由內侍塞入我們袋內。又取来哈达，賞賜各人。临行辞出之际，又命我們明日进宮与帖木兒共食。

9 月 23 日，帖木兒又移往他宮，此宮距底来庫沙宮不远。帖木兒在此間排下盛宴。赴宴之人，多为軍中重要將領。使团人員亦承其邀往参与。此宮及花园之壯丽，不下于其他各宮。本日帖木兒精神愉快，飲酒甚多。赴宴之人，皆解怀暢飲，桀食亦極丰富。其中以馬肉及羊肉烹調桀食为多。宴罢，一齐向帖木兒謝辞，返归距离此宮不远之一館舍內休息。本日参加宴会之人，数目过多，园內几乎容納不下。正在园內飲宴之际，烈風吹来，灰塵俱至。我們从首至身皆落有灰塵。

以上所述之各宮及花园，皆为帖木兒之所有，散处于撒馬尔罕城外不远之地。禁宮之后，有河名載立夫珊(Zerefṣan)；支流数道，分注各处。

帖木兒最近在平原之上，建起营幕，調来大軍，屯住于此。帖木兒及其妃嬪，也將移住大营內。大軍已經陆續开至。各部落皆按照所指定之方位，安立营寨。現在各軍士卒，正忙于安营。上自軍中主帅，下至各营士卒，皆忙于安置自己之帳幕，了解各部落之位置。近三、四日中，已建立帳幕 2 万座云。

帳幕之間，曾見有許多隨营飯館，及肉店多处，幷已开張营業。此項商販于士卒之間，轉来轉去，卖熟肉及烤肉；幷有出售飼馬之大麦，亦有售卖果品者；面包师升起面包爐烤制面包，其他百工杂艺，莫不忙碌于其事务。浴池之伕役，修好热水池，以木板圍起浴室多間。經营生意之人，亦在大营內，立有帳幕。为便于众人寻覓起見，各行生意，皆就指定地址設肆，此际各人皆忙于自己之营業。

帖木兒指定一座位于花园內之房舍，作使团人員館舍。其地距离大营亦不远，同时，距帖木兒之花园極近。

9月29日，帖木兒自大营返归撒馬尔罕，行至城門附近某別墅內駐下。城边之別墅，皆为大夫人之玩賞而建立者。大夫人之母，最近逝世，卽埋在距別墅不远之处。上述各別墅，倍極宏丽，其宫室之間，彼此远远相隔。不过其內部之建筑工程，仍在进行，尙未完成。

帖木兒至別墅之后，又設盛宴，曾邀我們作陪，因有新至之使臣，特为款待之。新来使臣之中有一系来自鄰近契丹（Katay）境者。昔日其地，亦隶中国之疆域內。

新至之使臣，各人服裝之式样，与众不同。使团領袖，身着翻里大皮袍；皮袍已旧，毛多脫落。头戴之帽，有帶連系于胸前；帽口奇小，大有在头上戴不住之势，因此用帽帶絆系胸前。使团随从人員之服飾，大体如此，一律身披皮袍；倘將其服飾加以正确之描画，則与方离开火爐之鉄匠的打扮相似。

新来使团所携至之貢品皆为珍貴之皮貨。使团中人，皆为基督教徒，此次来覲見帖木兒之目的为請求派脫克迷失汗之族人往治其地。

当日进宫之际，帖木兒正与饕夷[10]族人作象棋（Satranç）之

戏，所謂養夷族人者，卽指聖裔，或称为穆罕謨德之后人而言也。所以当时帖木兒幷未点視新使齎来之貢品。

10月2日（星期四），帖木兒又邀赴一花园内参加飲宴，此花园为負責伴随我們之宮門官所管。使团自从到此地以来，負責招待之礼官卽奉帖木兒之命，按招待其他富郎人⑪之例，每日备酒，以供飲用；不过我們于帖木兒之前，不慣用韃靼式之飲法，此事为其明悉之后，所以特准随便食飲，不必拘泥当地習慣。今日席上，又宰馬、羊各10匹，以作丰富的饌食。飯后，又賜金錦的哈达多方，走馬各人一匹。上述所賜之物，皆出于帖木兒之恩賞。

---

① 原注：此时帖木兒年已七十矣。

② 鈞注：中古世紀西域及欧洲各地多以契丹称中国）可参閱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卷三）。

③ 鈞注：我国与帖木兒之往还，早自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卽开始，明書載，洪武20年，撒馬尔罕国王帖木兒遣使貢駝馬，詔厚賜之。22年(1389)貢馬。24年貢海青，賜敕賚予之。27年(1394)帖木兒遣使迭力必失奉表，貢馬二百匹，表曰："恭維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宏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然天鏡，無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兒，僻在万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万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皆服之。远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乐，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悪者無不知惧。今天施恩远国，凡商賈之入中国者，使覌覽都邑城池，富貴宏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劳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远国之人民，咸得其济，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欢舞感戴。臣無以报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寿福祿，如天地达大，永永無極。"又洪武28年（1395）敕遣給事中傅安等使西域留撒馬尔罕。至永乐5年（1407）方由头目哈里令虎返达送安等还，且貢方物，厚賜之，賜安等衣。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孙哈里嗣云。"由此可知，自1395至1407年留于撒馬尔罕之中国使臣，为給事中傅安等（可参閱明書167卷3303頁）。至于侮辱中国使臣之原因，据布哇氏謂："系由于帖木兒夢想統治全亞細亞，自1404年凱旋撒馬尔罕以来，他卽計划脫离中国之屬藩关系，幷想使中国归向伊斯蘭教所致云。"見帖木兒帝国第八章570頁。

④ 鈞注：此节張星烺氏根据C. R. Markhan氏之英譯本譯之如下：

"导大使等至主人房右边，有役人持使者之手，引坐于契丹国皇帝朱四汗（Chuyis Can）使者之下，帖木兒昔尝納貢契丹，使者適来責貢賦也。帖木兒見西班牙諸使位于

契丹使者之下，乃命改坐于契丹使者之上，而契丹坐于其下，役人傳帖木兒之命來曰：‘西班牙国王，吾之友也，其使者当坐于上，契丹国主为奸恶贼，吾之仇也，其使者当坐于下。自是之后，宴会引見，席位皆当如是。’役人使譯官告西班牙大使以帖木兒之命。”見中西交通史料滙編第 2 册 359 頁。

⑤ 鈞注：按通古斯(Tanguz)之名，原为土耳其种之雅庫特人(Yakut)輕侮其鄰族之称“豕”(Damuz, Tumuz)之义也。至 17 世紀三傳至俄国，由此复傳于欧洲，遂以为亞洲北部住民通古斯之总称矣(見白鳥庫吉氏之东胡民族考 18 頁)。

又 Çayis Han 或 Chuyis can 之义，張星烺氏之譯文如下：

“契丹国皇帝名朱四汗，蓋九国之义，唯察合台国人称之为‘陶格司’，“猪皇帝”之义也，朱四汗为大国之主，帖木兒昔尝称臣納貢，今不肯再納矣。”同上書。

⑥ 原注：成吉斯汗于 1227 年死去之后，由窩闊台繼为大汗。再傳拖雷为和林之主。至拖雷之子，忽必烈繼为大汗，方征服中国全境，时馬可孛罗正在汗庭执役，察合台族人之于撒馬尔罕者，向有納貢上都之例。及 1370 年，明室光复汉土，重主华夏，帖木兒卽向之称臣納貢。至 1404 年，明成祖(永乐二年)繼位，后一年，責其納貢，帖木兒乃留置中国使臣不遣归，1405 年，又举兵东侵中国边境，惟行至兀答剌兒得疾，死于途中。

⑦ 原注：据叶澤里阿里 (Yezaili Ali) 所記載：“帖木兒接見埃及，西班牙公使情形，謂：帖木兒对于来自伊斯蘭教国家之使臣，其引見之典礼，尤为隆重云。并謂埃及使臣名曼哥里布哈伊 (Mangali Bugoy)，此人曾任死去不久之埃及苏丹拜枯克 (Berkuk) 之宫內大臣云。”

⑧ 原注：十五世紀末年之巴卜底来庫沙宫 (Babür Dil Küşa) 及巴只那兒 (Bağı Cinar) 屡見关于撒馬尔罕皇帝之記載上。所謂底来庫沙宫卽位于撒馬尔罕之非盧茲(Firuz)門外之东部者。

⑨ 原注：帖木兒所散之錢，据云係唐哥 (Tanga) 錢 (鈞案波斯称中国人为唐哥子，或唐家子)，係銀質之小錢云。

⑩ 鈞注：帖木兒曾將当时社会之階級，分为 12 級。他既然表示信仰伊斯蘭教的热忱，所以將賽夷族，傳道师，及律士等，列为第一級。可見他对聖裔之敬重(可参閱帖木兒帝国 60 頁)。

⑪ 鈞注：近东之回教徒向称欧洲人为富郎人(Frank)云。

第十三章　撒馬尔罕(二)

10月6日，帖木兒在大营內賜宴，邀我們前往参与。是日帖木兒之各位夫人及其亲屬、王子、皇孙、各軍將領、韃靼族宗王等，皆来蒞会。及抵大营，見郊外各方皆立有極壯丽之帳幕，大体沿載来夫珊河兩岸而建立，其雄偉与壯观，使人惊嘆不置。各帳幕間相距極近。多数帳幕，則接連在一处。內部一切，皆敞露在外。

行至帖木兒汗帳之前，导引之人，領我們至一蔽蔭处稍息。此种蔭凉之处，系以綉各色花紋之材料所接成，棚之四角，以綫系住同样之棚幕，遍于园內各角落。面前一座高大而有四角者为汗帳。汗帳之高，約3根支柱高，自帳之一端至彼端之長度有300步。帳頂作成楼式。帳之四周，由12根巨柱撑起，柱上塗以金碧之色。所謂12根柱者，系指專撑住四周者而言。至于其中，則另有2根立于帳之中間。每根巨柱，皆由3截湊成；但其湊合極为严紧，望之与一完整者無异。倘須裝卸，移动之时，則有形如大車之木台搭来，方能卸下。每根柱头，穿过帳頂，露于帳外。帳內靠近四壁，隔出甬道，每面之甬道，分隔成4廂，共用較細之支柱24根支撑，总計全帳內用大小支柱36根支撑，由500根紅色繩索系住帳角。

汗帳之內，四壁飾以紅色彩綢，鮮艳美丽，幷于其上加有金錦。帳之角隅，各陈設巨鷹一只。汗帳外壁复以白、綠、黃各色錦緞，帳頂之四角各有新月銀徽，插在銅球之上；另有类似望楼之設置，高出帳頂，有軟梯悬挂其下，可以自此爬出。在平日，各望楼皆用綢盖住。据謂望楼乃預备修理帳頂时，供工人上下之用，万一有烈風將汗帳之任何一部吹坏，或支柱發生傾斜等事，工人則由軟梯爬出

望楼，加以修整。汗帳之形势高巍，自远而望，儼然一座堡壘。帳內之华美，自然超异寻常；地鋪以地氈，設有御座一張，其上复以褥三四条，帖木兒即坐此御座之上以接見臣屬及外来使臣。御座左方，較低之宝座一張，上面亦鋪有地氈。再往左而更低处，又有座位一張。

汗帳之四面，圍以絲錦，其色不一，上画牆磚形，牆头开有垜口。帳內每边之長，不下 300 步，其高等于騎馬之人。正面辟有大門，上挂緞幕；門幕虽大，但随时可以闔閉。門楼位于門口之上，裝飾亦华美，此处为开闔帳幕之司閽所居之处，人称之为打簾楼(Seraperde)。

汗帳之旁，建有一座極講究之圓形帳。此帳之支柱，細似槍杆，穿过帳頂，露于帳外。四角由支柱搭起頂閣。支柱皆用繩索絆于木橛上，以保持帳幕之平衡。其能使帳幕平稳，而絲毫不动之技巧，确有令人欽服之处。圓形帳之四周由紅布圍成，虽不甚美观，不过柱头上鑲有銀頂，其大小类乎胡蘿蔔；銀頂上尙鑲有各式宝石，光华耀目。帳后插有綉旗一列，微風吹动，飄飄揚揚，蔚为壯观。圓形帳之幕門高大，經常关閉，輕易不开。帳幕之上，挂有門帘。

汗帳之旁，另有一座大帳，四角皆由繩索絆住，亦頗华美。其后有四座帳幕，排成一列，搭成一条甬路。由此帳可以通达彼帳，上面有帳幕遮陽。左近尙有其他帳幕多座，玆不贅述。距此不远，另有院落一处，四周用絲幔圍起，上繪以金碧色琉璃之画，幔上开辟窗戶若干，蒙以細紗，足以防止由窗戶出入之物。另一座院落之中央，建有高大帳幕一座，其高度及內部之陈設与前述者相类似。由紅綾幔圍其四周支帳之巨柱，亦由 3 截所湊成。帳頂上安置張开兩翼之銀色巨鷹一只，对面数尺以外，在帳角处，有銀色小鳥 3 只，

有惧巨鷹之捕捉，振翼欲逃之神情，头部轉向巨鷹而望；巨鷹亦作攫捕小鳥之姿势，所有銀鷹及小鳥做工皆極精巧，栩栩欲生。帳頂上之此种裝飾，似具深意。

汗帳前边的通路上搭有遮棚一节，以免烈日逼射帳外之侍衛。遮棚亦由杂色綵綢結成，随日光之轉移而作伸縮，因此汗帳內，終日不覺酷热。

上述之兩座大帳，其一为帖木兒之后，或称之为“大夫人”者所居；另一座为第二位夫人，或称之为“小夫人”所居之处。①

高大有如上述之大帳者，尙有第三座大帳。其旁亦附有普通帳幕多座，皆由一道牆圍在院內。其为遮蔽陽光而搭盖之天棚与大帳相同，只是形式上具体而微而已，一路走向前去，同样之院落共有 11 座。各院落帳幕之顏色或形式，容或不同，然其外牆，一律以紅幔作圍，并有遮陽之天棚。各院落間通路之最狹处才能通人。上述各院落，有为帖木兒之后妃所居，有为帖木兒之孙及其妃主所居之处。王孙与妃主等皆效帖木兒之所为，不分冬夏，常年住在帳里。

此外，我們尙見有帳幕一座，上复絨毡，其后則有 4 座帳，与此形式相仿。

帖木兒在午后所进入之汗帳，为众帳中最大者。即在該处，召見我們。所賜宴食，多为羊肉、馬肉之屬，食畢辞归寓所。

10月初之星期二所举行之第二次劳軍宴上，我們也被邀参与。帖木兒坐汗帳中，賜食畢，由努里丁·米兒咱 (Nuridin Mirza) 及沙·麦立克·米兒咱(Şah Melik Mirza)代帖木兒頒發犒賞。

帖木兒所賞賜者为糖餞白果、杏仁及葡萄等，分盛在有托銀盤內。盤上加以絲罩。帖木兒本用此以賞賜宮內官吏。后亦賞及我們兩盤。临辞出之际，有內侍向我們周身散擲銀錢，其中亦不少鑲

有宝石之小金錢。照例犒賞頒發之际，卽表示宴席終了，宾客应該辞出。

翌日，帖木兒于其他之宴席上，又將我們邀去。無如是日風力剧烈，帖木兒留在宮中，未出；而宴席仍命人照开，我們謝过厚恩之后，未候开宴，卽行辞出。

10月9日（星期四），帖木兒的次子米蘭沙之妃汗則黛（Hanzade）設宴来邀，宴設在妃主之大帳內。我們走进帳前之际，見帳外列有酒甕甚多。帳幕內部之陈設，亦極华丽。

行抵帳前，妃主立命人讓进。我們于敬礼之后，对面趺坐。帳內有宾客多人，妃主之侍役，概为妇女，其本人之座位背上，放置靠枕数个，时正依枕休息。

本日之宴，为庆祝帖木兒之亲屬某人举行婚礼而設。妃主汗則黛年在40岁，面黃体胖。面前陈有酒器，其中除盛酒类之外，韃靼人所嗜飲的"包咱"(Boza)亦备；此种飲料，系由馬乳所制成。妃主之旁有宮女歌唱，奏細乐。当我們入帳之际，妃主与宾客正在飲酒，妃主飲酒規矩，大致如下：

由宮內齿長位尊之官吏一人及帖木兒之亲族青年王公二人負責向在座之宾客敬酒。酒使每人手捧一盤，盤中之小金盞已注滿酒，身后有提酒壶之侍役，在后相随。酒使捧盤至妃主前时，先躬身3次，然后向其献盞，其次向在座各位夫人献盞。

俟飲畢，由酒使再逐一將酒盞斂回，注滿酒后，再献飲。如是者数巡，迅速进行，酒盞不停地收来送去。各位夫人不进食物，放量豪飲。有时座上之夫人，亦向酒使劝飲；酒使受到賜酒之时，將盤放在地上，一口气將酒咽下，然后將杯底轉向賜酒之人，表示酒已飲干。

妃主所举行之盛宴，帖木兒之大夫人亦蒞临参与。大夫人除

飲酒之外，又飲“包咱”。飲酒之时甚長，嗣蒙大夫人命我进前，亲自賜飲一杯，我以生平滴酒不曾入口，謝辞。此际帳中在座之夫人，已有多人飲醉。妃主汗則黛与帖木兒系出同族，所以在汗公之前，最受寵爱。有子名哈里勒苏丹，卽米蘭沙之子，为一年20岁之青年。

10月9日，帖木兒为其諸孙举②行婚礼事，特排喜宴，預事庆祝。我們亦在被邀之列。席設在露天。帖木兒之大夫人，也来参与。所食之肉，所飲之酒，皆不計其数。赴宴之各位夫人，亦尽量暢飲。

举行大婚之日，帖木兒曾命人召請撒馬尔罕全城之商人、工匠、珠宝商、厨师、屠夫、裁縫、以及其他的工艺匠人等，一律列会。来者皆集合于大軍所在之河旁。此輩工匠，商人皆在营旁，立起帳幕，銷售商貨，作生意。城中居民，已因此迁徙一空，在营旁另建起一座临时城市。

此外尙有献艺者多人，設場四方，以供市民玩賞。与会之人来此后，非奉有帖木兒之命，不得随意走出。因此，所有城內工匠商販，皆携家帶产，迁移至此。

各行各業之人为展覽其本行特色起見，或就帳前，陈列所售貨品，或搭起做坊、工場，以表演工作情形。全軍上下，以及庶民百姓，或游覽此临时集市，或往观玩把戏，于欢娛中排遣时光。

帖木兒又命人树起一座大絞人架，于使百姓縱情欢乐中，得見对于不知自爱，以身蹈法之徒，严加懲治。凡犯重罪者皆悬在絞人架上。

首被送上絞架之犯人为撒馬尔罕前任省長底納(Dina)，底納为帖木兒汗国內最有名之人物。6年前，帖木兒出征之际，曾任命底納为大法官，繼又任之为撒馬尔罕省長。

及帖木兒归来之后，聞悉底納在任內擅作威福，对于人民殘忍

暴虐，濫用职权，立刻將其逮捕，由帖木兒亲加审問，結果判为死刑，籍沒产業入公。

帖木兒执法如此严正，震动此間各界人士，因其能严厉惩治有权势有地位者，如底納，实予枉法者以当头棒。同时有替底納講情者某人，亦被处死。倘有謀解脫底納之总管布隆大·米兒咱者，也受牽連。布隆大·米兒咱为援救底納起見，願納金 40 万披贊他③(Pesanta) 代贖其罪。

帖木兒首先表示允諾，將四十万披贊他收下，及贖金入庫之后，立刻將布隆大加以拷掠，追索其余之財貨，至逼出最后一文时，方將布隆大处死。不过布隆大死于倒悬之刑。

又帖木兒出征之前，曾吩咐一位宮內人員，备下 3,000 匹馬。及出征归来，帖木兒偵悉該員違命未备，于是亦將其处死。

帖木兒执法之严，多类乎此。例如，高抬肉价之屠戶被处决。其他若鞋匠及工艺人，皆因不守法度，而受重刑。对于工艺匠人所施惩罰，皆在防止他們对顧客过度盤剝；倘若不然，此輩商販工匠更將任意高抬物价。

韃靼人中有地位者被处死刑时，方用縊刑。至于一般人之死刑，多用斬首。因此一般人，对于斬首，多認为最耻辱之死刑。

10 月 13 日(星期一)，帖木兒又举行宴会，我們亦被召去。及赴宴之时，汗帳之旁，又建起兩座帳幕。其华美，远超乎其他帳幕之上，为向来所未曾見之佳構。其內部之陈設亦極講求。帳之四角皆有錦綉，其华貴都丽，有出乎意表之感。

帳之四周圍以紅綢，彩色鮮艳，上加金錦，益增其美观。院牆較他帳为高。幕門之上，架有門楼，其形式較他处者为奇特，帳幕之各門前，皆扎有彩楼，上嵌金錦花彩。門楼之上層，四周开窗；窗上皆挂有一色之窗簾。外牆上所辟之窗戶，隔以細紗。院內尙有小

帳幕数座，形式亦極华美。距此不远之第二座帳幕，其外牆乃由名“刺桐”④之素緞所圍起。其樓閣、牆壁、以及窗戶等，皆与前述之帳幕同。院內尙有各形各色之帳幕多座，彼此通連，往来皆極便利。

当日我們拟往观光上述兩院內之各帳幕，但未能如願，因是日帖木兒正在該处大宴群臣。次日我們再临其地，分別参观各帳。見院旁又建起汗帳一座，其雄偉之形势，与帖木兒所賜宴之汗帳相仿佛，不过此帳系由白綾圍起，其上有杂色絲綢及錦綉。

次日为候开宴，于入宮院后先就遮陽之布棚下，稍候一刻。見帖木兒之汗帳，及其他帳幕之間，列有酒甕多尊，其地不許任何人經过。兩旁有手持弓矢、腰悬利劍之騎衛守护。凡有行近此間者，無論其为何人，立加毆打。有若干人誤过其旁，竟被毆伤，甚至被击斃。死者皆被弃尸帳外。因衛士奉有严命，凡有侵入此間者，格杀無論云。我們坐候之际，見候謁帖木兒者，頗不乏人。每个布棚之下，列有大酒甕一只，其大足有 60 加倫酒之容量。

正在坐候帖木兒莅临之际，忽傳来帖木兒之命，我們先往謁新自阿富汗来朝之王孙。此位王孙現任阿富汗总督。帖木兒不見王孙已 7 年，所以召之来。前二日王孙方抵撒馬尔罕。王孙系帖木兒長子只汉杰兒之子，帖木兒所最鍾爱者为其長子只汉杰兒。及其故去之后，乃移其爱于此王孙，青年王孙名皮兒·麦麦特(Pir Mehmet)。

王孙住一座紅綾帳內。自己坐一矮座上，左右陪坐者多人。侍役引見王孙之时，曾經囑我們見之应行跪礼。我們依其言于見面时下跪致敬；王孙命坐，并作寒暄。王孙皮兒·麦麦特身着極华美之內服，外披一件素緞上有錦綉之外衣，衣領、胸前、及背后、皆有綉花。帽上鑲有珍珠宝石之屬，帽前綴有大紅宝石一塊。左右陪坐之人，对之皆極恭敬。

王孙面前有大力士两人，作角力戏。力士上身皆著無袖之皮樒褳。彼时正相持不下，搏斗于前，后以王孙命其迅速收場，所以由其中一人，將对方捉住提起，然后摔倒在地。

当日各国使臣，皆来帖木兒之孙处致敬。青年王孙，今年不过 22 岁，面显黃色，下頷尚無髭鬚，人皆称之为小印度王(Küçük Hindustan Emiri)。但据傳說，印度本境上之統治者，为一基督教徒，[5] 姓名不詳，印度之都会名德里。

帖木兒以先曾与印度王發生战爭。[6] 起初帖木兒軍队敗退，乃遭巨象襲击之故，不得不退。帖木兒为驅散此批巨兽起見，命載草之駱駝进入战場，双方接触，即縱火燒草，駱駝背上火起，遂使敌陣中之巨象，四处逃窜。因巨象性畏火，見之即走。据說，象眼睛小，因而畏火。

帖木兒出奇致胜，將印度王击敗后，印度大部分土地并入撒馬尔罕疆域之內。其地虽多山，然人口輻輳，城市繁盛，乡村富厚，而土地肥沃。

印度国王既敗，逃入山嶺之地，从新召集兵馬，意圖与帖木兒再战。但不久帖木兒引兵他去，印度王亦未作追击，現此境之一部，由帖木兒之孙統治；其余之印度大部分，仍由印度王治之。帖木兒所占据之土地，远至大陆南边(即至巴士拉海灣)之富庶而寬大之忽鲁模斯(Ormuz)城，其余土地，則归印度王統治。是役發生在 12 年之前。

帖木兒所未征服之印度境上之其余部分，有基督教徒居住。居民中虽有阿剌伯人及犹太人等，但皆在基督教徒統治之下。

---

① 原注：由下文所述而知，帖木兒此际有夫人八位，大夫人及小夫人，位列其首。小夫人係大夫人之妹，爱密兒 • 母撒(Emir Musa)之女。大夫人之父，則为旧日撒馬尔罕統治者可贊(Kazan Han)汗。

② 原注：据阿里叶兹歹里所傳，此次係帖木兒为6个孙兒举行婚禮。6人之名，为沙哈魯之子兀魯伯（Uluğ Bey）及伊布剌欣苏丹（Ibrahim Sultan），米蘭沙之子阿伊兀兒（Aydgel）及奥瑪師海之子阿黑麦特（Ahmed），賽夷德阿哈麦特（Seyed Ahmed）及白克拉赫（Bikrah），此位作者，并謂正式婚禮，係在宴后之次日举行云。

③ 原注：以今日幣价計算，每一拔贊他值土耳其銀幣一元二角。

④ 鈞注：中国泉州緞在中世紀时，頗負盛名于西方，波斯人名之曰 Zeituni，加思梯勒人（Castillans）名之曰 Setuni，意大利人名之曰 Zetani，皆指此种緞而言。阿剌伯旅行家伊本拔禿塔書曾詳述其所游覽之剌桐城（泉州）及其特产剌桐緞之优美（見 Klaproth 之亞洲記录）。

⑤ 鈞注：克拉維約謂印度本境之統治者为基督徒一語，恐係傳聞之誤。布哇氏所著帖木兒帝国一書关于帖木兒时代之印度曾作下列記載：

"突厥种信奉伊斯蘭教的塔忽剌（Tağhlak）朝，于1321年在底里（Delli）城代阿富汗（Afghan）种之乞里只（Ghildji）朝而与帖木兒出生之时，适当摩訶末塔忽剌（Mohammed Taghlak）在位之年，此王好文艺，可是篤信宗教。他想將他的臣民，尽变为伊斯蘭教徒，于是虐待婆罗門教徒（Brahmanistes），全国乱起，他的帝国，亦因之瓦解。他的重要異密皆利用这机会，独立自主。等到14世紀末年，帖木兒强使此国称藩之时，国境已經有限了。后在15世紀末年，仅保朵阿卜（Doab）之地，对于在他的故地建立的五个伊斯蘭教国家，毫無权力，可以干涉。此五国就是朋加剌（Bengale），沼納扑兒（Djaounpour），麻罗华（Malwa），明茶辣（Gondjerate），迭康（Dekan）等5国。"見帖木兒帝国第3章17頁。据此看来，当日印度之統治者，皆係伊斯蘭教徒。而無一基督教云。

⑥ 鈞注：帖木兒用兵印度之經过，舍利甫丁書，本阿利卜沙書上皆有詳細記载。今將伯劳溫書上所記，录之于后，以資对照：

"軍队在800年7月（1398年3、4月）出發，首先攻击印度边境的異教徒加非里斯坦（Kafiristan）的黑衣部（Siyah Pouch）同速来蠻忽（Süleman Kouh）的阿富汗部。800年9月12日（1398年29日）帖木兒逾印度河（Indus），自是以后，遂大肆殘杀，他在巴威尼兒（Batnir）屠俘虏万人，801年4月2日（1398年12月12日）又在底里附近屠杀10万人，屠杀后5日，大敗底里君主馬合木三世（Mahmod III）之兵，此朝遂一蹶而不复振。馬合木三世之阿富汗兵，及闍剌者普惕（Radjipoudis）兵皆在怕尼帕惕（Panipat）地方破灭，底里城陷落，城內的建筑物，尤其是壯丽的大禮拜堂，虽使帖木兒羨賞，可是仍不免于完全毁灭。本地的君主，遂在一个長期間中迁都于别的城市，就中若阿格剌（Agra）城，曾为八八兒（Baber）同胡馬云（Houmayoun）二王的都会，晚至962年（1554至1555）底里才复成国都。馬合木三世的敗兵，退过恒河（Gange）对岸，帖木兒遂將所取馬合木三世的国土，分給諸將，可是他不再进取，就退兵了，因为听說波斯乱起，所以赶急离开印度，此役共費时5月又17日。見書194頁。

第十四章　帖木兒之汗帳

謁見过皮兒麦麦特之后，午間我們在布棚下稍为等候。帖木兒自寢帳中来大汗帳內接見我們。帖木兒率領諸王臣齐进大帳后，立刻延見各国使臣。

各使进帳，按爵位高低，排列坐下后，共賞玩乐。帖木兒命演象戏。先牽过塗有綠色之大象数匹，背上有木樓，內坐象童。大象献各項玩戏之时，左旁吹奏奇怪之音乐，大象似願聞此种奇怪之乐声然，帖木兒面前另有乐工一班奏細乐，由宮女們歌唱相和。帖木兒面前列有酒器 300 件。

一桌上放置兩桶馬湩，侍役在旁攪拌，湩內加糖后分向宾客捧送酒及馬湩。

諸事就緒之后，帖木兒之大夫人自其幕中走来汗帳，参加宴会。大夫人身穿紅色錦袍，袍角之長，可委于地。大夫人之袍角，有 15 位侍妇在后持提。其面上所施之鉛粉过于濃厚，以致类似帶有紙制之面具。此地民間妇女，無分冬夏，面上皆戴面罩，夏日防陽光之晒，冬季御寒風之吹。宮內妇女之裝束，大致亦如此。大夫人面罩白色薄紗，头髻高聳，頗类头頂盔盖，髮际有珠花宝石等首飾，髻旁插有金飾为一象形，其上亦鑲有大粒珍珠。另有紅宝石 3 塊鑲于象上。宝石之巨大，約有二指長，髮际尙插有鳥羽一枚。大夫人走进汗帳之时，雉羽在头上晃动。髮梢分散在头后，髮色則漆黑。此間人士，头髮以黑色者多。侍役妇女之头髮，亦一律染黑色。大夫人之侍从宮女頗多。

大夫人出帳之际，侍女在旁張白綢傘盖于其頂上。为避日光

照及头臉起見，宮侍將傘蓋举在夫人头頂上。大夫人之侍者除宮女外，尙有太监多名。大夫人与帖木兒平列而坐。惟夫人之座位稍为低矮而已。其侍从宮女，一部分在帳內，一部分留在帳外，貼身之宮女，只有 3 人侍立在側。

大夫人入座之后，帖木兒之二夫人又入帳。身上之服飾以及进帳內时仪节，与大夫人同。此位夫人皆称之为“小夫人”，其坐处，較大夫人稍为向后一点。

二夫人之后，有三夫人进帳，按同样之仪节走进，坐在排定之座上。陆續有九位夫人进汗帳来，各就已位坐下。穿着同样之衣服及裝飾，其中有 8 位为帖木兒后及妃，而其余一人，为王孙之妃主。帖木兒对各位夫人的封号如下:

上述之大夫人称之为“皇后”，为撒馬尔罕旧日苏丹之女。旧日撒馬尔罕苏丹，轄有自伊朗至大馬士革的疆域，名可贊汗(Kazan Han)。可贊之姓，依母系而来，其生身之父为何人，已不可考。

可贊汗为一驍勇果敢之大汗，屡胜其他各国。其所布之法令，帖木兒至今仍然沿用之。

帖木兒之第二位夫人，称为“小夫人”者，乃国王禿滿阿①(Tumanağa) 之女。禿滿阿为安德拉布 (Andrabh) 境之国王。三夫人名突刻尔夫人 (Tükel Hamm)，四夫人名者而潘穆勒克②(Çelpan Mulk)，五夫人名芒达撒格夫人 (Mandasage Hamm)，六夫人名溫哥拉哥夫人(Vengaraga Hamm)，其八夫人即最后的一位夫人名者維海尔夫人③ (Cevher Hamm)，为帖木兒在去年 8 月間所新納。

各位夫人坐定之后，飲宴即开始。飲酒之时甚長。酒使先向各位夫人献盞。酒罢，再献馬湩。

帖木兒在席上將随員敎士阿洛芳庇斯喚至面前，亲持一杯酒，

賜与阿洛芳庇斯；对于我，因为知我素不能飲，所以未强我飲。接飲帖木兒所賜之酒时，其礼仪如下：

先向帖木兒坐处走去，于距离数步之外，先屈右膝，單腿一跪。起立之后，向前一步，再躬身俯首拜；起立临近帖木兒之际，双腿跪下，接过酒杯，向后退一步跪下，將杯中之酒，一仰而尽。飲罢，右手須举到額前，祝帖木兒寿。

随員教士阿洛芳庇斯按照仪式飲过酒后，与在旁之兩位司仪官退归原座。使团之随从人員，亦受有賞賜，此时他們正与其余使臣等，在鄰帳飲酒。有外国使臣数人为帖木兒所不願召見者，所以皆在鄰帳內暢飲、用飯、及观賞余兴等。嗣邀帖木兒之恩賜，將其所余之酒賜与在鄰帳內之随員。汗帳正在欢飲之际，帳前所备妥之余兴，亦在演出。

先牽过大象，象背上裝有木楼，楼前各角遍插旗帜。楼內坐有象童五、六人。其中一人，騎于象之头上，手持長竿一根。象身顏色灰黑，通身上下，不見一毛，其尾与蛇尾相似。

本日宴上，大象作玩戏多种。有大象与馬竞走一項，大象起步奔跑之际，土地皆为之顫动不已。实际上講，大象之猛冲之力量極大，至可畏怖；無論人类或动物，莫敢迎阻。在战爭中，大象一匹之价值，足抵上千之步卒，因大象在冲鋒之时，迎面之物，莫不为之踏平，尤以身受創伤后之大象，在战場上，更为凶狂，奔馳更为迅速。大象之長牙，皆向上長，因此慣將長牙撞断，留下短牙，磨成利劍。同时將所撞断之長牙，深藏各处。

大象能耐行 2 日，無須休息。于路程之上虽 2 日不食不飲，亦能忍耐。尤以在战爭中，大象虽 3 日不食，仍然能战。

此时宴席上之帖木兒及夫人，飲酒已过数巡。乃撤酒摆飯，菜为烤羊肉及馬肉，分送与宴各人之前。有 300 名內侍，專任伺候。

帳外馱运菜飯之車輛与駱駝，往来不絕。肉食之外，未备面包；肉食后各人面前端上米飯，随后又端上各样甜食。宴至晚間，兩旁張起灯籠时，尚未散席。

席上各人，無分男女，莫不开怀縱飲狂啖，尽情欢乐，通宵达旦，因为此晚为帖木兒某孙結婚之喜宴，其孙媳亦帖木兒亲族之某氏女。我們听到宴席將繼續到天明时，乃效其他使臣之所为，謝恩辞出。帖木兒及其夫人与王孙等，仍然欢飲玩乐下去。

10月16日(星期三)，帖木兒又賜宴，我們亦被邀参与。宴席在第一座大汗帳內举行，是日与帖木兒同坐一帳中，見其狂飲不息。酒罢上菜飯，又有各項余兴，欢娛終日。赴宴之宾客，莫不陶然大醉，踉蹌辞出。而帖木兒一人坐在上面，神情極为快悅。我們最后也請辞退出。

次日，大夫人賜宴，我們亦荷召及。賜宴之院落中，有华美的帳幕多座。大夫人所居之汗帳，尤为富丽，与宴之宾客甚众，所有外国使臣，皆被邀及。此外宮內人員，不分男妇，一律参加。院四周之絲幔上，又点綴以杂色彩綢。

当日，有爵秩崇高之宗王数位出迎我們入于院內，先赴临門之帳幕，其內飾以赤白兩色綵綢。落坐不久，即捧上丰富之点心，又敬我們以酒。剛用过点心，大夫人即命人引导入內观光各帳，其华美無以复加。有最为崇高龐大者一座，四周由繩索絆定。帳上复有紅緞，帳頂鑲銀，光华耀目。帳內之华丽，亦不下于帳外。具見匠心經营。此帳有門兩道，各門上皆挂細竹帘，此帘系用灰絲綫編細竹而成者，因之幕門虽閉，仍有清風送入。同时自帘內可以窺見外面之人，而自帘外望不到里面之活动。

帳幕之第二道門，極其高大，騎士可以乘馬出入。門上鑲有銀板，入門后兩旁尚悬有碧色之金板，板上鏤刻之精細，謂之韃靼斯

坦或西班牙境內所制，殊不能令人置信。

最可注意者，帳門之兩扇銀板，上有聖保罗之像及聖皮耳(Sen Piyer)之像。据云，此帳系自布魯撒所得来之鹵获品。帖木兒入布魯撒时，將苏丹自牙卽的之內庫打开，幷此帳幕携来。

帳幕之中央，置有巨櫃，其上放置酒盞及盤碟之屬，櫃高4尺，約及于人之胸部，其上之雕飾，極为华丽。大粒珍珠，宝石鑲嵌在四周。櫃之盖上，鑲有大如核桃之宝石。大夫人所有飲盞，皆貯此櫃內，飲盞系純金所制，外鑲珠宝，或上嵌綠色翡翠。巨櫃对面，有一高桌，金質而帶珠玉鑲嵌。其旁陈列金制大树一株。其高及于一人身長。树枝上滿結紅宝石、綠翡翠、瑪瑙及鑽石等。果实与树枝之間，倘有金鳥棲止其上；或振翼欲飞，或适飞落枝上。树身后，立有銀屏風一方。銀屏上，乃一幅繪滿花卉之圖画。帳幕一角落上，亦挂有画一幅，其边角皆以細錦裱好。

在大夫人帳內观光种种稀有珍品之后，又赴帖木兒所在之大汗帳，帖木兒此时正与宾客共坐暢飲，前面所述之新与皇族某氏女結婚之王孙，与其新妇，現在附近某帳內居住。帳幕的形式，頗类一座平房，四面用紅綾圍成院牆，上复綵綢。正房之四壁較矮，牆內分为若干小間；牆壁上开有窗戶，用細紗作窗帘，可以由內外望。四面之牆壁与房頂接連，如此渾为一体，不露空隙。

我們行进帖木兒汗帳之院时，先至門側之室，稍坐，院門之进口处上为楼閣式之建筑物，楼下兩側筑为高牆，中間为人員出入之長甬路。路之尽头，其右为王孙的住处；左方辟为一座極华丽之客帳。院門进口处仍取帳幕形式。圍牆壁之綾幔上，皆有錦綉。

路之尽头，正是大汗帳所在之地。帖木兒与其臣僚，正在帳內暢飲；欢笑之声，达于帳外。此院中帳幕之講究及华丽，难以尽述；設非亲眼目睹，对其价値及壯美之描述，定难置信。

使团于参观汗帳所在之院內各帳之余，又往参观一座木楼。楼之內外一律作金碧色之油飾；形式玲瓏，彩色輝煌。此楼随时可以拆卸，帖木兒即用作为祈禱之处。帖木兒随行至各处，即將其携往。故称之为"流动礼拜寺"亦無不可。無論行軍，或战爭中，此木楼皆傍帖木兒之汗帳而建立。

附近尚有純綠色之幕一座，其內飾以灰鼠皮。中間鋪有兩張床。另一座帳內，鋪滿最珍貴之兽皮，此类皮貨，在韃靼境中，尙須15条金方購到一張。若在欧洲，其价更昂。上述兩帳，不过列举若干富丽华貴之帳幕中之一二而已。至于其他，則所在多有，兹不贅述。帖木兒及皇族所居之帳外，尙有軍中將校官佐。所建之帳幕，为数極伙。据云，軍帳之数，不下四、五万，皆建立在大营四周之花园果林間，蔚为壯观。附近河流即穿流其旁。

此次帖木兒为諸孙婚礼，而招集境內之各王公、部長来撒馬尔罕，使我們得以遇到巴达哈伤④ (Bedahṣan)国王。巴达哈伤境，以盛产宝石著名。我們会及其王时，見其左右侍从之人甚盛，因而向其詢問采取紅宝石之情形。国王态度極其謙遜，謂："巴达哈伤境內富于矿山，后經矿商开采，沿矿脉采取，將矿石取出，加以洗凈，剖切琢磨等手續之后，即可得紅宝石。"⑤云云。帖木兒为保护矿产起見，对于开采之人，加以限制，幷訂立严密之法令，以管理之。巴达哈伤之都会，距离撒馬尔罕仅10日程云。

又有屡次在宴上所会見之某公，据謂乃阿維尼(Akvivi)省長官。該处盛产瑪瑙，其地距撒馬尔罕亦10日程。

10月23日，帖木兒又大宴群臣。赴宴之人，为数極伙。咸以盛典曠有，莫不开怀暢飲，尽情欢娛。帖木兒之各位夫人，亦蒞会参与，所著服飾，一如前述。此宴欢飲終日，直至日落黃昏，方才席罢散会。

10月30日，帖木兒离开大营，返归撒馬尔罕城內。所駐之宮，即尙在建筑中之礼拜寺旁。帖木兒之長孙麦麦特苏丹，⑥安葬其間。麦麦特苏丹于安哥拉战役中，为敌人所俘去，后歿于土耳其境內。

帖木兒最鍾爱此孙。为紀念之而建立此寺，遺体亦移至寺內安葬，寺之內外牆壁，皆以金碧二色琉璃鑲砌。

帖木兒返归城內，即住在寺旁宮內，以便主持長孙安葬典礼。長孙麦麦特歿于土耳其境之后，遺体即送来撒馬尔罕寺內，为追念起見，帖木兒曾命建立一塔。此次帖木兒自大营返城，見建筑中之塔，过于低矮，心中甚为不滿，立命拆毁，限10日依式从新建妥。工人奉命后，晝夜加班赶筑。帖木兒又躬临兩三次，視察工程进行之情形。近来帖木兒以年迈体衰，已經不能乘馬，出入皆乘輿。时常至工地，指示建筑。似此高塔，果然于10日內建成。以塔之高巍如此，而居然于最短期間完工，堪称为奇迹。

帖木兒命人通知，候長孙安葬典礼举行后，再召見我們。同时篩海·麦立刻·米兒咱(Şeyh Melik Mirza)奉命送哈达多方；此外又頒賜皮領大袍数襲；每人皮帽一頂，每人銀錢一袋，袋內有1,500枚銀錢。我們謝过恩。他临去邀我們赴其私宅之宴，并謂帖木兒以我們使命完成，允我們归国云。我們亦称："願早日返归为帖木兒呼为'我兒'之西班牙国王处去"云。

---

① 原注：克拉維約之記載，在此点上，不無訛誤。因此后之名为禿滿(Tuman)，而父之名为爱密尔·母撒(Emir Musa)。

② 鈞注：帖木兒帝国書中載："帖木兒諸妻中，有兩个中国的公主：一名大皇后(Al Malikat al Koubra)，一名小皇后(Al Malikat as Songhra)。又有一后名禿滿(Tuman)，是那黑沙不(Nakhchab)長官昊密牟栖(Mousa)之女。一后名札勒班(Djalban)，極艳丽，因为一种想像的过失，曾被賜死；此外尙有妃嬪甚众。"書90頁。

③ 原注：克拉維約在提到者維海尔(Cevher)之名时，注以此字义为"心爱之后"，其实Cevher二字，在突厥語中义为"金鋼石"云。

又案原文上虽有八位夫人之說，实际上只列七位之名，于第七位夫人之名，遺而未列。

④ 鈞注：关于巴达哈伤，中文史地之書上，不乏論及者，今分別介紹于后：

"巴达哈伤州(Badakchan)处烏滸河上流左岸与大雪山之間，在阿富汗斯單之东北端，今都会名費咱吧的(Faizabad)，在烏滸河左岸，支流(Kakcha)水之右岸。英国旅行家吳德(Wood)在1838年，經行塔里寒費吧的兩城中間之地，所見人烟之稀，与馬可波罗所言自訖瑟摩达巴达哈伤一帶之情形相同。"馬可波罗行紀46章，注1，19頁。

又"巴哈伤，城名亦部名，今称巴达克山。自喀什噶尔越葱嶺以至吐喀里斯單，必由巴达克山經行。吐喀里斯單卽唐之吐火罗，今屬阿富汗。唐元奘西域記，渡縛芻河至鉢鐸創那国。縛那卽阿母河。当日元奘东归，在阿母河上游过渡，正从巴达克山，东趋葱嶺，則鉢鐸創那又巴达克山之異譯。元祕史有巴惕客薛亦此。"元史譯文証补26卷上頁343，至于該部当时与中国往来之关係則有下列一段：

又"巴达黑商，永乐年間，其王遣人来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其国山川特秀。"明書167卷3317頁。

又"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維东北，周十余里，居平川，地产無險要，其南近山，食物丰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貨，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陈誠使西域記。

⑤ 鈞注：馬可波罗行紀曾詳述此处采紅宝石情形。今附录之于下：

"此州出产巴剌思紅宝石(Babis Balais)，此宝石甚美，而价甚貴。采之于若干山岩中，掘大隧以采之，与采銀矿之法同。仅在一名尸弃尼蛮(Sezniman)之山中，發現此物。国王只許官采，他人不得至此山采發，否則杀其人，而沒其貨財。任何人不許將此物运往国外，所采宝石，尽屬国王，或以之貢于他国，或以之贈于他国。国王以此紅宝石甚稀，而其价甚貴，若任人采取，則此宝石充滿于世界，不足重矣。采取之少，防守之严，其故在此。"書46章128頁。

⑥ 鈞注：关于王孙麦麦特苏丹之死，帖木兒帝国上曾有一段記載，今摘录之于后：

"王孙麦麦特苏丹(Mohmmed Sultan)于安哥拉战役后之1402年，死于克剌黑撒。麦麦特为帖木兒長子只汗杰兒(死于1375)之子，母名汗則綮妃主，于其子歿后，嫁与帖木兒之次子米蘭沙云。"

又"1403年3月12日白牙卽的死后之4日，帖木兒所鍾爱而命嗣位的孙子摩訶末莎勒壇(Mohammed Sultan)死，帖木兒听說孙兒病重，赶回看他，想用病床將他运往哈剌·喜撒兒(Kara Hisar)，在道仅一日死。寄其柩于孙丹尼叶，等待將来运向撒馬尔罕举行盛大丧礼，帖木兒命臣民持服。……"書53頁。

第十五章　撒馬尔罕(三)

帖木兒为安葬其長孙而修筑之宝塔，完工之后，又为整頓撒馬尔罕市容而显忙碌。历年以来，从欽察、印度、以及韃靼境各处，运来撒馬尔罕之商貨，無虞千万；而城中旣無存放之处，又無陈列售卖之大商場。帖木兒于是命人建一座横貫全城之商業市場，于其內招商設肆。所有貨品，皆集中此場上銷售。已派定官員2名，督率工程，此2人奉命后，自然晝夜加工，赶为修建，因不能如期交工，自己之头顱，亦难获保全也。起始先將划定綫內之民房拆除，开辟出通路，原有之旧建筑，一律清除；为完成此項任务，曾奉命不惜使用一切手段。

各房主以房被拆除因而向政府請願，政府对賠償一律不理。只催促房主將拆除后之材料，急速搬开。街上所有之房屋，經拆过之后，兩旁之建筑，立刻动工。商肆建在街道兩旁，对峙而立。每座商店为兩进房：一間在外，一間在內。通路上面，搭有棚盖。工程完竣之后，各項生意，皆將移入此內。商場附設有公共水池，及噴泉多座。

修筑商場之經費，系由撒馬尔罕全市居民担負。工事进行之际，工人分为晝夜兩班，所以完工極速。自城之一端，达于彼端之商場，形式旣龐大，而頂上又需棚盖；居然能在20日修成，可以称之为神速。动工之际，工人喧嘩喊叫之声，極为凶猛。类似無数怪物互相搏斗，而作嘶鳴之声。工程完成之后，旧房主依然請政府予以賠償。但無人敢向帖木兒提出此事，于是往求帖木兒所接近之聖裔賽夷族人，請代向帖木兒說項。

賽夷族人，因系至聖穆罕謨德后裔，帖木兒对之，异常敬重。賽夷族人受此請托之后，某日乘与帖木兒对奕，玩象棋之机会，曾將此事略为提述，“以房屋被拆除之房主，情形可悯，似应予以相当賠偿”等語。

不料帖木兒聞及此語，大为震怒，謂：“撒馬尔罕所有之土地，莫非王土，今有人竟敢作伸訴，定加澈查严懲”云云。賽夷族人見帖木兒大怒之狀，深为慚愧惶恐，为免發生不測，当請其为真主面上，加以寬恕。并表示帖木兒之所有处置，皆極公平，对待市民之态度，亦無不适当之处。

帖木兒为大夫人之母所建之礼拜寺，为撒馬尔罕城內最华貴美丽之建筑。寺內工程告成之时，帖木兒認为山門过于低矮，命人拆除，迅速另建。并指定宮內官員二人，督促工务进行事宜。

近来帖木兒体力就衰，步履維难，騎乘亦有所不能。所以出入，皆須乘輿。而每日仍不分早晚，亲往修建礼拜寺之工地，在旁催促；甚至坐在工程旁进餐，將盤中殘余肉食，抛擲与打地基之工人，不啻喂飼家畜。帖木兒为獎励工人努力工作，有时且向工人散擲銀錢。工程正如此加紧进行中，大雪紛紛降来；工程不得已，又告停頓。

11 月 1 日（星期五），我們拟再謁帖木兒，陛辞归国。恰逢帖木兒赴某修筑中之礼拜寺。自晨至午，我們皆在候其召見。午間，他自汗帳走出，坐在平台上进膳。飯后命人来告，其本人因事务羈身，不克延見，容日可再来辞行。当日帖木兒系为王孙皮兒麦麦特返印度在即，特为之餞行。王孙临行曾受帖木兒所賜之弓、矢、武器、哈达、以及其他物品，随从人等，也賞賜有差。

星期六，我們往宮內陛辞之时，据謂：“本日帖木兒不出帳，現在臥病中”云。我們等待甚久，有帖木兒近侍某自內走出、囑我們

先退出，無須多候，我們不得已归寓。

星期日，我們再至宮內探詢能否謁見之事。等候良久，有帖木兒之总管3人，来我們面前謂："帖木兒不接見"。另据宮內人員談：帖木兒以我們未經召請，屡次赴宮內求見，深为不悦。曾將陪伴我們之禮官韃靼貴人，喚入宮內，拟予穿鼻之刑；嗣經其力辯謂，彼不曾引我們入宮，方获赦免。虽然如此，仍遭一頓鞭笞。

帖木兒之疾，逐渐沉重；宮中人員，不分男妇，皆現憂慮之色。国內大政，皆由帖木兒身側三位总管处理，但此輩絲毫不知处理之道。

我們在帖木兒召見之前，不得不作等候。此頗使我們不能忍耐，但我們又沒有勇气，再到宮內詢問。正在此际，帖木兒之总管派来一人謂："奉帖木兒之旨，命我們急速返国。"按来使所述，次日黎明，我們即須动身。同行旅伴，尚有埃及苏丹派来使臣，土耳其使臣。

將有一位韃靼人名卡尔窩·突曼·奥郎(Karvo Tuman Oğlan)者，护送我們至塔布里士，途中食宿，以及所用馬匹等，皆由总管預先通令各地官長，妥为預备。及抵塔布里士之时，謁見帖木兒之孙奥瑪(Ömer)。在該处，三国使臣分手，各返本国。

我們接到来命，当时即提出异議："我們既未亲向帖木兒請辞，又未奉到复西班牙国王之答書。以此种种，碍难立即成行。"来使回答："处于此种局势之下，抗議亦無效果，既然总管如此吩咐，莫如立刻登程为妙。即如埃及及土耳其等使臣，接到通知，已作归国准备云。"我們依然进宮請見宮內总管，蒙他接見。我們当向其述及前于覲見帖木兒之时，曾蒙其吩咐："临返国之前，来宮一見，于請辞之前，不可擅自动身。"之語，然而适才接到通知，囑明早务必啓程，此事我們深以为憾。总管謂："現在謁見帖木兒之事，已無可

能。再者長此留居宮庭之間，亦殊無益”云云。又謂：

“事既至此，除非作归計外，已無他途。此际帖木兒病势沉重，体力微弱，已至不能言語之程度。据医生所傳，帖木兒已呼吸在旦夕之間。宜乘他一息尙存之际，赶快动身，或許帖木兒的死耗傳出，于事反有許多不利”。

总管已將話講到此种地步，我們又曾提及致西班牙国王之答書問題。总管以为，此际不宜逐一細談，并謂：“愈能早日啓程，对我們愈有利。复西班牙国王之答書，將来不妨随后送去”云。

自11月4日至18日之間，各方情况，極为混沌。总管又派前次来此之韃靼使者至寓所，送来4張护照，及几份訓令。其內容为分致沿途上4座大城省長，令其于沿途各地应代我們換馬，并命我們明早，务須动身。我們曾对来使重复声明：“未見帖木兒及未奉到帖木兒之旨以前，不願离此。”然而总管再通知我們：“不論使臣是否願意，必須啓程”云。我們面对此严命，只好归去。后来宮內来使，又引我們赴城外一座葡萄园內，与埃及使臣同在其地过夜，候土耳其使臣来，以便同行。

自星期二停留至星期五，我們最后一齐离开撒馬尔罕。

前面已將在撒馬尔罕所經过之事件述过，下面將叙述城內外之見聞，及帖木兒整頓此大都之經过。

撒馬尔罕城建在一座平原上，城之四周，圍以土牆，外有护城濠，面积較塞維来(Sevil)为大。

城郭四郊之房舍建筑，以及园圃之屬，連亘有20里之遙。花园及果林之間，皆开辟广場，及往来大道。到处遍設商肆，出售一切应用物品。城外居民，較城內人口为多。最华美富丽之楼房別墅，皆建于四郊。帖木兒所建之宮院，大半在城外，所有供观賞游玩之亭、园、台、榭、亦莫不散于郊野之园林中。圍繞此城的园林之

多与广大，使游覽之人，自远处望之，叢树如云，隐約見楼房数座而已。

撒馬尔罕城内外有溝渠多条穿过，泉水遍地皆是。果林之旁，辟有棉田及瓜地。所产甜瓜，数量極伙。即使在新年，亦有甜瓜葡萄可食。駱駝自各乡馱来之甜瓜葡萄，上市求售。甜瓜之产量既富，家家皆將其晒干貯存，一如貯存干無花果者然。以是此間居民，終年不断有瓜可食。甜瓜干之制法如次：先將甜瓜剖开，切成条形，然后晒干，加以捆束，貯放起来，以供終年食用。[1]

自撒馬尔罕再向前行，繁盛之村落甚多。帖木兒从所征服之各地，移来人民，充实其間。

撒馬尔罕境内，地方肥沃。所有小麦、果品、以及葡萄之类，莫不出产。至于各种家畜，亦多肥美；大尾綿羊，軀体特大。羊群既伙，肉价低廉。虽有帖木兒的大軍数十万駐扎此間，每羊之价（折合目前之土耳其銀幣），亦不过一元五角。至于面包、大米、到处丰足。

撒馬尔罕[2]以其城市富庶，出产丰饒而名于世，因此获得撒馬尔罕之名。按此字在突厥語为塞米兹·干特(Semiz Kent)，字之前半，塞米兹(Semiz)"肥胖"之意，或"富"之意。干特为"城市"之意，沿用既久，遂將富饒之城"塞米兹干特"讀为"撒馬尔罕"（塞麦尔罕特）。

此城不仅以出产丰富著称，工艺亦負盛名于世。城内有繅絲工厂数处。所繅出之絲，除供織做錦袍或刺綉之用外，尙可織各色綢、緞、綾、罗、以及在西班牙所称为"泰直那"(Tercenal)之衣料。絲織衣料上，往往可用灰、金、碧、三色交織成錦，其他各色織品亦可制做。此間香料生意，交易極其繁盛。帖木兒为充实撒馬尔罕城，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完整、最重要之名都起見，不惜用种种手段，

招致商人，来此貿易。幷于所征服各城市中，选拔最良善、最有才干以及有巧艺之工匠，送来此間。

他在大馬士革③时即將該处之珠宝商、絲織工匠、弓矢匠、战車制造家、以及制琉璃及瓷器的陶工，一律送至此城。

經选送来此之工匠，皆为世界上最富于技巧之技术家。此外帖木兒于征服土耳其之际，又將該处之造鎗匠、鏤金工、建筑师、以及其他名手工艺人，送来此处。經帖木兒选拔各地之精工巧匠，集中撒馬尔罕城之后，此都中凡百行業，皆無缺乏專門技工之感。至于制炮之技术家，及放炮炮手，亦經調集来此。帖木兒召集百工之計划，至此完全成功。来自各处之技术家，日漸增多，数目已超过15万以上。

撒馬尔罕居民中，亦不乏土耳其人、阿剌伯人、及波斯人等。这些人仍然各遵其敎派。至于伊斯蘭敎以外之亞美尼亞人、希腊敎徒、基督敎之雅各布派(Yakubi)，聶斯托里派(Nasturi)，皆有。尙有信奉拜火敎，而自称基督徒之印度人，亦所在多有。

撒馬尔罕城内，居民众多，人口拥挤不堪。各地新来此城者，往往于寻到住处之前，先在店内，帳幕内住下，或分别安頓于花园及乡村之內。

城內屯集貨物，到处充斥。其中有来自世界上最远处之貨物。自俄罗斯及韃靼境內运来之貨物，为皮貨及亞麻。自中国境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絲織品。其中有一种为純絲所織者，質地最佳；自和闐④运来宝玉、瑪瑙、珠貨、以及各样珍貴首飾。和闐所产之貨，其極名貴者，皆可求之于撒馬尔罕市上。和闐之琢玉鑲嵌之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

印度运来撒馬尔罕者，为香料。此种香料，亦为世人所最宝貴者。在伊思坎大倫市場上，万难見到此种貨色。

撒馬尔罕市上之屠戶，將肉类加以佐料，煮熟后出卖。有將熟肉夾在面包內售卖者，普通牲畜肉类之外，亦有獵来之鳥兽肉食，陈列市上，皆經洗滌干淨，整治完好而后出售。市場上之各商肆，自清早即开市，至傍晚方收市。肉店則至深夜，尚在营業。

距城不远之处，有不甚高峻之堡壘一坐。堡外四面深濠环繞，濠內流水，終年不絕。所以闖入堡內之事，殊無可能。

帖木兒之宝庫即在此堡壘之內。因此，只有負責守衛人員，方能出进此堡。堡內有一院落划为制造衣甲、盾牌、弓箭、鉄盔等之地，有工匠千名，在內工作。

7 年之前，帖木兒出發征伐土耳其及大馬士革之际，曾命軍中將士，一律携帶妻子同行。其願携帶妻子以外之亲屬者亦可，帖木兒下此令之动机，則以此番出發，預定 7 年⑤后方归；在此期間內，帖木兒拟征服所有敌人。他自此城出發时，曾立誓不滿 7 年，决不返归撒馬尔罕城。

当我們尙在撒馬尔罕之时，中国⑥皇帝派来之使臣，亦在此城。中国皇帝遣使之意，为帖木兒占有中国土地多处，例应按年納貢。近 7 年来，帖木兒迄未献納，特来責問。帖木兒向中国使臣曰：

“中国天子責問岁貢，理所当然，惟积欠 7 年之貢，一旦令全数补納，事多困难。莫如容加筹措，再行奉納朝廷”。⑦

中国使臣对帖木兒此种不遜之詞，深为不懌。据謂：“7 年以来，帖木兒旣未向中国納貢，中国亦未責問；其中原因，則由于中国內部發生事故，未遑及此。初，中国皇帝薨。遺詔命太子 3 人，分領中国各地。不料大太子欲独据全境，侵夺二弟之土地，以此，兄弟之間，举兵相爭，大太子最后兵敗，并就大帳中举火自焚。当时殉亡者，尙有多人。及事变平息，新天子即位，方得遣使来帖木兒

处責問欠貢"。据傳，帖木兒此次曾命人辱慢中国使臣，不过其臣屬曾否奉行此命，不得而知。至于中国天子为保持尊严起見，曾否对帖木兒加以討伐，亦未获續报。⑧

自撒馬尔罕至中国首都之間，其距离为6个月路程。中国首都名汗別里（Kam Balik）。中国境内之城市，以此为最大。由撒馬尔罕啓程至汗別里之途中，須經过荒無人烟之大沙漠，于此浩瀚之沙漠中，只能偶尔遇一二游牧之人。

我們行至撒馬尔罕之数月前，有自中国境来此之大商队。商队拥有駱駝800匹，載来大宗商貨。及帖木兒远征归来，認为商貨既系中国天子境內运来之物，遂將人貨一并扣留，不放一人归去。

帖木兒自此，即專心致力于中国風土、人情、以及地理、形势之考察，以及中国人口、財富、特点之研究。为搜集資料起見，特命韃靼人赴中国首都居住6个月，从事調查。据自华归来之韃靼人云："中国首都，距海不远，其广大雄偉，过于塔布里士之20倍云"。

如此論来，北京可称为世界最大之都会。因塔布里士城市之四周，已有10里；以此推算，北京四周，应不下200里也。⑨

又据韃靼商人所云："中国天子御駕出征之际，留于后方鎮守之兵卒，为数即有40万之众。中国境內，既無皇族，亦無騎士，各地不得任意乘馬踐踏。"又云："中国天子，虽生来即为拜偶像之徒，但其后皈依基督教云"。⑩

使团一行，当日抵撒馬尔罕之时，刚为帖木兒7年在外，扫平群雄，凱旋归来之际。因此他重新踏进撒馬尔罕堡壘。其宝庫即在堡內。此次进堡視察修理工程之际，对宝庫曾加以視察。堡內軍需工匠所制之軍器，是否完成，亦曾問及。工匠为帖木兒制就盔

甲2,000副,工艺極为精良。不过所制之甲,稍嫌單薄。帖木兒入庫視察之际,除取一付自用外,又遍賜随从侍衛之士,人各一付。此項盔甲,与西班牙所产者極其相似。

距撒馬尔罕有15日程之地,有"女人国",⑪ 为赴中国之大道必經之处。境內向無男子,国人既不出嫁,亦不与男子营共同生活。其俗,为每年之某季,国内青年女子,得老年女子之允准后,分訪鄰近各地;各地之男,則召之赴家中暫住;女客各应其邀請,分赴各家。

青年女子,与鄰邦之男同居相当时日之后,乃返归本土。生女則留在身边,生男,則送与生身之父。

女人国距帖木兒境甚近,但隶屬于中国,尽屬天主之教徒。据云此国人民卽系防守特魯瓦(Truva)之女英雄后裔。其先代为突厥及希腊兩族人,其后所遺存者,只有突厥族女子。

撒馬尔罕城內治安,極为良好。其严肃之处,使居民彼此之間,不敢口角。鄰居相处,彼此亦無敢有故意欺侮凌辱之事。此亦由于帖木兒出征之际,已將好斗之人,以及倡首作乱者,皆送上战場所致。

帖木兒每次出征,軍中置有法官多人,随时接受訴狀,加以裁判。帖木兒將民、刑各事,及行政訴願分开;一部分法官,專理刑事案件;另一部分則理官吏貪污案件。至于外国使臣,与民間往来,則另有礼官負責。如此,帖木兒境內司法,有条不紊,职責之划分,極为清楚。

帖木兒汗帳建立之处,法官卽就其旁,建立帳幕三座,工作其中。所有在押人犯,以及原被告,皆来此处候审。法官分别案件之性質,听取訴辯后,立下判詞,但于执行之前,先呈帖木兒鑒核,候其裁可,再分别执行。法官倘作書面之判詞时,先由書記繕写,登

过底簿后，再由法官于判决書上盖印。另有一吏，自法官之底簿上，將原文抄于淸謄簿上，其判詞之尾，亦由法官盖印。淸謄簿系为呈帖木兒批閱者。帖木兒于此薄上用过印璽，卽为批准。帖木兒用于司法案件之璽，其印文为“公正”一語，文外四边，有小圓圈3个。此間为法官司繕写判詞之書記，其职务極为忙碌。

撒馬尔罕之形势、景色以及城內之見聞，旣如上述。其次应將帖木兒对于金帳汗⑫之脫克迷失之收撫，加以叙述：

脫克迷失汗，本为一势力强大之国王，其殘暴有过于苏丹白牙卽的。后来脫克迷失为韃靼境內之爱底古(Ediku)所敗，近来似乎有臣屬于帖木兒以終余年之势。爱底古至今仍为帖木兒之勁敌。当11年之前，金帳汗部之脫克迷失自欽察汗境內出动，蹂躪伊朗，經阿哲兒拜展(Azerbaycan)入塔布里士，占据亞美尼亞全境。

沿途搶掠城市，摧毁堡壘，所过各境，縱兵任意而为。此种举动，我們經过苏瑪利之时，已經听人講过。据謂：西斯坦(Siskan)境之沿边各城市，亦遭此浩刼。上列各地，皆为帖木兒所轄之地。脫克迷失洗刼各城之后，乃返回韃靼境而去。帖木兒接到各处报告之余，率軍自脫克迷失之后追来，循其所經之路綫，逐步追蹤至泰来克(Terek)河畔时，已經追及。此河之上，仅架有一坐桥梁。帖木兒之軍队追至河岸时，脫克迷失之大軍刚刚渡过。脫克迷失除在桥上留有后衞外，桥头亦用木板遮断。帖木兒見桥头旣为脫克迷失所据，卽將兵馬收住。遣使質問脫克迷失入境蹂躪之原因，幷表示願續盟友好，避免冲突之意。帖木兒对脫克迷失虽如此保証，不願以兵戎相見，但对方絕不信实，因素知帖木兒詭計多端，意在欺騙。次日，帖木兒率軍沿河岸上溯，脫克迷失在对岸，亦率軍沿河上溯。兩方大軍，夾河而行，如是者3日。至第3夜，帖木兒令随軍妇女，一律頂盔披甲，裝扮一如兵士，留于大营。男子則上

馬开回。騎卒每人除騎馬一匹外，只携一空騎，以备換乘。如此大营之內只留有妇女及奴役，虛張声势。帖木兒率大軍星夜馳奔2日間所过之路程，轉回至桥边，一冲而过。自河之彼岸，追及脫克迷失之大軍，出其不意，一举而歼之。脫克迷失全軍复沒，丧失一切，仅以身免。

帖木兒此次胜利，自然要列为重大胜利之一。实际上講，此役之成就，較战胜白牙卽的，尤为紧要。脫克迷失遭此重創之余，虽曾收集殘部，重施不意之襲击，但是帖木兒进軍韃靼境时，第二次又將其击破。

脫克迷失屡經慘敗，部屬对之已然失望，皆以其已無再胜之望。境內各部落之首領，彼此爭逐，謀起而代之。如是陷于混乱之狀态中者久之。最后有一曾在帖木兒部下任軍职之爱底古者，統一各部，自立为長。

目下韃靼境內之首領，及积極反抗帖木兒之人物，卽为此人。韃靼人拥立爱底古之后，又与帖木兒脫离隶屬关系。爱底古曾陰謀暗刺帖木兒，以便乘机夺取韃靼境，甚至撒馬尔罕境之統治权。此事虽未成功，已使帖木兒洞悉其用意之所在。屡次謀引其入彀，迄未能成功。因爱底古之为人，最为机警，絕不肯上圈套。現在帖木兒与爱底古已成死敌。最近帖木兒欲迅速消灭其仇敌，出其不意加以閃击。爱底古聞訊，率部避往他处。据云，其部下有騎卒20万人之众云。至于脫克迷失与帖木兒近来已然和好，兩方曾合力謀消灭爱底古。帖木兒又曾施其欺騙手段，遣使向爱底古表示願意和好，似乎極其亲善，已將过去种种，加以寬恕不究；同时双方原有亲屬关系，今为續盟旧好計，帖木兒之孙，願納爱底古之孙女为妃。但爱底古对之，一概拒絕；并对来使称：“本人曾在帖木兒部下任事达20年，对帖木兒之种种詭計，莫不深知。帖木兒欺人手

段，难以瞒过本人。”以此帖木兒之詭計未售。这条計策不曾安排陷阱，生擒爱底古。因为与帖木兒和好者，即無异于归附其下也。

脫克迷失有一子，于其父事敗之后，曾經退入热那亞人之屬地迦法（Kafa），⑬曾由該处起兵襲击爱底古部。及后爱底古率軍向迦法进發，迦法人与之議和，逐脫克迷失之子使其离开該地，而重返其父之側。現此子，仍居于撒馬尔罕。爱底古現正从事將韃靼境内居民之伊斯蘭教化的工作，終日在推行此事。韃靼人以先幷無一致之信仰，最近已尽皈依伊斯蘭教。

至于帖木兒軍队之組織如下：軍中百人为最小單位，置百人長；千人及万人之上，皆置有千人長及万人長。全軍置有統帅。遇有战事發生，則征調各級將士，按敌势之强弱，分定征調兵数之多寡。帖木兒部下領軍統帅为只汉·沙·米兒咱（Cihan Şah Mirza）。此人及其父屡次为帖木兒效死力，助其成就大業。尤以帖木兒推翻撒馬尔罕之旧主爱密兒·胡三⑭一役上，建功为多。因此对其异常依重。

帖木兒平日將軍中馬匹及牲畜，分撥与族人飼养。凡負責飼养之人，莫不加意看管。因倘有不周到之处，立刻刑罰随至，罪重者且因之被杀。

---

① 鈞注：馬可波罗于13世紀赴华途中，路經撒普兒干（Sapourgan），曾述及該地“产世界最良之甜瓜，居民切瓜作条，在太陽下曝干，既干食之，其甜如蜜，全境售此，以作商貨。”远达印度及中国。撒普兒干及撒馬兒罕虽非一地，而其干条甜瓜之产，皆在中亞之負盛名云（見馬可波罗行記卷上120頁）。

② 鈞注：按元耶律楚材之西游錄，曾述及寻斯干城，其文及注如下：

“訛打刺西千余里有大城曰寻斯干。（西使記曰，过撏思干，城大而民繁，元史太祖本紀曰：15年克寻思干城，又曰：16年攻薛迷思干城，今案太祖克此城后，复叛，故16年再攻之，薛迷思干即寻思干也，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元史按竺邇傳曰：太祖

西征寻思干，郭宝玉傳曰下撏思干城，又曰引兵据撏思干入鉄門，屯大雪山，耶律河海傳曰下寻思干等城……）寻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西游記曰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紇国最佳处，杜环經行記曰：薩末建土沃人富，小有神祠，名‘拔諸’，湛然集12怀古詩：‘感恩承聖敕，寄信到寻思’，自注：寻思虔，西域城名。西人云，寻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环城数十里皆园林，飞渠走泉，方池园沼，花木連延，誠为胜迹。瓜大者如馬首，谷無麦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葡萄釀酒，有桑不能蚕，皆服屈眴，以白衣为吉，以青衣为丧，故皆衣白。……”

又撒馬尔罕于馬可波罗行記書中称之为一‘名貴大城’其注云：

“撒麻耳干，一古城也。希腊史家名之曰 Marakanda，亚历山大在宴中手刃 Clitus 即在此地。伊斯蘭教徒侵入之初，为亚洲名城之一。今日尙为伊斯蘭教徒之一聖地。帖木兒曾定都于此。其墓今尙可見。……”行紀15頁。

又陈誠奉使西域，曾过撒馬尔罕，其記載該城之文，最足珍貴。今录于后：

“撒馬兒罕在哈烈之东北。东去陝西行都司甫州衛嘉峪关9,900余里。西南去哈烈2,800余里。地势寬平，山川秀丽，土地膏腴。有溪水北流，居城之东，依平原而建立。东西广10余里，南北五六里。6面开門，旱干濠深险，北面有子城，国王居城之西北隅，壯观下于哈烈。城內人烟居多，街巷縱横，店肆稠密，南西番客，多聚于此。貨物虽众，皆非其本地所产。多有諸番至者，交易亦用銀錢，皆本国自造。而哈烈来者，亦使。街坊禁酒，屠牛羊，卖者不用腥血，設坎堤瘞，东北隅有土屋一所，为回回拜天之处。規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鏤尤工，四面迴廊寬敞，中堂設講經之所。經文皆羊皮包裹，文字以泥金，人物秀美，工巧多能，有金、銀、銅、鉄、氈罽之产，多种白楊、榆、柳、桃、杏、梨、李、蒲陶、花紅、土宜五谷，民風土俗与哈烈同。”見使西域記。

又撒馬尔干“明史謂；元太祖蕩平西域，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干之名。按元史皆称‘寻思干’，或云：‘薛迷土干’，惟西北地附录称，‘撒麻耳干’，丘長春西游記作‘邪米思干’，元祕史作‘薛米思坚’，亦作‘薛米思加’，耶律楚材西游录：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得此注釋，于是寻思干薛迷思干等称，皆可豁然貫通。西人云此为鄰部之称，若其本境自称，为‘撒馬兒罕’。唐書西域傳：“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末建，在那密水南。”唐元奘西域記亦云：“颯末建国，唐言，康国也。”那密为納林之訛。撒馬兒罕与薩末建，颯末建同条共貫，著于唐書。曷尝是蒙古語？更征諸塔什干，塔什干即唐之石国。唐書：“石国西南五百里至康国。”今自塔什干至撒馬耳干，道里适合。康，石二国，可以互証。徼外之地，已則不考，而漫以誑人，明史于是乎失言矣。明史又謂：“撒馬尔罕即汉罽宾地，隋曰漕国，唐复名罽宾，此眞臆說。”元史譯文証补62卷374頁。

③ 鈞注：帖木兒帝国書上曾記征集工匠之事，今摘录之于后：

“帖木兒之取大馬色，并未用何种兵力。大馬色的長官，虽严禁居民乞降，居民仍縋使者下城，商議条件。投降时，帖木兒伪若表示善意，同一种信仰宗教的热忱，手持念珠，責城民之犹豫，并責其不应輕視預言人一个妻子烏木哈必技的墳墓，他說：將为

之建筑一个庄严的墓堂；要求城民献战賦100万底納兒；并命开具城内殷富紳商民册。帖木兒取了外城以后，不久就得了內堡。借口一种誤会，命居民献納前次所要求之金額十倍。于是尽夺財貨，俘居民为奴婢，选巧匠良工，送撒馬尔罕。"書48頁。

④ 鈞注：元史譯文証补之忽炭条下云："和闐，唐書于闐国，有瞿薩旦那，屈丹豁旦諸称，西人考之，瞿薩旦那，本乎梵音，当是印度人之称，突而克人云：'屈丹'波斯，阿剌比人云：'豁旦'，夫瞿薩旦那为印度梵音，自是确論。若屈丹，豁旦之分，正恐未必。元祕史作'兀丹'，元史又作'斡端'，耶律楚材西游录作'五端'。"書35頁。

又明書有于闐条云："于闐大国，在葱嶺北200里。东西5,000里，南北1,000里。汉，唐皆入貢中国。石晉时，王李聖天自称唐宗。遣人入貢，封为大宝于闐国王。宋末南迁，朝貢不絕。永乐6年，头目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人貢玉璞。12年，吏部員外郎陈誠至其国，国主微弱，鄰国交侵，人民仅万計，皆避居山谷間。境內惟大州魯陈，哈失哈力，稍有城邑；余皆荒垣敗屋，生理蕭索。永乐以后，西戎奉职貢，不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机巧，喜浮屠法，好歌舞，工紡織，相見輒跪得問，遣書戴于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礼节，狀貌亦似华人。其山葱嶺为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产玉、胡錦、双峰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蘂布、名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后間入貢。"書331頁。

又馬可波罗行記附注中，亦論及和闐产玉之情形。今摘录之于后：

'葡萄牙耶穌会士，鄂本篤神甫在1603年，經行此地，叶尔羌时記述有云：'此地是一名城，商人商貨，皆輻輳于此。商队之自迦补尔(Kaboul)来者，止于此城。复組商队，进行契丹……其貿易之物，价值貴重，重者仅有碧玉(Jaspe)。玉有兩种：一种較貴，产于和闐(Khotan)河中，采之之法，几与采珠之人，沒水求珠之法相同，別一种品貨較劣，出于山中。'按此物卽中国玉石(Tim Kowski)，謂采于河中，塊大者对徑約有一尺，小者仅有二寸。其重量有至12磅者，其色不同，有白如雪者，有綠如翡翠者，有黃如蜡者，有紅如銀珠者，有黑如墨者，若羊脂、朱斑、或碧如波蔆，而金片透露者为尤貴。"書152頁。

⑤ 鈞注：此卽所謂七年战争之役，始于1399年9月10日，終于1404年7月，实际上只有五年，載于舍利甫丁書二册181至212頁。

⑥ 鈞注：明史列傳，撒馬尔罕条有云：

"……明年(洪武28年卽1395)命給事中傅安等齎書幣帛报之。其貢馬，一岁以再至以千計，并賜宝鈔償之。成祖踐祚(1403)，敕諭其国。永乐3年(1405)傅安等尙未还。而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儆备。5年6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貢亦絕；寻令人导安遍历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兒死，其孙哈里(勒)嗣，乃遣使臣歹达等，送安还貢方物。……332卷。

又哈烈条下有：

"……元駙馬帖木兒旣居撒馬尔罕，又遣其子沙哈魯据哈烈。洪武时撒馬尔罕及別失八里咸朝貢，哈烈道远不至，25年遣官詔諭其王。賜文綺綵幣，犹不至。28年，

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携士卒 1,500 人往，为撒馬尔罕所留不得达。30 年(1397) 又遣北平按察史陈德文等往，亦久不还。成祖踐祚，遣官齎璽書，綵幣賜其王，犹不报命。永乐 5 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諸国，說其酋長入貢，乃以道远無至者，亦于是年始还。”

由上观之，1404 年克拉維約在撒馬尔罕所見之中国使臣，应为被羈留之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于此期中，对中国朝貢亦絕，至 1407 年，方送还使臣。

⑦ 鈞注: 按帖木兒之接待中国使者事，德国游客細尔脫白格游記上亦載之:

“明初，有德国游客約翰細尔脫白格 (Johanan Schitbargar) 者，尝至中央亞細亞察合台国，执役于帖木兒之軍队多年，至 1427 年(明宣宗宣德 2 年)始归德国。著有游記一書，其中略記中国。蓋在帖木兒朝廷时所亲見者也。其言如下: ‘契丹国大汗遣使帶馬 400 匹，至帖木兒之廷，責取貢賦，蓋帖木兒不入貢者，已 5 年矣。帖木兒引使者至其都(撒馬尔罕)，繼乃遣之回国，告以归后，須报告契丹大汗帳: 帖木兒自此不复称臣納貢于大汗，不久彼將亲来見大汗，使之称臣納貢于帖木兒也，使者归，帖木兒下令全国，亲征契丹，征集大軍 180 万人，东行一月余，抵沙漠，須行 70 余日，始得越过，水草缺乏，天气寒冽，馬死者甚众，帖木兒乃归国都，病死’。”(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2 卷 140 节)。

⑧ 鈞注: 此系指明太祖薨于 1398 (洪武 31 年)，太孙建文帝嗣立，終引起之廢藩及靖康之乱，帖木兒卽于是年未再朝貢，至 1404，恰为 7 年。至于所述明初乱事經过，克拉維約頗多根据耳聞，故不免陷于錯誤。所謂大太子，应为懿文，彼早年卽去世，举火自焚之事，恐系指建文帝而云。

⑨ 原注: 汗八里系忽必烈汗所建之大城，卽今日所称为北京者是也。此处当为康八里(Kan Baliğ)，亦有書为“汗八里”者，“帝城”之謂也。

又鈞案; 馬可波罗来华时，目睹旧日北京之雄偉，广袤，于其形势及建筑，皆有詳細之叙述。而 De I Isle 氏之北京志上，关于此城名称及沿革，更多有价値之解釋，例如:

“……汗八里此言‘君王’城也。汗(Kan, Han)，犹言‘帝王’，巴勒哈惕 (Balgat) 巴勒哈孙(Balgasun)八里黑(Balik)等字，在韃靼語中皆犹言‘城’。今北京城址附近，古昔有一要城，紀元前 1121 年，黄帝后裔某受封于薊，中国考据家以其城在今城西北三四里。紀元前 723 年，至紀元前 221 年間，薊为燕国都城。秦始皇灭燕，此城降为州郡。历称曰薊、曰燕、曰幽州。986 年，辽以为南京，自是以后，迄于今日，除中間有短期之中断外，常为京都。1151 年金建中都于此，領大兴，宛平二县，与今同。至 1251 成吉斯汗取金中都时，亦名燕京。嗣后仅在半世紀中，降为州郡治所，忽必烈汗自哈剌和林徙都燕京，在 1264 年，1267 年間，于燕京旧城之东北，建一新城。1271 年汉人始名此城曰大都。蒙古人則名之曰汗八里。金之旧城，在元代名曰南城，而新城，則名北城。明嘉靖时 (16 世紀) 建外罗城(欧州人所称之汗城)，燕京故迹，遂不复存矣。”

关于汗八里之旧趾，据上述記載，应較目下北京为大。明代洪武帝以旧城过大，將

北城削去5里。今城北五里，有土城尙存。而輟耕录及新旧元史所著录东西兩城之城門，齐化平則二門之北，別有二門，則旧城超过今城之北，为說可信。馬可波罗謂："中楼在城中央"，亦可参考。当日之汗八里之面积实为广袤。至于克拉維約所載大于塔布里士20倍，則又未免过甚矣。

⑩ 原注：中国明朝历代皇帝中，并無一信仰基督教者。

⑪ 鈞注：克拉維約所述之女兒国，并非目睹，而系傳聞，其确实地点，亦未指出；只謂处于赴中国之大道上，隶屬于中国。地名旣不具，是否有其事，实难揣測。13世紀中，馬可波罗游印度时曾謂："有男島，女島。"考据家曾例举与此相类之傳說十余則，以証此女人国为时無分古今，地無分东西，悉皆有之故事云。

⑫ 鈞注：金帳汗国之来源，为成吉斯汗長子朮赤有子女40余人，分地最大者三人：曰拔都(Batu)，是为金帳汗国，一称西欽察(Kipçak)，或昔班(Siban)，是为青帳汗国，曰斡魯朵(Ordu)，是为白帳汗国，一称东欽察。此处所述之脫克迷失，卽为拔都之后。初与帖木兒合作，其后叛帖木兒而屢作襲击。然于1394，1395兩役中，皆遭敗北。1395之役，卽發生于泰来克河畔，是卽克拉維約所述者。脫克迷失死于1406，卽帖木兒死后之一年而故去云(参閱帖木兒帝国20頁)。

⑬ 鈞注：迦法为克里米半島上之要港，原屬东罗馬帝国，后为吉那哇人及韃靼人所分据。1342年，双方曾为争此地，致起战争。韃靼人以兵圍攻迦法城，但未能封鎖交通，故不得不依維尼思国之和解，承認吉那哇人侨民，有一种法定的存在。韃靼人得此迦法，設置一个官吏治里。韃靼人后来冲突屢起，足証此种和解，并不徹底(見帖木兒帝国27頁)。

⑭ 鈞注：爱密耳胡三(Hussin)原为帖木兒姻兄弟。1361年时，禿忽魯帖木兒汗乘河中之乱，引兵略取其地。帖木兒及胡三同避难到尼古答里及赫匝来(Hezare)兩个部落。及禿忽魯帖木兒汗取了撒馬尔罕以后，就命他的兒子也里牙思火者(I'yas Khodja)鎭守其地，并命帖木兒为其参謀。其后不久，为也里牙思火者左右所侮，就弃职他往。与爱密兒胡三結合，同謀恢复河中。無何，禿忽魯帖木兒汗死，他二人遂起兵于1364年。也里牙思火者与战不胜，遂重复渡烏滸河，退走不花剌。有个怨家，爱密哈馬兒丁乘势杀也里牙思火者，尽屠其家族。……帖木兒御極之时，实在始于者台，花剌子模兩地之侵略，諸役始于1369至1380才告終。这些战役是他最困难的战役。……帖木兒以兵攻其从前同盟的胡三，圍攻巴里黑，拔其城，胡三遂降。帖木兒伪許之，命其往朝聖地，遣人杀之于中道，于是帖木兒在撒馬尔罕宣布他是成吉斯汗系之繼承人，察合台汗国的君主(見帖木兒帝国31至32頁)。

第十六章　自撒馬尔罕返归塔布里士

有关帖木兒之种种問題，既經述过之后，于返归祖国途上，我們所遇到之种种事变，無妨在此叙述一下。使团离开撒馬尔罕之际，除有埃及專使同行外，尙有数人亦与我們搭伴同行。其中有一人为土耳其某宗王之兄名阿拉曼·奧郞(Alaman Oğlan)；又有原系从西瓦斯或阿洛特洛哥(Altologo)[1]或波拉特(Polatada)来此之人，現在亦与我們搭伴，一路归国。帖木兒之总管亦对此同意，命我們全体一律速离此間。我們此次归去之路，与来时不同。此次則出撒馬尔罕往西直行，向韃靼境进發。

11月21日(星期五)，我們自撒馬尔罕动身之后，循一条良好之大道行；6日之中，經过許多人口稠密之村鎮。食宿皆取于村中，各处皆承其招待，款以宴席，代备下榻之处。

11月27日至名布哈拉(Buhara)之大城。[2]城位于广袤之平川上，牆垣系磚所壘。城边有濠溝，及磚砌之堡壘一座。此間不見有以石料作建筑材料者，其原因，据云：附近少山，故無石料出产。堡壘前，河水流过。城外建有华美之别墅多处。布哈拉附近，米、麦、牛、羊、名酒等，皆有大量出产，商人亦多富厚。經过此城时，城主对我們除作种种供給外，又贈每人馬一匹。

于归途上，所經过之城市，除擇其重要者，加以叙述外，其余則不再贅述；因为归途上所經过各城市，大部分为前面所曾叙及者。

布哈拉城內停留之7天中，曾降过一場雪。12月5日，我們啓程續行；3日間所經各处，則見人口繁庶，土地肥沃。沿阿母河兩岸，到处村落相望。我們曾在一村內稍息，作穿行一段沙漠地帶

之准备。沙漠地帶之長，須行6日，方能穿过。在村中作20日休息之后，郎于12月10日动身，渡过河，河之兩岸沙灘甚寬，經風力晝夜吹煽，灘上細沙，作海浪形。陽光映照其上，所反射之强光，明耀夺目。在沙漠上往来，或寻覓路徑，極为困难；只有善追人蹤者，方能寻出途徑而行。此間称沙漠中之响导为卜人(yamçi)，我們穿行沙漠时，也雇了一位卜人作响导。郎使响导，亦不免有时迷失途徑。沙漠中，只于每日路程之尽处，設有一口井；井上建有高亭，以便寻識。12月14日，停息在一座村内。星期一及星期二未行，星期三起，五日之中，又繼續穿行另一片沙漠，而至有充暢水源之处。过沙漠时，見其中有沙山一座，其熾热之程度，虽在12月之中，倘有难于忍受之势。沙漠間行走数日，其辛苦迴异乎寻常。

12月21日，我們达到巴瓦德(Bavard)③村，地在呼罗珊境内一座大雪复盖的山頂上。天气極其寒冷，村外四周亦無牆垣蔽护。我們于村中停数日后，换过坐騎，重新登程就道。自星期日至星期四以来，数日之間，多承村人厚意款待我們这些远客。12月25日为聖誕节，同时为基督教1405年之元旦。我們离开巴瓦德村，續由山路向前进發。四面大雪封地，滿目荒凉，不見人烟，如此者凡5日。

1月1日(星期四)，我們进抵一片平川上之哈布珊④(Hoboşan)城，当日及星期5，皆留于該处。哈布珊为入麦德(Med)境后之第一座城。1月3日又离开此間，路上極为平坦。天气漸暖，見沿途积雪，已漸溶化，夜間亦不覚寒冷。1月5日，穿过兩座村庄，抵乔加来姆(Jojarim)城。此城亦無城垣。此处已接近我們赴撒馬尔罕大道。在乔加来姆休息2日之后，星期三动身，穿行一段荒野地，夜間露天而宿。

星期四傍晚之际，行至一座热閙之村落。兩日以来，我們沿一

紅色山旁而行，山頂虽遺有积雪，不过气候很暖和。星期五，又前行，終日未遇一人。星期六，抵百斯坦姆(Bastam)城。在此仅休息一日，續向达姆崗行，及至距城有10里之地，忽然刮起一陣寒風，其寒冷之剧烈，使我們在路上耐不住；卽屬馬匹牲畜，亦感到冷風之威胁。及抵达姆崗后，有人告訴我冷風吹来之原因如次：

据当地人士所談："此城之外圍之大山上，有山泉一口，逢有物品墮落泉水中时，城外卽起風暴。地方人見有風起，立刻派人上山，將泉水內之物品加以清除，暴風可以立止。"⑤

我們在此城休息了兩天。

1月15日(星期三)出發，不曾向菲盧兹·魯哈大道行。因为大雪封山，路已不通，因此我們取路于右方大道。次夜，我們在一所大空房內过夜。3日之后，行抵塞姆南(Semnan)城之际，是为麦德境內最后一城。自此間起，伊朗已經落在我們后面。

塞姆南城，虽为一座人口稠密之城市，但其四圍，未修城牆。我們在这里休息到星期一，随后起身。于1月23日到維拉民(Veramin)城。此城虽屬龐大，但是房舍建筑，殊为簡陋，地屬剌夷境內。帖木兒之婿苏来曼·米尔咱駐于此处。我們又与巴巴·篩海(Baba Seyh)者相晤，前次我們赴撒馬尔罕途中病倒的随从人員，卽托付他們兩人照顧。及我們于归途上重抵此城时，見他們已經痊好，不过其中二人，已因病重身亡。兩位貴人对所留下之几个患者，照顧極其周到，一切需用，皆予以充分的供給。

駙馬苏来曼·米兒咱欢宴过我們之后，巴巴·篩海亦曾招待我們一番，席散，我們卽行动身。夜間宿于道旁一座堡內。

1月29日至撒哈拉坎(Şahrakan)城，自此处轉而向西北。2月3日(星期一)抵喀兹溫(Kazvin)城。其內建筑，多遭殘毁。我們就住在这座房屋破敗的城內，虽然如是，此城尙不失为塔布里士

至撒馬尔罕之間所見到的最大城市。城內街道为大雪所遮盖，居民正在扫除积雪，开辟道路。各家皆恐积雪压塌屋頂，所以随时將房上落雪扫开自星期二至星期五，皆留在喀兹溫城；因为大雪封路，無法前进。城中居民，于我們停留之际，招待上極其殷切。

凡为覲見帖木兒而去，或覲見归来之使臣，沿途到处，皆有当地人供应。这是此間之規矩。帖木兒亲族中諸王子王孙，亦享受此項款待，無論行至境內何处，9 日之內，所有食宿，皆由地方預备。一切开銷，皆由地方人分担。

星期六再上路，地方人士为沿途开辟道路起見，派 30 名伕役，随我們同行。自喀兹溫居民中征来之伕役，一路陪我們行抵一座村前才归去。临行把照顧我們的責任，委托給鄰村中人。其时大雪紛紛降落，高山与平地，自远处望去，几乎不可分辨。雪色反映出之光綫極强，使行人或兽类的眼睛因炫耀而感模糊。因之行至繁盛之大城苏丹尼叶之前，一路上所經各村鎮，已然分辨不出其为何处。2 月 3 日（星期五）抵城后，休息了一周。此城在前文已叙及，兹不贅述。苏丹尼叶⑥城，的确为伊朗境內雄壯而华丽之大城。虽以四周缺乏城牆而难防衞，不过城旁建有坚固堡壘，亦足供守护之用。

在苏丹尼叶城坐候 8 日之久的原因，是在等候帖木兒之孙，伊朗总督奥瑪·米兒咱傳見之信息。奥瑪·米兒咱現正在卡拉巴附近，建起大营，即在該处过冬。自苏丹尼叶赴卡拉巴最簡捷之路徑是往北行之一綫，但是須穿过高山峻嶺。而此际山道已为大雪所封塞；我們原拟等候几日，积雪可以溶化，而大雪愈降愈大，我們終于接受旁人的劝告，走向塔布里士，再轉赴卡拉巴。2 月 21 日（星期一）从苏丹尼叶啓程，晚間宿于贊章(Zancan)。星期二至米亞那(Miyana)。星期三停于通古村(Tongo)；經烏蘭那(Ujana)，至 2 月

底之星期六，行抵塔布里士。

此間人士，特别指定基督敎之亞美尼亞人住宅，为我們下榻之处，招待上自然極为周到，3月3日(星期二)坐騎已經备妥，即准备动身赴王孙奥瑪大营而去。

沿途广袤無垠之平原上，青綠遍野。其地鮮見降雪，終年气候溫和；以此奥瑪•米兒咱，选此間为过冬之地。3月5日，我們会同埃及土耳其使臣，一同自塔布里士动身向卡拉巴平原进發。

前次帖木兒派往西班牙之韃靼專使，此际陪同我們至各处，因此每到一地，皆借其力得以享受到盛意招待。韃靼人对陪送或引导外国使臣之官吏，称之为"扎古来"(Cagaul)。赴卡拉巴一路上，随員中除敎士一人，及侍者数人同来外，其余各人，皆在塔布里士候命。向卡拉巴进發2日后，于道上遇有王孙奥瑪之来使，命我們立刻轉回塔布里士，即在該处靜候召見。我們即奉到回塔布里士休息，及在該地候見之命，只好轉回。王孙幷囑咐城中長官，善为招待，所有开銷，由大营支付。⑦

在塔布里士城內，为候命而勾留多日。直至3月18日(星期三)所候的命方到，又召我們赴卡拉巴。3月19日(星期四)自塔布里士动身，向北翻过几座山头之后，入于一片有花园及村落的盆地。此間气候溫和，盛产葡萄；其他果产，亦極丰富。阿拉斯河(Aras)之水，灌漑此地，續行4日，穿过此段盆地之后，进抵广大之平川，居民繁庶，而皆安居乐業。以所种稻田之收获旣多，其他农产，亦敷一方人民之食用也。米产之丰，以至用以喂馬；惟不見豆、麦之屬。王孙奥瑪之大营，即建于此处，3月25日，由韃靼人先行赴王孙处通报，我們随后緩緩而进。此时距大营尙有百余里之遙，忽然迎面遇有行人来告，王孙大营叛变，不可离近，莫若暫且退回，以免發生不測。我們当时向他們打听这次事变原因。据謂，帖木

兒之大軍統帅只汉沙，意欲謀杀王孙奥瑪；王孙聞訊，下令捕杀只汉沙。此际只汉沙之部下已然叛变，击襲奥瑪部下队伍，因此王孙奥瑪退过庫耳(Kur)河，將浮桥拆除，船只沉沒，繼續抵抗叛軍。此时無人能制止叛变，全軍陷于混战，秩序已遭破坏云云。

我們接到此訊之后，立时招集使团各人，作一集会，討論进止問題。經多数人議决，仍繼續前进。于是我們于5月26日(星期四)行至王孙奥瑪的营外，派人入內通报，称我們在此候見。

不过大营的形势，已極混沌，往来出入之人，不計其数。我們等候之間，王孙派来一位察合台族人傳信，謂："王孙以軍务倥偬，不克分身接見。命我們先归塔布里士候命，倘有需用，皆可提出要求，并由彼陪送往塔布里士，并負責照料一切云。"我們于是再乘征馬，重返塔布里士而来。

此际王孙奥瑪駐軍庫耳河南岸，所率騎兵，尙有45,000之众，其他部队尙分扎于各中心地点。

帖木兒因为每年照例在此过冬，所以曾建一城池，名巴夷拉康[8](Baylakan)城，并移来人口2万，以充实之。

与奥瑪对壘之只汉沙，为帖木兒之外甥。因其系帖木兒之近亲，所以素日人人对之極为敬重。只汉沙所轄之地旣广，人口又多，而拥护者亦众。帖木兒任奥瑪为西部伊朗之总督时，只汉沙被任为其輔佐。

只汉沙对下頗具威严，令出必行。因其所行之令，与出自帖木兒者同也。至于其与王孙奥瑪終至出于互相仇杀[9]者，各方所傳来之消息，恰恰相反。据一方所傳，帖木兒之孙奥瑪，因为平日畏忌只汉沙，所以謀將其加以杀害。帖木兒死后，只汉沙謀脫奥瑪而独立，極有可能。因之，奥瑪早怀戒心，为消灭勁敌計，先下手为强。此說亦不能謂之無因。此外，只汉沙旣任全軍統帅，又为察合

台族之部長，王孙唯恐其一旦叛变，謀夺汗位，故先發以制人。

第一种傳說，大致如此。另据傳說謂；只汉沙接到帖木兒死訊之后，立刻率引大軍，全体武裝，奔赴所召集之宗王大会而来；行至此間，迎面遇到奥瑪之至友伊斯蘭教师某。因奥瑪曾將只汉沙所爱之情妇，賜与此人，所以平日即深为嫉恨之。再加以其他种种原因，早思泄憤；今只汉沙与其狹路相逢，当即执而杀之。只汉沙杀过伊斯蘭教师某人后，乃仗劍冲向王孙奥瑪之营壘而来。奥瑪之侍衛軍士，見来势不妙，立刻来守衛王孙大帳；此地即当年韃靼人部長爱底古所叛变之地，只汉沙意欲冲入奥瑪之帳內，为侍衛所阻。此时有韃靼部長某人自帳內出，問只汉沙："意欲何为？"只汉沙答："有要事，欲入內面告王孙。"韃靼貴人入內通报之时，奥瑪命其杀之。韃靼貴人自帳內出，直趋只汉沙前，揮劍斬之。只汉沙部下見事敗，遂走散逃亡。奥瑪乃將只汉沙首級，送往鎮守巴格达之父米蘭沙及兄阿卜白克处。附有函一封，內称："祖父帖木兒已故，自己即將所部，归附于父兄之下，請父前来接管。父既为帖木兒之繼承人，宜登大位"云云。又据傳来之消息，米蘭沙見只汉沙之首級送到，对其次子奥瑪，大为恐惧，因此召集于維揚(Viyan)平原上之宗主大会，决定不去参加。

至于撒馬尔罕城所發生的事变，据人傳說如下：帖木兒死于兀答剌兒(Otrar)之后，韃靼貴人及宮內总管等，拟祕不發丧，先將撒馬尔罕堡壘內之宝庫，加以掌握。但死訊，不俟通报，早为宮內侍役，透露于外。

帖木兒去世之际，王孙哈里勒苏丹[10]正在撒馬尔罕。此人亦系米蘭沙之子，于接到帖木兒死訊后，即將部下及本系宗王等召集来。同时將帖木兒生前最有权势之总管3人加以拘押，所有內宮及府庫分別占据。

3 位总管中，有一名已被处死，名为布突都(Butudo)，系王孙奥瑪所杀之只汉沙之子。其余二人，后得脫逃，投奔帖木兒之幼子，卽此时鎮守呼罗珊之沙魯哈处去，避于其境內哈烈城。哈里勒旣將布突都处死，其他二总管逐出，乃得进据撒馬尔罕之堡壘，获得宝藏，儼然国都中之主人翁。一方忙于安葬祖父，一方遣人报告其父米蘭沙謂欢迎其来，所有庫藏，皆經封存，敬待接收。一俟来到，卽拥护其父繼承帖木兒之汗位。王孙哈里勒并謂：“內庫所藏，極为充盈，以此号召察合台各部，定能使之全体来附”云。实际上，韃靼人亦多为一趋利之徒耳。

如此說来，米蘭沙之繼承汗位，已無問題。但王孙哈里勒令使者附帶轉达“米蘭沙之妃，汗則黛方面，对此事或有异議。虽然王孙为其父母間之不睦，而曾进劝解。但妃主对其夫旣惧且恨，一旦米蘭沙来撒馬尔罕，与其同居宮內，不免有其他事件發生”云。此为王孙于欢迎其父米蘭沙之余，所附之声明。同时妃主汗則黛最明显之意响，則在劝其子哈里勒登位，此际正在引之上路。

我們与王孙哈里勒熟識。彼时年方 22 岁，面白微胖，与其父米蘭沙之相貌相仿佛。当我們在撒馬尔罕之时，屢次承其賜宴。

关于帖木兒死訊之傳播，亦有直得一叙之必要。帖木兒死訊正式傳出之前，曾有兩次謠傳其死。据說此种假消息之播出，皆在考察有無不逞之徒，聞訊叛变，借以清除不稳份子。因此，最后一次帖木兒之眞实死訊傳到时，無人敢信以为实。仍有若干人，信其未死，此正是我們屯在塔布里士候命归国之际。因之有人謠傳帖木兒仍健在，正調集軍队，拟远征埃及，討伐埃及苏丹。

米蘭沙在巴格达接到其父帖木兒的死耗之际，同时大軍統帅只汉沙之首級，亦由其子遣人送到。其次子奥瑪在塔布里士西百里維揚平原上所召开的宗王大会，亦請其涖会。会中卽为議論何

人繼承帖木兒汗位問題。米蘭沙于聞悉之余，卽携長子阿卜白克自巴格达来与会，但行至中途，未抵維揚之前，偵悉其次子奥瑪，于維揚附近，屯集大軍，势力远超其父兄之上。同时聞有通令苏丹尼叶及塔布里士之間各地軍队，听候調遣之举。米蘭沙見其次子調动大軍，心中有所戒惧。于是停于中途，遣人向奥瑪質問原委。使者归来，謂："奥瑪为調軍防守边疆，同时欢迎其父就汗位，特遣軍鎮撫各地，实無他意。"此际長子阿卜白克拟約其弟奥瑪，單身来会，拟乘其不备，挾之以归。米蘭沙認为不妥，亦未允其行。

奥瑪与阿卜白克本是一母所生之亲兄弟。此刻其母，亦在米蘭沙之側，聞訊單身来会其次子奥瑪，向其解釋："此次其父兄，皆以信賴之心，来蒞会，并謂帖木兒汗位，最合法之繼承者，应为其父米蘭沙"。奥瑪当时宣誓曰："倘有异志，願遭眞主之懲譴！"并謂："对其父之繼任汗位，毫無异議，对其所命，無不遵奉。"其母見其既表明心迹，可無問題。乃返归丈夫米蘭沙大营，謂其次子已提出保証，絕無二意。米蘭沙因命長子阿卜白克赴奥瑪处，將就位問題詳細商討，并决定登位日期。

阿卜白克奉命之后，卽刻起身前来，随行除衞队外，并無其他队伍，奥瑪見其兄之从人輕簡，乃决定不露声色，將其兄拘留。俟阿卜白克入帳后，奥瑪假作亲热，讓之共座，不久，卽令部屬將其兄拘押。此时帳外阿卜白克之随身衞士，約500人見事不佳，逃回米蘭沙处，报告經过。阿卜白克被拘之后，釘上鋃鐐，送往苏丹尼叶堡壘，囚禁起来。王孙奥瑪繼而又向其父之大营进襲，意欲將其父一并捉获。米蘭沙聞悉，星夜引軍退去。途中取道剌夷境上，与妹丈苏来曼·米兒咱会晤，卽暫避該处。附近之察合台族部長，貴人，宗王等多人皆相会。⑪

奥瑪及阿卜白克之生身母，聞其長子为其次子所囚，乃来奥瑪

大营，面見其次子，敞开胸怀，謂奧馬曰：

……“我兒！我为你等生身之母，他为你之亲胞兄。世人尚知敬愛其手足同胞，你何以欲置之死地？”言畢大哭。奧瑪上前假作劝慰：“拘禁胞兄之事，乃由于言語上冲突而起，虽然本身違誓而行，皆为拥护其父登位之事，以致主張上分歧”。奧瑪口头虽如此詭辯，心中另有所圖，他既將長兄囚禁之后，又想乘机再扩張势力。奧瑪之手段，既如此毒辣，所有察合台人，对之皆显畏怯。前次对其母所提出之保証，目的卽在連其父在內，一網打尽。

此后，米蘭沙离开剌夷，向撒馬尔罕进發，王孙奧瑪在后追赶，拟四面包圍，將父俘获。同时乃与其叔沙哈魯合作，反抗其父米蘭沙。据傳，奧瑪与沙哈魯兩方所訂之协定，系將帖木兒帝国全境，由叔侄二人平分；俟米蘭沙經过哈烈城时，卽由沙哈魯下手將其扣留。米蘭沙既探悉其弟与其子，正在协議暗算，所以行至呼罗珊境时，暫行停住。一方派人赴其次子奧瑪处議和，因为再往前去，不無危險。近聞双方已提出条件，然意見未能一致，故情事仍未能解决。

据我們听到之消息，奧瑪扣押其兄阿卜白克之后，曾將其兄之馬尔丁妃廢去，送往妃之父所。

① 原注：阿洛特洛哥(Altologo)或卽中古世紀介乎伊兹米尔(Izmir)及爱菲斯(Ffes)兩地之間之阿洛特包斯科(Altobosco)之地，卽今日可罗芳(Kolofon)城之所在地。

② 鈞注：关于布哈拉，元史譯文証补上有不花剌条：

“不花剌，圖在撒馬尔罕西偏南，其为布哈尔無疑。元史皆作卜哈尔，亦作蒲华剌字；收音仅此一見，案西国輿圖，布哈尔都城，称为布哈拉，与此正同。元史人名不花者，皆应作布哈，义为‘牤牛’也，西域人云；‘最古之城’，唐中宗时屬于阿剌比。唐昭宗时，西域之薩蛮朝建都于此。案：唐書西域傳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而瀕烏滸河。布豁，捕喝皆布哈之异譯。”書頁 345。

又13世紀时，馬可波罗于行記中述其父及叔曾留居此城3年，其注中有:

"……不花刺一名'貴城'，一名'伊斯蘭教之罗馬'，一名'寺院城'，当时在东方諸城中，为文化之中心。不花刺傳說有云:"大地之上，他处光明，自上而下，然在不花刺則自下而上。摩訶末升天时亲見之。"虽經成吉斯汗之殘破，不久卽見恢复。在14世紀时，尙为文化之中心，与極西伊斯蘭教国 Seville, Granada, Coadova 三城之境况同，然則今日，則衰微矣。……"花別利撰，一矯裝教士之中亞行記157——183頁。

又陈誠氏之西域番国志上，有卜花兒城条;

"卜花兒在撒馬尔罕之西，700余里，城居平川，周10余里，民物富庶，市里繁华，戶口万計，地平衍，宜五谷，桑、麻，天气溫和，冬不升火，蔬菜不絕，产綵綿、布帛、六畜悉有之"。

③ 原注: 此村今名为 Ebi Verd。

④ 原注: 此地今名 Kulan。

⑤ 原注: 据 Müstevfide Nüzhet 書上，亦有同样之記載。

⑥ 鈞注: 苏丹尼叶見于元史譯文証补之孙丹尼牙条

⑦ 原注: 西班牙專使于11月間离开撒馬尔罕之时，帖木兒正在患病，命在旦夕之际，故不及辞行。其后帖木兒病体痊愈，12月間卽調集大軍，准备东侵中国，1405年1月間，全軍进發，2月間涉水渡烏滸河，軍次兀答剌兒 (Otrar)，旧疾复發，27日死于該地。帖木兒死后，子孙爭位之事，定然發生; 然而撒馬尔罕及卡拉巴間之距离甚远，卽取最捷之路，亦有3,000哩之遙，卽以帖木兒帝国內最講速率之驛站方法，用馳者晝夜奔馳傳信，亦須于20日后，方能將此訊送到。如此看来，帖木兒之死訊，最早亦須候至3月7日，方能傳至塔布里士，此生死不明之期时，正克拉維約候奧瑪召見之际也。

⑧ 原注: 巴夷拉康城，系帖木兒所建，卽定之为卡拉巴省之省城，其地与庫洛河之間，以运河接連。

⑨ 鈞注: 关于只汉沙与瑪奧間之仇杀事，帖木兒帝国一書上作記載如下:

"帖木兒凶問至，异密只汉沙之亲信数人，以摩訶末烏馬兒，專事逸乐，劝只汉沙杀其左右，奪取政权。只汉沙为一沉湎于酒之醉徒，从之，执杀数人，摩訶末烏馬兒之諸异密，捕杀只汉沙云。"

时有流言，謂"阿不別克兒集重兵于別失帕兒馬克 (Beş Parmak)，將为只汉沙复仇，摩訶末烏馬兒亦聚兵47队，及衛队精兵五千騎，將往会战，异密忽辛巴晉剌思 (Hosein Berlas)来告，阿不別克兒忠順，实無异圖，摩訶末烏馬兒疑未釋，从多数异密言，誘阿不別克兒至，幷其后宮，拘留于孙丹尼牙。米蘭沙聞訊，憂恐欲奔哈烈。……"書104頁。

据上文所載，只汉沙实有意謀害奧瑪，事未成而死。阿卜別克被拘，乃因流傳其为只汉沙报仇也。

⑩ 鈞注: 帖木兒死后，諸子孙爭位之事，帖木兒帝国上亦略有記述。

"帖木兒死后，軍中諸异密聚議，以为祕喪不發，不难制胜中国人同喀尔木(Kalmuk)人，遂决定仍遵帖木兒的进兵計划，并决定下列諸事:

(1) 全軍由米兒咱亦不剌金(Mirza Ibrahim)率赴达失干投哈里勒。

(2) 在用兵时，奉哈里勒为君，时哈里勒年21岁。

(3) 組織一个攝政会議。

(4) 用兵完了，然后遵守帖木兒遺命。

顧帖木兒業經指定皮兒摩訶末繼承大位，現在諸异密改奉哈里勒为主，由此二王間，激起一种長期战爭。……書97頁。

哈里勒一方面，也頗有人反对。异密不倫都(Burunduk)者，勢力甚强，先曾拥戴哈里勒，至是反对他，主張遵守帖木兒遺囑，哈里勒被压迫服从，然不因此而絕望，也將軍中的驟馬，完全刼夺，分給他認为可靠的伊剌黑部諸异密，率之进取撒馬尔罕。进軍时，右翼首先离貳，渡烏滸河拆斷渡河的船桥，然不能阻哈里勒次日之渡河。不倫都时統右翼，見大軍已渡河，而撒馬尔罕留守之傾向，未可知，遂赴哈里勒所請罪，許为之效忠，將以前对于成吉斯汗遺囑之一切主張否認。

时脅迫撒馬尔罕不止一方，烏馬兒洒黑之子，米兒咱怨辛率千人，欲襲此城，达失干城聞知，惊恐，急遣調重兵防守国都。兀魯伯同米兒咱亦不剌金亦进向撒馬尔罕，謀与皮兒摩訶末之軍合，撒馬尔罕的留守阿兒渾沙，將城門关閉，不放外軍入，此人虽然明言，只知承認帖木兒所指定的嗣君，可是他暗底里正归心于哈里勒了，有几个异密去到阿里阿巴的(Ali Abad)謀抵抗。可是無济于事，1405年3月18月，哈里勒已入撒馬尔罕，被此城的紳耆，拥为君，为帖木兒治丧，夺其財宝，以賞士卒。書九八——99頁。

⑪ 鈞注: 帖木兒帝国書論及帖木兒之子孙时:

"帖木兒的孙兒很多……米蘭沙所出者一名烏馬兒•米兒咱(Omar Mirza)，为帖木兒所鍾爱，远征西利西同小亞細亞后，帖木兒曾以一个广大領土，包括伊剌黑，阿剌伯(Iraq, Arabe)，阿哲兒拜展，阿蘭(Arran)，末罕(Moghan)，古兒只斯坦(Gourdjistan)，失兒灣等地，分給米蘭沙同其二子阿不別克兒，烏馬兒米兒咱。烏馬兒米兒咱年虽最幼，然奉命独执大权，一名阿不別克兒，因与其弟烏馬兒米兒咱不和，被囚于孙丹尼牙。……"書91頁。

第十七章　自塔布里士返归塞維来

在塔布里士靜候王孙奧瑪召見之命。一日，忽接到王孙一封来書，其中多屬溫慰之詞，謂："勿因久留不得归国而焦慮，一俟彼与其父間之冲突，得以解和，卽当召見，并于举行餞別宴之后，任我們归去。"此信收到后若干日，至4月23日（星期二），我們正在寓所閑坐之际，忽見自外闖入官吏多人，將各人所佩之劍，及身边一切武器，一律繳去，并將寓所大門，加以封鎖，然后宣讀王孙奧瑪最近之手諭。

据本城断事官謂："奉奧瑪命，沒收使团所有之一切物品，监視各人之行动。"等語，我們当答以："旣然奧瑪之命令如此，吾人除依遵之外，絕不作任何举动；因任何举动，徒使吾人痛心。以本使团系奉西班牙国王命朝覲帖木兒，借謀兩国亲善而来。过去曾邀殊遇，享有优厚之款待。不料今日，竟遭如此苛待，使人不胜今昔之感，惟望念及帖木兒生前对吾人之厚德，予吾人以行动上之自由"。

塔布里士城断事官聞言謂："所奉奧瑪之命，尙不止此；徒以上述关系，未認眞执行，因而对使团，不加监視，亦絕無騷扰。"

話虽如此，塔布里士之官吏，对吾人絲毫优待皆無，甚至怀有乘火掠夺之念。因此，所有用品、衣服、金錢、馬匹、以及鞍轡等，甚至手中应用之物，皆經夺去。临行又派人监視我們之行动，埃及，土耳其使臣，亦遭同样待遇。彼輩所有物品，亦遭洗刼一空。

事过20日之后，又奉到王孙奧瑪書翰一通謂："前次命部屬所为之事，实無他意，幸勿以为念。目下与其父之修和，已在順利

进行中，不久卽將动身来塔布里士50里外之阿撒来克（Asarek）堡，屆时定当召見使团各人，备宴餞别"云云。不过所述尽系謊言，不足信賴，早为我輩所悉。其欺人之言，与譎詐之行，將与前次所为，如出一轍；因其与父講和之事，迄無成就；而故意来信告我輩以在順利进行者，則为散布和平空气，以防民心离散，部屬携貳而已。此际察合台族諸王，以及軍中諸將，皆不明事件眞相，究竟將轉变至何种程度，亦难判断。流言四出，所述各不相同。軍队之何时出动，更乏知者；何况此間風气，慣以虛空示人，藏其眞实。

坐候奧瑪来阿撒来克堡召見之际，忽聞国王乔治（Corç）叛变之訊。其軍队侵扰阿尼城及要洛祖倫附近一帶之后，又向塔布里士左近襲来，已有若干村鎮，为其攻破，慘遭洗刼。

本城伊斯蘭敎人士，原希望奧瑪亲自率軍往討，誰知奧瑪以事务羈身，將塔布里士防守之責，付与一韃靼人之統將任之。其人年屆高龄，名奧瑪·突班（Ömer Toban），于奉命之后，率騎兵5,000来御，夜間竟为敌人所襲刼，大部丧生；間或有逃回之殘卒，現已返归塔布里士。城中伊斯蘭敎徒聞此敗衄，大为震恐，皆以喀非兒得势，伊斯蘭敎徒不免被害为虑。按伊斯蘭敎徒称异敎徒为喀非兒（Kafir）。

塔布里士之人士，皆謂此番挫败，其过不在軍士，而在王孙奧瑪本人。奧瑪远不及其祖父之若有幸运者然。

当此之时，王孙奧瑪見誘害其父米蘭沙之計，旣不得售；而和議又屬無望，乃轉回苏丹尼叶。途中于阿撒来克堡，稍作勾留；一方檢閱軍队，一方則为接見使团。奧瑪正在行近塔布里士之际，其在獄被押之兄阿卜白克，忽于6月14日（星期二）將獄卒击斃，越獄而逃。临行打开府庫，刼去大批庫藏。奧瑪聞訊，立刻奔回，派兵緝捕，及追兵到时，阿卜白克早已逸去。

其事經过詳情如下：奥瑪前为謀害其兄，曾定下毒之計，事机本極严密，并对执行之人員事前加以防范，以免消息透露。虽然如此，終为阿卜白克之同党所探悉，立刻知会其本人，預为防范，并作逃獄准备，暗中集合外援多人；除为阿卜白克备妥馬匹及武器外，另有劍一把，送至獄內，用为击杀奥瑪所遣来之官吏。一俟其逃出獄外，埋伏妥之同党，即来响应。此方准备既妥，奥瑪派来之亲信3人，已抵獄內，傳奥瑪之命曰："奥瑪近日已与其父米蘭沙修好，不日即將其兄释放，其兄前所提出之各項要求，亦可照办。并拟撥还其兄以大片土地，巨額財帛，为此佳音，特备酒以为兄祝"云云。

韃靼人向来于用飯之前飲酒，此际来使，已携来下有毒藥之酒及飲盞等。阿卜白克若于事前，毫無所聞，欣然飲下，定將丧生。奥瑪所遣来使，先斟滿酒，捧至阿卜白克面前，俯拜，然后献盞，阿卜白克亦伪作謙謝之狀，不肯遽飲。随將袍內暗藏之劍掣出，向献盞之使，迎头一劈，立斃之劍下。阿卜白克复將其余3人杀死，其他獄卒等，則縱之逃生，令其轉告各处。事件發生不久，消息即傳遍城堡內外。阿卜白克之同党，片刻奔至，拥之上馬，率众馳向广場而去。嗣后所聚之人漸众，人人皆爭来附；頃刻堡內外来归者，已达500騎之多。所过各处，居民皆以武器、馬匹奉献。随又杀庫官，开府庫，將其中財貨分賜部众，尽各人之量携取，仍有余，乃載之駱駝上，投向其父米蘭沙处而去。

阿卜白克后来安抵父所，其脫獄生还之事迹，極为其父所称贊。米蘭沙將最近發生之种种事件，告知其子。阿卜白克亦將实际上阻撓其父入撒馬尔罕者乃其叔父沙哈魯之事述出。以此，阿卜白克于返归父营之夜，即率領亲信部屬，往襲其叔沙哈魯之营。其叔猝不及防，未得抵抗，即被擒获，送来其父帳中。自此役后，世人皆以阿卜白克既能死中逃生，复能生擒其叔① 沙哈魯，定为强大

之主，于是紛来归附，即向来隶屬奧瑪部下之將士多人，亦毫不迟疑，率部叛去。奧瑪見追捕其兄之事，已然無望，乃向其父請和，而米蘭沙与其子阿卜白克，已率部向撒馬尔罕而去。

奧瑪近来駐軍維揚(Viyan)平原之上，其地距塔布里士不过百里，曾令塔布里士及苏丹尼叶等城長官，备置羊、馬、及酒各若干，以供紀念其祖父之追悼会上用。此外索哈达 3,000 方，衣料若干，为犒賞部下之需。

前次沒收使团之一切財物，此番亦令人發还。至 8 月 13 日(星期二)，有二察合台人，齎来王孙之請帖，召我們赴大营。星期五，使团自塔布里士啓程，夜宿营中。次日即抵維揚平原，休止于溪畔之幕內，夜宿其中。

星期六，奧瑪召見，当赴其所居之汗帳晋謁。王孙奧瑪接見时，極有礼貌，并賜宴款待。次日(星期日)于追悼大会上，又蒙邀往参加席間。先由長者一人，来王孙前，頌揚帖木兒生前功業，以示追念之意；随后进餐。席上饌食，極为丰富。我們于席面上，將制做精巧之西班牙劍，献与王孙；另有呢絨、絲葛数匹，一并奉献。王孙对此，喜悅异常；尤以西班牙劍，最称其意。按此間风俗，对無物奉献之賓客，向不予接見，故当我們行抵大营之前，来迎者首先詢問奉献何物。

8 月 18 日(星期二)王孙饋贈使团各人以金錦衣料数件，并派一察合台人陪送，兼为沿途照料。我們当会同土耳其使臣，一齐啓程；而埃及使臣，为奧瑪所扣留，未能成行。据聞我們离营之翌日，即將埃及使臣下獄。

星期二，与土耳其使臣离奧瑪之大营。星期三，即返抵塔布里士。在該处与土耳其使臣略作商談，即决定次日啓程返国。

此际吾輩最切之念，即急速返归祖国。星期五，日間料理归途

上之种种預备；至夜，本城長官达魯花赤，平日与我輩本極熟悉，忽然率領警衛、書記等，闖进寓所，守住門前；而各警衛，則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据达魯花赤称："前来檢查使团各人之行囊物品，并謂其職責如此。"我們見此形势，除任其搜察外，別無他法。达魯花赤索閱行囊中之絲織物品，及見其中有哈达、匹头、材料等物时，皆行掠去。据謂："奧瑪目前急需此項材料，而遍索全城，毫無所得，因思及此处可借取用，异日王孙定以原价賠償云云。"言畢，率众上馬而去。

此事發生后，当与同行之土耳其使臣，商議如何处理。因达魯花赤对我們所施之手段，土耳其使臣，亦未获幸免。其所携物品，亦多遭掠去。經商議之結果，僉以为在此不宜久居，除受灾害之外，恐不会再有何种益处，因决定次日，卽啓程离开此城。8月22日清晨，西班牙、土耳其兩国使团，全体一同登程。初抵塔布里士之时，为2月21日，在此实住5个月另2日。

派来任护送之責之察合台人亦至，另外有商人約200人，組成一队随行。商人运大批貨物，赴土耳其之布魯撒出售；沿途之上，与此队商人相处甚得；所担心者，惟虑盜寇于途中之襲击。

星期六至下星期一，数日中皆在路上，續进。星期一早上，黎明之际，行抵胡叶城。接到突厥曼人名黑郁苏甫[②] (Karayusuf)者入寇之消息。黑郁苏甫所率領之部下，約万余騎，侵入胡叶城附近各地，大肆破坏刼洗；但其本人于肆掠之后，往爱洛遵占一帶而去。

聞及此訊，使团于是將原来路綫，加以变更，轉向左方，沿西南大路而走。星期二，离胡叶城連夜赶路。星期三，仅于牧放馬匹时，稍作停息，其时間亦不过飼喂草料之片刻而已。星期四續行，抵亞美尼亞人所聚居之堡壘前。此間之亞美尼亞人，亦为王孙奧瑪轄境內之臣民。由堡往南有村落一座，居民尽为伊斯蘭教徒之

土耳其人，乃由土耳其斯坦移居此地者。領有附近土地，与亞美尼亞人相处，尙称融洽，所垦之土地，皆極肥沃。使团行抵此村，聞黑郁苏甫已侵至妛洛遵占附近，其部众正遮断前面大道。为愼重起見，曾遣人前往偵視实况。至星期五，探路之人归来。据云：路上平安無事，我們乃立刻啓程就道。夜間卽張幕于村旁之田內。次日經过亞美尼亞人所聚居之村落多处。村中不乏美丽之敎堂，村旁墓地之上，遍植十字架。路上又聞黑郁苏甫已流竄至大道左近，所至縱兵肆掠。以此，我們乃將路綫再移向左，以趋避之，午后，卽循此新方向而行。

星期日，所經之地，皆極荒凉不堪。星期一所过各地，大致亦如是，亞美尼亞境內之所以荒寂無人，至此地步者，云系亞美尼亞国王之三子互夺大位、屡兴战役所致。9月1日(星期二)，行抵一城，其內房舍，多告空閑。城名阿盧什开(Aluşkert)，③城牆極为坚固。城郭上有極雄壯之堡壘，已折毁一角，其余之堡內，見有貧民居住。城內楼房建筑，形式極为华美。午餐卽在某家楼上用过。我們自居民口中，聞悉此座大城被破坏至此地步之原委。

据云："当年有一势强之国王，④統治此城；附近各地，皆由其轄管。国王去世之际，將境內土地，分与王子3人治理。阿盧什开城，划归長子；阿尼城归次子，妛洛祖倫則分与幼子。亞美尼亞国王生前之轄境，亦不过此数座城而已。長子見最坚固之大城，旣落入己手；对于其余2城，亦思占領，謀夺兩弟之所有。于是战爭立起，于此混战之中，各方皆思援引外力以自助。占有妛洛祖倫之幼弟，首先招引伊斯蘭敎徒之突厥曼人以自助。領有阿尼城之次子，援助其弟，引兵协同突厥曼人，合力进攻阿盧什开城。至于城內之長兄，亦采取同样方式，招致附近伊斯蘭敎徒之土耳其人以为己助。本城之土耳其人，及来攻之突厥曼人以語言相同，遂于接触不

久之后，即成立諒解。暗中約定，先合力取阿盧什开。果然不久，該城即被攻陷。又合力將阿尼、要洛祖倫二城强据。亞美尼亞人之統治者，旣被推翻，居民亦遭驅逐云。”

我們行抵阿盧什开之际，曾詢問黑郁苏甫之行蹤。据云：其部众正遮阻我們去路。以此乃將前进之計划改变。取道北行，赴阿尼城，此綫尙称安謐。离开阿盧什开之后，4 晝夜間，所經过之处，多屬荒寂之地。9 月 5 日，抵阿尼城。星期一，赴阿尼堡內，拜訪省長。其人为察合台宗王都拉德别 (Duladay Bey)之子。当日，帖木兒征服亞美尼亞斯坦及谷兒只斯坦之际，卽委都拉德别治理此城。現下之省長为其子，于都拉德别故去之后，卽襲任斯职。我們往謁省長时，曾贈以金錦哈达 6 方，幷將沿途之艰困情形，向其述及。省長亦謂：据报黑郁苏甫本人，現正在要洛遵占境內；其部屬盤据前面之去路上。所以我們又須改变路綫。都拉德别之子，以我們系西班牙国王派往觐見帖木兒归来之外宾，为使追念帖木兒之盛德起見，乃选派最稳妥之向导一人，任沿途陪送之責。而土耳其使团，卽自此間分手，另取途徑，返国而去。

阿尼堡之建筑，極为坚固。位于山巔，三面有牆防衛。堡內有淸泉，足供汲飲。守衛之工具，亦極完备。

9 月 8 日(星期二)，自阿尼城上道，省長派来察合台人一名，任向导及沿途照顧之責。为行旅上安全起見，乃取徑谷兒只斯坦。放弃原来循左方而行之路綫。旧路綫为通撒馬尔罕之大道。当夜宿于阿尼境內某村中。次早，黎明时出發，越一座峻峭之山，及至山頂，則見平地，有巨堡一座，岸然立于絕巖上。堡名塔洛突姆(Tartum)。⑤

此堡頗負盛名，帖木兒征服之后，乃划归谷兒只斯坦轄境內，幷命其按时納賦。我們过堡 10 余里，至一村內休息。因嗣后 2 日，

將穿行谷兒只斯坦境內之崎嶇山路也。

9月11日（星期五），抵維塞(Viser)堡。此間省長，为一伊斯蘭敎徒毛拉(Molla)；其人精通伊斯蘭敎法典条文，为一位积学之士。

毛拉对我們，極为恭敬，曾設宴招待。席間曾談及地方人民，因受黑郁苏甫之騷扰，極为痛苦。已有乡民多人，携同牲畜，逃入堡內避乱；皆以为如此，即可避免黑郁苏甫之侵襲。

离开維塞堡后，陪行之向导謂：使团应先至伊斯帕(Ispir)城，向該处官長致敬。因向导于出發前，曾奉到阿尼省長分致各城官長之公函，囑其沿途投送，我們当接受其意見，向此城进發。途中穿行山谷数道，因自塔兒突姆以来，所經之路，皆在綿延不断之山嶺間。

伊斯帕之城守，名皮阿哈者白(Piahacabea)，轄境多山；然出产丰饒，人民富厚。我們于行抵該城之翌日，当往訪城守，向其致敬，并贈金錦哈达兩方；曾蒙其留住，同进午餐。午后，城守派来向导一人，專任引我們通行其境內者，以送至特拉布松国境上为止。我們偕同向导，即时动身出發。次日为星期日，早間沿一陡坡，横越山嶺，其長度約40里。路上石骨嶙峋，不見寸草。行时無分人畜，皆感極端疲劳。最后尙須沿山岩而行。是日，已越过谷兒只斯坦边境，入阿拉庫叶(Arakuyel)境。谷兒只人，性情溫良，而果敢异常。信仰天主敎，不諳希腊語，自有其語言。

翌日为星期一，續繼前行。途中曾在某村內用午餐。飯后，再行，抵另一村。按伊斯帕城之伊斯蘭敎断事官，兼攝阿拉庫叶境內断事官之职务。其起因为，阿拉庫叶之断事官，昔曾因疾休养在家，而居民乃往求伊斯帕城断事官協助，兼攝此城职务。得其允許后，居民乃將本城法官解送伊斯帕城，收押入獄，即由該城遣一伊斯蘭敎断事官，及一基督敎徒为助手，来治阿拉庫叶。

阿拉庫叶，境內多山，巉岩陡壁，牲畜往来，極感困难。有若干断澗之上，架有桥梁，以渡行旅。往来牲畜，于此山嶺間，卽馱載亦有所不能。所有什物貨品之运輸，皆賴伕役背負。土地旣磽确不毛；居民亦多为半开化民族。自种族上言之，据謂系亞美尼亞人；信仰基督敎，生活上，則賴偸窃搶掠为生。我們經过其地时，曾被阻住去路，强索財物。

此种勒索之物，卽此間之过境稅也。我們續行 4 日之后，行抵黑海沿岸某地，西距特拉布松尙有 6 日程。路上坎坷不平，行走維艰，最后終抵于苏曼納(Sürmene)港。

苏曼納港，隶屬特拉布松，港口位于山林圍繞之处，居民散住于乡野之石堡內。此类碉堡，散見各处，我們所行过之道路，要以此段为最惡劣；所用以馱載什物之牲畜，皆死亡于此段上。

9 月 17 日，行抵特拉布松，恰遇一只裝載榛子之船，开出特拉布松港，拟往伊思坦堡，行至 6 哩外之蒲拉特納(Platona)，以風向不宜，卽行折回。我們聞訊，急为置备航海上所用一切物品，乘一只小駁船，往附大船。此大船系由一名尼可拉梭可章 (Nicolso Cojan)者任船長。經其同意后，我們立刻登船，經过 25 日之海上航行，重抵伊思坦堡。

登岸之日，为 10 月 22 日。續有迦法(Kefe)开来船 3 只，將轉往热那亞。我們获訊，卽搭附其中一艘，返归本乡。11 月 4 日，离伊堡，同日抵伽利坡利。船在該处裝滿棉花，直放撒克茲去。

11 月 16 日，离撒克茲，至 12 月 2 日 (星期五)，抵拿布勒斯境內之加厄大。休息 5 日后，卽准备續航，以風向不順，候至 12 月 22 日，方得动身。放航之后，依然遇暴風，將船吹至科西嘉島。于是將船开回，过巴斯的亞后，又遇大風，乃避入古宾(Cumbin)港內。星期六开出此港，至維阿那(Veane)港。1406 年 1 月 3

日，抵热那亞。此港濱海之地，建有附花园果林之住宅，别墅多处。連亘达 6里之遥，景致之佳丽，無以复加。城内热鬧异常，有宮庭殿宇之屬。此城住戶，每家皆起造望楼一座，以眺望海景。停息此間若干日后，因事赴撒寫那(Savona)，往謁本尼笛克十三(Benedik-XIII)，嗣重返此处。于 2 月 1 日(星期一) 乘巴尔伯魯(Barbero)所开之船，离开热那亞，于航行中，又遇飓風，頗受顛簸之苦。至 2 月 7 日，在聖魯察(Sen Luca)登岸，向塞維尔而来。1406 年 3 月 22 日，于爱洛卡洛达亨那拉达 (Elkalda Henerada)朝見国王亨利复命。⑥

---

① 鈞注:按米蘭沙及其長子阿卜白克进駐呼罗珊之际，与其弟沙哈魯并未冲突。而沙哈魯于 1406 年——1407 年，入据撒馬尔罕，繼承汗位，終于 1447 年，生平未曾遭任何人擒获。克拉維約所云，想亦据傳聞耳。中国使臣傅安时正被导往各处遊覽，未曾言及沙哈魯被擒获事。且布哇氏記其弟兄間之往来甚詳，足証克拉維約之言，不甚可靠也。布氏文曰:

“1405 年至 1406 年，米蘭沙进赴呼罗珊，沙哈魯遣將 3 人，率精兵 15,000 往御。临行时囑之曰:‘米蘭沙若来侵，則与战。若以善意来，則以礼接之，’时撒卜匝瓦兒异密莎勒壇阿里，叛投米蘭沙。沙哈魯使者亦至，約修好，并索叛人。米蘭沙从之，乃送莎勒壇阿里于哈烈。沙哈魯囚之，又送別来克王之子莎勒壇忽辛，及其左右至哈烈，沙哈魯尽杀之。时阿不別克兒自孙丹尼牙逃出，投米蘭沙所。偕其父同赴阿哲兒拜展．与哈剌全速甫战，米蘭沙陣歿，时在 810 年 11 月 24(1408 年 4 月 20 日)，米蘭沙出生于 769 年(1367 年)，死时仅年 41 岁。”参閱帖木兒帝国 105 頁。

② 原注:西班牙文本上，書为哈剌(黑)奥思蠻(Kara Osman)，恐係傳聞或笔誤，应为哈剌(黑)郁苏甫(Kara Yusuf)。此人为突厥曼人之黑羊朝主。此后不久，即兼并各地，据有西部伊朗全境。克拉維約返国一年后(1407 年)，帖木兒之孙奥瑪与之遭遇，为此部突厥曼人所挫敗，其本人亦以創重而死(1407 年 5 月)。次年黑郁苏甫又將米蘭沙及其子阿卜白克之軍击潰，阿卜白克敗逃，而米蘭沙則歿于陣中。阿卜白克虽逃至起兒漫，然于 1408 年之役上陣亡。

③ 原注:据 Müstevfi 所述，1130年此处有城一座，有堡一座，其地居民，就有年納 7,000 金底納之富力。同上作者，又謂彼时此城名 Valasgir，在 Müstevfi 氏之前一世紀，有某著者曾謂此城距 Ahlat 不远，而 Ahlat 为位于完(Van) 湖境内中心之一城市。如此論之，阿盧什开之位置，应在 Ahlat 之上，Melazkerdin 偏北之处。

④ 鈞注: 克拉維約于此处所指之国王,卽谷兒只国王亞历山大一世 (Alexandre I), 其国于 1248 年并入成吉思汗之帝国。后于 14 世紀末之 15 年間, 数經帖木兒之侵略残破。至 15 世紀, 因遭不幸之分割,將国分与三子, 乃漸为奥思曼土耳其人及波斯人所蚕食,至后一世紀,遂丧失独立(可参閱帖木兒帝国 27 及 87 頁)。

⑤ 原注: 此堡之所在,虽未能确定。不过据 Yezdli Ali 所述, 此堡应位于谷兒只斯坦之边境上云。

⑥ 原注: 藏于馬德里圖書館之手抄本上,原文至此为止,此为 15 世紀时之原著。至于毛黎那氏(Argot De Molina)本之結尾处,尙有下列一段:

"感謝上帝之佑,偉大之帖木兒史, 及奉国王亨利命赴汗廷之东使記,于朝觀途上所有聞見之重要事件之記录,卽于此告一結束。初版刋行于 1582 年塞維尔之安德烈,皮斯休尼(Andrea Piscioni)家中。"